



河東先生集

河東先生
集十六卷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上海商務印書
館縮印舊鈔本

一氣為萬物母至於陰陽開闔虛吸消長為晝夜為寒暑為變化為死生皆一氣之動也庸不知斡之而致其動者果何物哉不知其何物所以為神也人之道不達是焉至道無用用之者有其動也故為德為教為慈愛為威嚴為賞罰為法度為立功為立言亦不知用之而應其動者又何物也夫至道潛於至誠至誠蘊於至明離潛發蘊其至而不知所至者非神乎哉堯舜之揖讓湯武之征伐周公之制禮樂孔子之作經典孟軻之拒楊墨韓愈之排釋老大小雖殊皆出於不測而垂於無窮也先生生於晉末長於宋初極五代之橫流扶百世之大教續韓孟而助孔周非先生孰能哉先生之道非常儒可道也先生之文非常儒可文也離其言於往跡會其旨於前經破昏蕩疑拒邪歸正學者宗信以仰以賴先生之用可測乎藏其用於神矣然其生不得大位不克著之於事業而盡在於文章文章蓋空言也先生豈徒為空言哉足以觀其志矣今緝其遺文得共九十六首編成十五卷命之曰河東先生集先生名氏官爵暨行事備之行狀而繫於集後咸平三年夏五月己亥門人

張景述

河東先生集目錄

卷一

默書

名系

字說

續師說

海說

應責

卷二

東郊野夫傳

補亡先生傳

韓文公雙鳥詩解

揚子劇秦美新解

卷三

漢史楊雄傳論

太甲誅伊尹論

李守節忠孝論

代王昭君謝漢帝疏

重修孔子廟地疏

卷四

潤州重脩文宣王廟碑文

時鑑

玄風峒銘

延齡寺新堂銘

湘漓二水說

來賢亭記

龍興寺新修殿壁記

卷五

上大名府王祐學士書

第二書 第三書 第四書

與張負外書

與范負外書

答梁拾遺改名書

卷六

答陳昭華書

答臧丙第一書 第二書 第三書

代長兄閔上王舍人書

上符興州書

上王大保書

卷七

上賓僖察列書 第二書

上叔父評事論葬書

上王司李學士書

請家兄明法改科書

報弟仲甫書

卷八

與起居舍人趙晟書

上盧學士書

上參政呂給事書

上史館相公書

與河北都轉運樊諫議書

與鄭景宗書

上郭太傅書

卷九

與司諫劉昌言書

與朗州李巨源諫議書

與李宗諤秀才書

與韓洎秀才書

再與韓洎書

與任唐徵書

卷十

在滁州上陳情表

知邠州上陳情表

上言時政表

乞駕幸表

奏幸直表

卷十一

皮子文敘序

五峯集序

昌黎集後序

送臧夢壽序

送陳怡華序

送李憲序

送陳說序

卷十二

送高執下第序

送姜涉序

贈趙植彈琴序

送馬應昌序

送任唐徵序

送仲甫序

送高說赴舉序

卷十三

祭知滁州孟太師文

大師元諱自寫真贊

真贊

丘箴

袁姬哀詞

贈夢英詩

諷虞嬪詩

贈諸進士詩

卷十四

宋故中大夫行監察御史贈秘書少監柳公墓

志銘

宋故贈大理評事柳公墓志銘

宋故積夫人墓志銘

宋故河東郡柳公墓志銘

宋故前攝大名府戶曹參軍柳公墓志銘

宋故昭義軍節度推官試大理評事柳君墓志銘

宋故朝奉郎守太子左贊善大夫河東郡柳君

墓志銘

宋故柳先生墓志銘

卷十五

宋故左屯衛大將軍樂安郡侯孫公墓志銘

宋故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贈侍中孟公墓

志銘

宋故中大夫左補闕致仕高公墓志銘

宋故河南府戶闕縣令太原王公墓志銘

宋故和州團使使李侯墓志銘

卷十六

故如京使柳公行狀

河東先生集卷第一

門人張景編

默書

昔先生將沒而遺此書也蓋得之於心記之於言言雖有句句未成章或前或後皆離其辭豈貫其義景乃緝而聯之名曰默書其言淵深而宏大非上智不能窺其極嗚呼先生以數年之慮默而著之後必有默而觀之默而行之者默之義遠矣哉凡六百二十

三言

夫有命有性有性有情得其性理之靜至靜至樂至動至愛至常忘機至樂忘寧求有于無無不有也求無於有有其無也無為無所為萬物熙熙有道有治道萬物擾擾儒之為教防亂也為功惟深所立固也作事能長所居安也天地之道生死者也晝夜之道動靜者也易言其大也知大者王知小者止而夏多也西秋先也故聖人用時小人用物君子用道小人用機良醫之家其無止也善藝之家其無昌也物久即弊事久即廢善父必揚惡父必亡謙失之守守失之後侵失之陷陷失之亂亂失之除除失之絕小惡不殺大惡必生小善不獎大善不成小道不用大道

不行終身為其善君子不足也一日為其惡小人有餘也善亦不足爭亦不足怨亦不足愛亦不足天下之害不足為大有不足而與之足成吾所教忿賜半思悅仇饒寬求大與小年終無笑求小與大望仇而拜家無母半無戶國無臣半無人陰言其惡陽言其善臣道也公與之罰私與之賞君道也欺生所信密漏所親作者默而若畏知也衆美詢焉衆惡察焉上疑下欺君臣乃離有道以民用刑無道以身用刑也物性急其散疾物性緩其強半剛而細無不利柔而大莫能敗遲速通時萬事以宜示弱者必強示強者必弱有能者為無能亦有能也無能者為有能亦無能也兵惟力勝智懦惟言多行性死無勝性學無成兵敗如鼠兵勝如虎進若決河止若斬柯以死進死為霸之事馳亂趾也思亂心也解人患在深解已患在淺極榮多功極危多德責之不及寧若救之不及也責失其心救得其心民無所役君為之役物無大焉所近必狎宰膳嗜也終所私也甘奪其味貪者不死非朝不華衣非宴不多味君子也民有四馬秀豪姦食物徒類聚善惡成焉南文尚訟北武尚殺非大極異為史不書行異無疑謂所奇也觀異有思知

所違也

名系并序 與進士高本也

進士高生學慕韓愈氏為文名曰愈開重惜生難得也作名系一篇貽之

姓以辨其族者也名以別其身者也有善惡乃有憎愛以是親疎益間矣噫慕彼之賢名彼之名與其不慕也庶可矣與其為道也異哉名彼之名稱之不若如彼之賢已有之古之賢者同其道愚者亦同其道非其稱名同於身也舜不同堯之名放勳得如堯禹不同舜之名重華得如舜湯與文王武王亦不同名也孔子同周公之道同名為旦也孟軻不名之丘楊雄亦不名之曰丘與軻也韓愈之于儒可謂專也已矣亦不名曰丘軻也止名之曰愈矣此數聖賢人者皆不同名而世皆謂之大聖賢人也則同矣豈在稱己之身同其名乎若桀名放勳得為堯乎紂名重華文命得為舜乎常黎霍三叔名之旦得為魯周公乎使桓魋名丘七十子肯為師乎名身之名非有善與惡也同賢愚人之為道斯乃善惡也王丘名丘不為孔丘也劉軻名軻不為孟軻也况後其時而生乎學其道而師乎忍可名其名于己乎司馬長卿

慕蘭相如之為人名曰相如果與蘭相如為同乎為不同乎嗚呼古今人是亦惑之甚矣李昇之臣名齊丘者為當時之人頗罪之也不師其為道不學其為人各其名于己之身尚可矣斯謂不之知者也苟師其道學其人故名其於己之身安可為是乎己之賢己之材勝乎彼之賢彼之材善則善矣安在須名彼之名即方為善乎苟己之賢己之材不若於彼之賢彼之材名同而何益乎名古人之名者時亦多矣其人也居世立身果善者耶泛泛然視與息者耳譬猶賢愚皆曰人豈足怪哉開始慕韓愈氏為文章名為肩愈後乃釋然惜其非也改之人於道罕得同日而為者必有先後耳先者知之告于後者古人之道也聖人作經籍以至書傳記錄存于簡冊皆告于後之人者也同其時見其人言其言亦告之者也知而不告之非君子也非古人之道也

字說

邕和其至也以世上之為大賢人之德歟太史公胡繼周樂焦生之好學慨然異夫時之後進者名生曰邕至道三年來自京師邕文章外通誦六經諸史百氏之言請字於邕、字之云世和世和邕之義也大

塊之間物順於理和也物不順於理何有於和哉天地和則風雨雪霜以時陰陽節序不忒草木昆蟲咸若稼穡榮盛乃豐不和即日月星辰錯亂山岳河海崩竭饑饉疫疠相臻寒燠晦明失候君臣和即邦國郡縣以理兵民官吏盡誠戎狄蠻夷來賓禮樂刑賞無濫不和即姦邪忠正淆混文物聲名紊弊誅佞誅戮大典杜稷宗廟是憂父子和孝慈生兄弟和友愛成夫婦和室家平朋友和信義行味之和食之安聲之和聽之樂色之和視之親言之和聞之悅動以和遂其事居以和睦其鄰惟善從和而生惟不善從不和而作以和取之猶不取以和與之猶不與惟和其難也惟不和其易也君子能其難也久而尤節之懼變生焉小人能其易也暫而尤忘之善怒行焉嗚呼是和其可小哉太史公名生為邕寧無念也聞字生以和寧異思也今天子新即位紹二聖遺烈世將用邕和也邕其和諸世也聞愛生之為人作字說遺焉

續師說 有序

昌黎先生作師說亦極言於時也謂夫今之士大夫其智反不及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嗚可悲乎誠哉尚其能實乎事而未原盡其情乎故後其辭而作續師

說云

師之所以為道也皆可就而學矣上之人資以發乎性也中之人導而使本其善絕其不善也下之人雖至愚也猶勝乎不聞而果溺其惡矣况其人之賢愚性實一也幼混而然豈能自殊也造長而成分矣吾何以是而言哉以夫孔子之門人其大也三千其博也六萬未必皆其上智矣中豈無其下者耶其所以不流于惡而悉為善以其訓習之故也苟悉上智也何獨七十子是稱哉謂夫設有不善者今而不聞也即有之當昔為蔽匿乎聖賢其何純焉蓋邦之益于人良是矣乃吾言賢愚之性無殊焉在乎師與不師也故所以世不可棄其師人不可定其性師存而惡可移師亡雖善不能遽明也天之生人賢愚也造化之道矣吾謂若然者師可教而能易之力其與造化敵乎何可輕其師哉今世之人不聞從師也善所以不及于古惡乃有過之者而復日新焉雖師教之不傳猶能萬一其有善者賴古書之存得而見之若是也將亡之即奈何乎學而為心與古異也古之學者從師以專其道今之學者自習以苟其祿焉得其與古不異也古之以道學為心也曰吾學其在求

仁義禮樂歟大之以通其神小之以守其功曰非師
吾不達矣去而是以皆從師焉今之以祿學為心也
曰吾學其在求王公卿士歟大之以蕃其族小之以
貴其身曰何師之有焉苟一藝之習已也聲勢以助
之趨競以成之孰不然乎去而是以不必從于師矣
古之志為學也不期利于道則不學矣今之志為學
也不期利于身則不學矣捨是則農工商工之心為
也與其朋共言之必曰吾何時其出矣仕遂吾身也
彼之坐者亦曰然上位之人誘下也則亦曰善從於
世善附于人俟取其祿位而來餘慎無為己所知也
嗚呼舉天下而孰見從師與專道者矣斯不足貴也
若是師之于今何能得于世哉吁人之不識其利也
愚甚乎苟今能從于師則已迨夫古人矣而復薰彼
聖賢之經傳廣而在于道也不其易于力而速其神
乎安古人之從師能若干今人之從師也斯皆莫有
趨而識之者時或背塗而遠走之豈不可惜也哉斯
乃非夫師之不行于人蓋夫人之自不幸其己者也

海託

夏禹理水東入于海百川會流混波而注能納是水
者謂乎處下也雖處下也且水注其內自古至今無

暫息焉固有盈而溢之時也既不聞有盈而溢之其
水是歸何地也夏禹既能理之必能知之矣所以不
言者陰陽運化之道自然徃復也歷代言之者多矣
皆不究其本訛亂其辭或言納于尾閭矣或言注于
大荒之中矣其餘言者不復正其所說且言尾閭者
是羿射落之日也落之為石其大十里矣熾其質故
能滲納其水焉且言注于大荒之中者言大荒之中
有天臺之山有不勾之山有融天之山海水或東入
焉或南入焉或北入焉以予言之皆非也言尾閭能
滲納其水者以其炎熾也且物有燃之于火炎熾極
焉以水沃之不過一二即冰然不復能滲納水矣且
海自古已乘積衆之水多矣若尾閭能滲納其水豈
至今炎熾乎以海沃之固亦水矣物之情與人之情
豈遠哉尾閭苟不水而能滲納其水即必有物于今
常燃之矣未知燃尾閭者用何物耳予是知尾閭之
訖虛誕也其言海水入于大荒之中山也是大荒之
山內別有納水之地未知其水竟在于何也若有納
水之地亦與此同海矣豈此不能納而彼能納之也
其說亦以誣矣予以為天地若人之身江河若人之
血人身之有血常會于腦會而後散歸于四支之中

苟會于膠積而不散即卒成疾矣疾成于內人亦殞其命也運而不竭是能動轉手足變易神氣為物之靈也為命之固也江河于天地之間亦若是耳流會于海復入于土散于四維居地之下使地能厚載萬物者以水扶之也且極地逾于尋丈則必有泉涌而出矣以是而言豈不然乎苟若會流于海無所散入則氾溢天地墊溺生聚安足勝也是知百川之朝于海不能納而涸之也亦復循環天地之中東而復西南北從矣陰陽運化理在于此又天地之氣結為山融為川結為山者古有所定大小高卑名數無所改易融為川者則流而不止浩々奔涌豈融為川者即往而忘反結為山者凝而能定之乎苟結而無定則曰大其形偏天地矣豈有九州乎豈有萬物乎是水其天地之半山其天地之半也今之人凡何其處焉是知結為山者古今定矣融為川者古今亦定矣又或言海有大魚曰鱓身橫于海之中朝出其穴海乃潮焉暮入其穴海亦潮焉鱓之出入有節故潮之朝暮有期此之說繙之出入能致海有潮之進退也是其穴與海相伴也未知海之何地乃能容是穴也又為虛誕甚矣予以水者凝陰之氣所成也大凡陰陽

之氣皆自下而升乎上日出而陽盛日入而陰勝夫旦之有潮以其陽氣發于地中陰氣上散水以陽逼之故從陰氣以溢乃朝有潮焉夕之有潮以其陰氣發于地中陽氣上散水以陰扶之故從陽氣以浮乃暮有潮焉此之數說於海者皆不可闕於人也然說於此者未必彼非而我非是彼虛而我實以情測之以理究之即我之說為當矣慮其好迂怪之徒泯絕吾言故著其辭以廣于我之徒也

應責

或責曰子處今之世好古文與古人之道其不思乎苟思之則子胡能食乎粟米乎帛安于眾哉眾人所鄙賤之子獨貴尚之執從子之化也忽焉將見子窮餓而死矣柳子應之曰於乎天生德于人聖賢異代而同出其出之也豈以汲々于富貴私豐於己之身也將以區々於仁義公行于古之道也已身之不足道之足何患乎不足道之不足身之足則孰與足今之世與古之世同矣今之人與古之人亦同矣古之教民以道德仁義今之教民亦以道德仁義是今與古胡有異哉古之教民者得其位則以言化之是得其言也眾從之矣不得其位則以書于後傳使其人

俾知聖人之道易行尊君敬長孝乎父慈乎子大哉
斯道也非吾一人之私者也天下之至公者也是吾
行之豈有過哉且吾今恤草野位不及身將以言
化于人胡從于吾矣故吾著書自廣亦將以傳授於
人也子責我以好古文子之言何謂為古文古文者
非在辭澁言苦使人難讀誦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
隨言短長應變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謂古文也子
不能味吾書取吾意今而視之今而誦之不以古道
觀吾心不以古道觀吾志吾文無過矣吾若從世之
文也安可垂教于民哉亦自愧於心矣故行古人之
道又類今人之文譬乎游于海者乘之以驥可乎執
苟不可則吾從於古文吾以此道化於民若鳴金石
於宮中衆豈曰絲竹之音也則以金石而聽之矣食
乎粟衣乎帛何不能安於衆哉苟不從於吾非吾不
幸也是衆人之不幸也吾豈以衆人之不幸易我之
幸乎彼吾窮餓而死即死矣吾之道豈能窮餓而
死之哉吾之道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道吾之文孔
子孟軻揚雄韓愈之文也子不思其言而妄責于我
責于我也即可矣責于吾之文吾之道也即子為我
罪人乎

河東先生集卷第一

河東先生集卷第二

門人張景編

東郊野夫傳

東郊野夫高愈者名也紹先者字也不云其族氏者姓在中也家于魏郡其郭之門左故曰東郊也從而自號之故曰野夫也或曰子邑處而曰郊士流而曰野無乃失乎野夫對曰吾以為郊子以為邑矣吾以為野子以為士矣吾寧知郊不為邑士不為野是果能質其名之在哉苟不果吾斯不失矣野夫若于家則稱曰東郊出于族則稱曰魏郊以別內外之異也野夫性渾然樸而不滯淳而不昧柔知其進剛截其退推之以前不難其行攝之于後不忿其勇來者雖仇而不拒去者雖親而不追大抵取人之長棄人之短利不能誘禍不能快晦乎若無心茫乎若無身不以天地之大獨為大不以日月之明獨為明風雷不疾其變巖濤不險其固人莫之識也與其交者無可否無疑忘賢愚貴賤視其有分久與之往還益見深厚或持其無賴之心者謂其真若鄙愚人也即事以欺之復有以一得便再以其二三而謀從計其利雖後已或自敗野夫與始亦無誓異竟不言之然終

未有能出其度內者父兄有以誨而勉之野夫啞爾笑而對曰小兒輩徒勞身嘗捕虎于穴挾其門以利刃彼于內雖奮躍萬變奈吾當爾溢之阮乎矧若類之蠶哉或有賔自遠方至即傾產以待之遽與之宴笑寢處無少間矣父兄有曰汝胡爾為也一何太踈易乎殊不察其彼之人為若是無乃不可乎野夫曰彼人身吾人身又何間哉且天地之中孰有內外也四海之人皆我之親也已苟有所分別雖父母兄弟果肯不以他心待之子已苟無所問于人即執忠聞于吾乎父兄以為然賓既告退即解衣質錢以責之或貧餓於時有若可哀者雖食減口以遺恐恐然猶慮不得與之久濟矣不虞其已之反困也或曰子居貧賤而務施仁義司馬氏之所譏也野夫對曰吁哉君子計人之急重謀己乎當貧賤而能施諸仁義斯所難也當貴富而特施之即執不為能乎且司馬氏蓋異其君子者耳所以著書而多難于夫子之旨焉或退處士而進姦雄或先黃老而後六經蓋例若此也吾所恥耳或有信仇相忿者野夫曰汝來前何故深懷乎且汝謀彼以復怨彼作報以圖爾兩禍不泯循環然將何止也汝無恨他人之不我善蓋自

不能善于人，身汝苟用於人，即何有不汝置矣乎？汝
見盜之為行乎？其為燦賊，汚惡雖父母亦不能容，身
反有同類而相感者，尚皆殞身拒害，有以甘心為父
之終始也。蓋無他，能感彼心以盡我誠也。盜之猶若
是，別汝輩皆良民乎？快勿若此也。仇聞之者，或相解
去，為野夫家苦貧，無繼夕之積，無暇時之服，年始十
五六，學為章句，越明年，趙先生指以韓文，野夫遂家
得而誦讀之，當是時，天下無言古者野夫，復以其幼
而莫有與同其好者，馬但朝暮不釋于手，日漸自解
之，先大夫見其酷嗜，此書任其所為，亦不責，可不可
于時矣。迨年幾冠，先大夫以稱諱，野夫深得其韓文
之要妙，下筆析學，其為文，諸父有子，故里浮屠，復浴
室者，令野夫為記，以試之。野夫時卧疾中，授其言，眷
望笑，一旦微燧墨于病榻，出辭以作之，文無點竄，而
成家人以為異事，遂騰聞于外之好事者，咸曰不可
當矣。復有怒而笑之者，曰痴妻兒言，將我獨復其古
家，何忘容乎？略：張大偏于人口矣。諸父兄聞之，悵
其實不譽于時也。誠以從俗為急，務野夫略不勤意
蓋聖古心，惟談孔孟，荀揚王韓以為企鵝，咸以為得
狂疾矣。後日有制作出于時衆，或有下之名，乾德成

辰中遂著東郊書百篇，大以機譎為尚，功持餘半，一
旦患出焚之，曰先師所不許者也。吾本習經耳，反雜
家流乎衆聞之，益不可謂測度矣。厚以化俗為善，烏
凡所與往還者，悉歸其指詔，亦以為斬確之徒也。捧
書讀益者，咸云韓之下二百年，今有子矣。野夫每報
之曰不敢避，是翻盡力為，或曰子無害其謙之光乎
對曰當仁而不讓者，正在此矣。或問退之子，厚優方
野夫曰文近而道不同，或人不論野夫曰吾祖多擇
氏子以不追韓也。聞實初又著東郊野史傳九十篇
或曰子何以作野史對曰野夫之所職也。或曰何謂
野史對曰在其國史之外，不書者吾書為野史也。或
曰子于司馬氏班氏范氏三家何如也？對曰司馬氏
陳略而該，班氏辭雅而典，正奇簡而
採摘下乎。范氏不追二家也，多俗氣矣。吾之所述居
二家之良者，或曰特何用乎？對曰用之即有用于世
否？雖先師之書為長物耳，用不用在于世，吾何知哉
野夫以古之人不能究天地之真海之容納，經之所
出，乃作天辨海說，經解三篇，大能披其事而謹其非
昔賢之所不能及者也。以而所著文章，典韓漸異，取
六經以為式，或曰子何始尚而今棄之？對曰孟荀揚

韓聖人之徒也將升先師之堂入乎室必由之未能者或取一家以往可及矣吾以是耳汝輩有能如吾可至矣野夫時年始二十有四後二年別立傳以書焉號曰補亡先生也

論曰東郊野夫謂其肩斯樂古道也謂其紹斯尚祖德也退之大于子厚故以名焉子厚次之故以字焉復以其同時而出同道而行今取之僭信得其美觀其文章行事烈然統二公也不為過矣

補亡先生傳

補亡先生詹號東郊野夫者既著野史後大探六經之旨已而有包括揚孟之心樂為文中子王仲淹齊其述作遂易名曰開字曰仲塗其意謂將開古聖賢之道于時也將開今人之耳目使聰且明也必欲開之為其塗矣使古今由于吾也故以仲塗字之表其德焉咸曰子前之名甚休美者也何復易之不若無所改矣先生曰名以識其身義以誌其事從于善而吾惡夫畫者也吾既肩且紹矣斯可已也所以吾進其力于道而遷其名于己耳庶幾吾欲達于孔子者也或曰古者稱己孤不改若是無乃不可乎先生曰執小禮而妨大義君子不爾為也乃著名解以祛其

未悟者衆慮以爲然先生始盡心于詩書以精其奧每當卷數曰嗚呼吾以是識先師之大者也不幸其有亡逸者哉吾不得見也未知聖人之言復加何如耳尤于餘經博極其妙遂各取其亡篇以補之凡傳有義者即據而作之無之者復已出辭義焉故號曰補亡先生也先生凡作之書每執筆出其文當藁若書他人之辭其敘述有如此無緒功而成之者苟一舉筆不終其篇雖十已就其八九亦棄去不復作矣衆問之先生曰吾性不喜二三而為之者方出而成止之辭意遽紛亂繼後強健以成之亦心竟若負病矣或問之曰子之補亡篇于古不足當其逸于今不足益其存無妄為乎先生對曰然縱不能有益于存亡庶勝乎無心于此者也既而諱養有俱亡不知其可者唐人之惑先生即皆先立論以定其是非用質其旨要先生常謂人曰夫六經者夫子所著之文章也與今之人無異身蓋其後之典教不能及之故大于世矣吾獨視之與汝異身先生乃手書九經悉以細字寫之其卷大者不過滿幅之紙古謂其中箱之者亦不過一矣以而誦之日盡數萬言未嘗廢忘有講書以教後學者先生或詣其精廬適當至度書先典

篇曰日中星鳥以正仲春說云春分之昏南方朱鳥之星畢見觀之以正仲春之氣也先生乃問曰然夫云日中星鳥以正仲春者是仲春觀朱鳥之星以正其候也且云朱鳥者南方之宿以主于夏也既觀其星以正其候即龍星乃春之星也春主于東方可觀以正其候也今何不云是而反觀朱鳥之星何謂也說者不能對惟云傳疏若是無他解矣先生揮其座者曰起前吾語汝夫歲周其序春居其始四星各復其方聖人南面而坐以觀天下故春之時朱鳥之星當其前故云觀之以正仲春矣四座無不拜而言曰先生真達于經者也所以于補亡不謀矣先生于諸經若此者不可遍紀先生又以諸家傳解繫注于經者多未達窮其義理常曰吾他日終悉別為注解矣大以鄭氏箋詩為不可曰吾見玄之為心務以異其毛公也徒欲強己一時之名非能通先師之旨且詩之立言不執其體幾與易象同與若玄之是筮皆可削去之耳又以論語集解闕注者過半曰古之人何若是吾聞韓文公昔重注之今吾不得見吾將下筆又慮與韓犯使吾有斯艱也天乎哉先生每讀中說歎曰後之夫子續六經矣世故道否吾家不克有之

甚乎年之始成也逝矣天適與其時行之為事業克辭不能尚也苟不死天下何有于唐哉先生以房杜諸子散居厚位叶佐其主遇其君不能揚其師之道大其師之名乃作書以罪之先生所行事人咸以為非可與伍范詩有復古之什以頌其德以其先生能敦復于古故賦復古以其能行仲尼之道故賦闕里以章別當世之人能作野史故賦踵孟以其能解釋子雲之書故賦先雅以其或筆削其韓文之繁者故賦刪韓以其將求太常第故賦多文以其必首冠于四科故賦高第以其後天王俾不家食故賦出祿以其將果得其位則指南于吾道故賦指南末以釋經終其篇謂其章明經旨永休于世用故賦釋經先生見之曰范果知我矣天之未喪斯文哉天之若喪斯文也則世無范矣范無是言矣聞寶中先生來京師遂刻石為記于補亡亭內以誌其已之事後從仕于世而行其道焉

論曰孔子沒經籍遭秦之焚毀幾喪以盡後之收拾煨燼之餘者得至于今用之也其能繼孔氏者軒之下雖揚雄不敢措一辭以至亡篇闕而其名具載設虛位使歷代諸君子徒念痛而見之矣故有或作而

補之者夫亦不能過其百一力蓋不足繼也隋之時
王仲淹于河汾間務繼孔子以續六經大出于世實
為聖人矣是以門弟子佐唐用王霸之道貞觀稱理
首永十八君之祚尚匪其董恒輩之曾及也於乎知
聖人之道者成聖人之業矣吾猶不得見王氏之書
乎觀夫補亡先生能備其六經之闕也辭訓典正與
孔子之言合而為一信其難者哉若王氏之續六經
蓋自出一家之體哉比夫補亡為力少殊耳所謂後
生可畏者雖經籍尚能補之矧其餘者哉不可謂代
無其人也

韓文公雙鳥詩解

余居東郊府從事高公獨知予聞寶中授以昌黎詩
三百首開與之會即廣誦評其尤至者一日予咨曰
雙鳥詩何謂也公曰得無若刺時之政者乎予因而
悟之與公言異故作辭解之以編于後

高公子奇曰雙鳥者當其韓之前後斯執政人也一
以之任一以之隱本異而未同故曰落城市集巖幽
殊以別也下之言蓋以其辨姦詭比將壞其時也未
知斯孰耳子解曰不然大凡韓之為心憂夫道也履
行非孔氏者為夷矣念其正日削邪日浸斯以力欲

非之位復不得極其世權復不得動其俗唱先于天
下天下視之者寡背之者多故密言以刺之身公曰
何謂也予曰作害于民者莫大于釋老釋老俱夷而
教殊故曰雙鳥矣謂其曰此名也以非仁義禮樂父
子君臣之類也其所從來俱不在于中國故曰海外
來也後漸而至故曰飛：到中州也公曰若是言之
釋之興也乃西始矣老之興也子何云俱不在于中
國乎昔肅著二篇之書以授其間令而乃西逝矣是
自此而起身子如是無乃悞辨韓之旨哉予曰然且
胸之昔在中國也不以左道示民矣豈西入于夷因
化胡以成其教故敷之以神仙之事用羊其心而後
教乃東來與昔之書果異耳是非中國之興也故韓
俱云若是矣夫釋之為教也務當民俗奉之架宮崇
宇必處都邑故曰一鳥落城市也老之為教也務當
自親其身收視反聽棲息山林以求不死故曰一鳥
集巖幽也謂其不得相伴鳴也以其二教之雖來而
未甚明于世各派然矣言三千秋者以其時久而極
言之也既未得明其教其言亦未能大盡于物故曰
各閉其口而銜乎萬象也後之正道漸衰流毒之風
漸盛故比之春風焉謂其卷地而起以其卷世悉如

之也百鳥皆飄浮者衆邪以興也釋老乃得競出而
崩于民久益張矣故曰兩鳥忽相逢百日鳴不休也
有身者聒皆聒有古者反自羞謂其能恢誕而聒極
也莫及也百舌謂百子也從來多善于著書以亂夫
子之道故曰舊鏡聲從此低頭不能出其上也得病
謂其道或世不用之浪、遂至死乃休矣世既穢穢
其釋老也說惑於上下之人極之又不可究其根無
之又不能免其機遂皆捨捨其生而從矣其間有忿
而殊其衆者能大其休聲以想于上故曰雷公告天
公以假為喻也百物須膏油者使世將復其不斂于
生矣故託言云自從其兩鳥鳴而雷光聒亦收矣蓋
謂其帝王之道不能先行于天下也或有哲智之人
將幹運其世務或誅或經以全其變則俱所以言之
有素也乃停留其造作而故云怕嘲詠矣挑抉其草
未誅求其蟲鼠謂其無所漏脫于幽微也苟世不息
其如此則咸畏其或生或死或罪或福莫知其涯而
愁憂矣故云不停兩鳥鳴百物皆生愁也自此亂而
其時無春秋矣日月亦莫紀其序矣大法亦失其九
疇矣周孔之道亦絕滅矣故曰周公不為公孔丘不
為丘也若此乃釋老之教果遂分鳥雖行於世也各

有拘其時政矣故曰天公乃怪而各因于一處也然
後世得不全絕其言他道者乃云百蟲七鳥鳴而復
歟、矣教之既有其限不混然而使民夷也各守其
方而省度矣故曰既別其處而能閉聲省憊尤也尚
復民之信奉者痕耗于世而害于物曰亦不知其厚
矣率四海之大幾被其困焉故曰朝食其龍子暮食
其牛亦十飲河生塵而飲海絕其流也其末句云還
當三千秋更起鳴相酬者謂其後必不能終如此矣
復有其甚惑者久而見興也不限其時而云久也故
以三千為言焉斯惟釋之在釋老罪罪非其他也公以
為如何公曰若子之言韓之詩亦云是矣然子能識
之信于于韓氏也達其玄微也哉

揚子劇秦美新解

昔人咸謂斯文媚秦之辭也法言孝至篇曰周公已
來未有如漢公之懿者云稱未篡之前莽實偽貌而
近如是亦可庶免乎曰劇于秦而美于新揚子之全
德此焉虧矣今承往言亦曰然也嗚呼下漢氏幾千
年無一人識雄之旨蓋君子微言而首比于惡者也
或曰子獨異而將說之何哉是必果能直其雄之志
者乎子曰吁揚子之志譏莽而非媚也謂美之稱曰

劇之類也且夫日其辭云是者其旨悉存于間也夫秦之為不道其惡也有天地而未有之矣今引而言之秦劇也取而比之曰新美也是新無比于五帝三王莫有其善也比于秦而褒貶之是其有不善與秦上下也故曰劇秦美新矣夫几褒貶于人取其善惡類而較其優劣也善者必以善類比之惡者必以惡類比之如稱堯舜云者兼而是同其善也桀紂云者兼而是同其惡也類而較之也如曰善必以惡較之即一善而千惡其善自顯矣惡必以善較之即一惡而千善其惡亦自顯矣何復枉其功乎未見較其善惡者有云堯桀也舜紂也必曰如前堯舜桀紂云故今楊子是云如是也劇其秦謂惡甚也楚詩書大宮室起長城巡天下兼滅其宗周也曰劇也美其新謂其惡以異于秦也雖其竊漢祚與滅宗周同且無諸秦之所大惡也故曰美也又夫漢德不如周享國日淺王道不成雖周之衰經日已久下劣諸侯然其滅者秦當其大逆也故曰秦劇也新美也斯又聖賢之深旨在乎周漢也孰可識之乎或曰子言斯即然矣其何下之辭云云乎予曰吁之辭云云者蓋蔽其名識之所也若顯而僻之即君子微言何在焉禍且

及矣凡揚子之是言也避惠者也首六至于斯馬言苟不隱其志後苟不晦其前則不可也或曰然詩三百譏刺者過半且其篇曰某篇也是所忌于時之王者也下其辭未有如子稱雄之文將若是也子曰吁異乎時不同事且殊矣凡詩書之作出自夫子當時之人何能有焉蓋聖人觀前事而繼言之所以垂炯戒于後世也非如夫揚子親居於莽之下也或曰若而言是終不敢繼其始晦不敢敵其明即只若不言乎叔孫對于二世也偽媚其言而免于禍蓋上之所發問而不得已而言也且雄非有叔孫之召莽無二世之間何如是哉予曰吁當莽之時揚子不得不自言也凡人仕於世大小之分各異矣當大而為之大即事之失矣當小而為之小即事之僭也且叔孫無居於揚子之位揚子有過於叔孫之名位而拘之名而累之揚子須以異於叔孫也在子分之事使然也叔孫若若如揚子不待問而言之也則不能免後代而誅其名也揚子若今如叔孫必待問而言之也即不能免當日之害其身也士之遭于不道也居其途者福切之處其途者福問之危行以言避能者可避乎患也尚時有罹其事者焉况揚子之懿若是而

人乎與世當不同也秦固知耳苟不有言即莽疑不足于已也必甚矣子不聞乎閉門而著書也尚有按閭之禍幾死焉如是楊子果得不自言之以進耶嗚呼知楊子者在于斯罪楊子者在于斯昔之所謂後世復有如我者知我矣其于餘也得不得盡若此之類者乎

河東先生集卷第二

河東先生集卷第三

門人張景編

漢史揚雄傳論

子雲作太玄法言本傳稱非聖人而作經籍猶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天絕之嗚呼且子雲之著書也非聖人耶非聖人也則不能言聖人之辭明聖人之道能言聖人之辭能明聖人之道則是聖人也子雲苟非聖人也則又安能著書而作經籍乎既能著書而作經籍是子雲聖人也聖人豈異于子雲乎經籍豈異於太玄法言乎聖人之貌各相殊聖人之辭不相同惟其德與理類焉在乎道而已矣若非聖人而作經籍則其所書也不若于經籍矣言無章行無法是曰經籍乎人可誣曰經籍乎比之吳楚之君吳楚之君竊位而冒名勃于道者也天宜伐而絕之子雲務教而利時順于道者也天豈罪其為是乎天能絕吳楚之君而僭竊則天甚明矣天既甚明固能罪惡而福善即吳楚之君可罪子雲可福也若及同吳楚之君而罪子雲是天明于惡少而不明于善也多矣班孟堅稱諸儒之言曰是蓋當時恥不及雄而撻之者也不可從而書矣凡為史之任在乎正其得失而後

褒貶之得失此不能正况其褒貶乎所謂孟堅有良史之才者予于此不曰良史也

太甲誅伊尹論

漢書紀年稱伊尹放太甲于桐尹乃自立豎即位于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杜氏注春秋左氏經傳既終始獲是書因紀于後意有惑其事乃曰左氏傳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然則太甲雖見放還殺伊尹而猶以其子為相也此為大與尚書敘說太甲事乖異不知老叟伏生或致昏忘將此古書亦當雜記未足以取審也余以為元凱之不章明于此也非耳且伊尹相湯功其大矣太甲嗣位書稱不惠于阿衡尹作書以訓之甲再不聽命尹乃營桐宮以放太甲能遷厥德改厥行既三年尹奉以復其位書有太甲三篇載其事其上篇曰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孔氏傳謂往入桐宮居憂位能思念其祖終其信德也其中篇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謂其中既終其信德尹乃復之也尹遂作書美之曰皇天眷佑有商伊尹王克終允德執其中能易成其善也甲遂聽其言而謝已過曰拜

手稽首云尹乃復訓以後書蓋以甲之知其先王之法度可與居于位也尹改正其甲于不道已老將告歸復作威有一德之篇以戒于甲書曰伊尹既復政厥辟特告歸乃陳戒于德又有沃丁篇序云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今雖其歸已亡獨孔氏傳曰沃丁太甲子伊尹既教仕老終以三公禮葬訓暢其所行功德之事乃作此篇以戒也是其甲與尹之始終事情畢見于此竟無言諫尹之說又有伊陟相太戊作成人之篇是其子復佐于復王也亦不云甲復立其子也又有高宗說命之篇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下云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于周俾阿衡專美有商是其復王極誦其先臣之休烈以冀說企及也又周書君奭篇云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是其君臣悉見其父子間保全令德也元凱以紀年之辭遽惑于此苟伊尹為臣能放其君是其政在尹也能制于甲矣豈甲又能以不道害之子且尹之相湯伐桀以成其功民咸知尹而輔矣復以其自主為君而又七年以永其位若是何有甲之所能哉既云尹乃自主是因事而尊君位也為逆甚矣太甲能潛出以誅之豈肯及用其子

乎必以及用其子其子果肯以平心而事其甲乎盡道而佐其甲乎足以明其紀年之文夫子沒後諸國雜亂之編記者也不足取耳元凱不自悟反疑伏生以老董恐致昏忘一何甚哉且安國叙書之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後至魯共王壞孔子宅于壁間得古文科斗之書遂以所聞伏生之口傳者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又得二十五篇是其伏生當時所誦之書于壁間科斗古文證定其真偽也亦無誤耳其所誤者舜典合于堯典蓋稷合于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于顧命序惡言之備矣苟伊尹實誅即前數篇之書憑何而作出既無所作而出伏生有誤即古文科斗尋亦證矣何其後代諸儒登安國亦若是身獨舜典已下能辨之哉倘伏生之有昏忘而安國之徒何在焉是以伏生所記之書胡得其誤也元凱之知且識也何可更言或致昏忘哉此事尤甚昭然也若曰將此紀年之書疑其雜亂未足以取審則察以前事止可據曰此書若是有所雜亂者不可兼曰老叟之昏忘也果是真偽不分矣或曰紀年之書皆科斗文字非秦漢之所書也斯非子謂六經皆孔子之撰述者于家

有殊古史孔子異其伊尹太甲事以成其書訓于世身汲冢之書勿是其世之本耶壁間之書勿是其家之書也子曰然若吾所謂夫子之所作固然矣且夫子之大聖公是而公非親履夏已來之事各用其微而彰其巨必以順其本矣豈獨于商也有所私而易其元乎或曰子謂誅尹之說既為非矣且太甲居桐三年天下其誰是君紀年謂尹乃自主者此勿有所賴歟子曰古者君喪嗣立諫闇者三年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時惟太甲于元年以被放三年而復之伊尹實居冢宰之位總百官以治非以自立也書所謂既復厥辟者足以明之矣或曰馬遷氏紀云湯崩子太丁未立卒乃立丁之弟丙為君丙即位三年崩立丙之弟仲士為君仲士即位四年崩伊尹于是立太丁之子太甲是為元年尹作伊訓之類之書也如是自湯至甲內有兩帝復經七年何其伊訓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俎后也又其紀之下辭云太甲改立三年不明伊尹放之桐其太甲偏云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傳謂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年三年服闋也其紀年稱仲士即位卿士伊尹崩而立太甲大典

馬遷之紀頗同而獨孔氏之書年祀帝王有此差異
孰為非予曰遷之書與紀年之書若等類也皆非
聖人之作矣有所自不明白其事耳或曰然何其馬
遷之書其下之辭紀太甲之反政與伊尹之卒之類
無所異其商書也予曰遷之著此書當其時蓋故自
廣耳執而一紀其經之事又惧其皆孔子之言于已
無所大也須以參雜外之書用混其本矣斯亦不足
致心于二三蓋諸國之雜亂者也嗚呼君子常謂慎
其所為也蓋惧其若此之惑于後也

李守節忠孝論

我國家有天下之年將以文綏萬民不以武靖四方
盜筠結叛謀陷澤以死其子守節以浴下待罪皇帝
命捨之反授單牧國史載其事嗚呼若守節也胡為
生執夫君臣以義立父子以親居義苟不勝于親則
先其父而後其君矣親苟不勝于義則先其君而後
其父矣臣子有家國而成身有忠孝而立行不幸或
不得其兩全則俯其一以免污名也止可亡身以存
行不可亡行以存身若守節也于君不見其義于父
不見其親敗家而傾國絕忠而滅孝萬世之罪人也
或曰守節之事胡為不見義于君不見親于父也予

曰大義者道也親者情也道所以出于世教情所以
生于天然出于世者不可以違生于天者不可以逃
且守節之父謀逆之始不能盡諫以制其亂煩君于
深慮勞師于厚伐已復從之是于道也失其義矣父
既成于大逆死于不善安而顧其敗恐而居其後是
于情也失其親矣或曰守節非不以諫其父其父不
聽之禍心久萌森朋圖謀登其父死斬佐卒以降如
是無乃可免于此哉予曰不然諫之不以極其道不
如不諫矣夫諫有三焉有公諫有力諫有死諫公諫
者謂評其事之可否論其端之始終折以短長取以
逆順是為公諫也力諫者彼衆以是我独以非訐其
不道以極其言稱其大禍以惧其意進不以退父不
以止是為力諫也死諫者言既不從情既不移可殺
已身以厭彼志是為死諫也如此始謂極其道身且
守節豈能有是哉取其公諫也則不能明于言取其
力諫也則不能剖其誠斯二者尚未果矣矧能以死
諫之乎或曰古所謂三諫不從則隨而泣之若守節
之諫其父也必以力諫矣言必極于敗禍事必沮于
兇姦如謂之隨而泣之者守節于父也莫得其道哉
予曰古之所謂泣諫其父者豈在父為大逆乎叛君

謀國殘民與師耶或曰父之事既異其古子之諫又加于古復何使諫乎子曰可以死諫矣或曰子之意謂死諫也以其筠之性既酷暴而隱忍莫若以其諫不止而被誅于父也子曰不然言不見聽乃可當其父之前衆之中大呼而號曰今此之亂連天地數日月鬼神亦所以待諫也夷狄亦所以不為也我言不從汝逆必行敗而吾亦被戮矣我不若先其汝敗而前自死以免其名為背君之賊也觀汝之輩後日充且百毒而加身不及吾之萬一耳而後或刺忍以明心或扼喉以斷氣苟實以力諫不遂即可用此以諫矣且不聞守節之有是哉安能存其親之情于父也或曰若是守節既不能之失于孝也故聞命矣其所以斬佐卒降重城莫于君也有忠乎子曰夫斬佐卒降重城蓋以其父已敗勢已傾不得已而為矣或曰為守節之無是心即不斬且降矣乃其夙志不有其助父子逆背君以叛當又未死之前雖殺行而被其所拘未能也既父之死而遂成其志矣子曰若謂以父之所拘即可竄身馳匹馬歸朝廷待罪于闕下以明己之不從父子逆用免其惡名也是其見于父力不能制其亂于君誠不敢失其節也何其父敗已死

而謂夙有志而拘所不能行也縱實有之已亦何自辨其心哉或曰然苟守節能若子之言逃歸闕下設父如此而後敗死于外當有他人肯以斬其佐卒以重城降乎苟非其守節即不如是矣子曰夫作叛者筠為主矣筠若不固其禍机雖姦黨百萬何能作乎主既已亡其下胡為勇哉一以失其勢二以惧其死三以畏他人之先四以樂有利于己有此四者孰不降乎何在獨守節而能哉或曰夫守節之當是時也甚幼耳年始迨冠成長于貴富之中未能知人事矣非不能如子之言乎曰若謂其幼而未能知人事即何其見父之敗能來降乎苟實幼而未能知人事即亦不能有此也蓋其責君父以藏志觀存亡以射利萬代之姦賊也甚其父之為不道矣或曰皇帝何赦之及授以任乎子曰皇帝御民賞罰各從其取舍也于彼為之即不忠不孝也于我取之亦是其大過而少有功矣或曰子若主朝廷將奈守節何子曰吾若居祿位主朝廷雖皇帝以赦之吾孰請以殺之用謝其天下之忠臣孝子也

代王昭君謝漢帝疏

臣妾奉詔出塞單于衆謂臣妾有怨憤之心是不知

臣妾之意也。臣妾今因行報謝陛下，以言用明臣妾之心，無恐情也。夫自古婦人，雖有賢異之材，奇峻之能，皆受制于男子之下。婦人抑挫至死，亦固敢雪于心。況幽閉殿廷，備職禁死，悲傷自負，生平不意者哉。臣妾少奉明選，得列嬪御，雖年華代謝，芳時易失，未嘗敢尤怨于天人。縱使幸于明主，虛老于深宮，臣妾知命之如是也。不期國家以戎虜未庭，干戈尚熾，胡馬南牧，聖居北憂，慮煩師征，用竭民力，徵前帝之事，與和親之策，出臣妾于掖垣，妻匈奴于沙漠，斯乃國家深思遠謀，簡勞省費之大計也。臣妾安敢不行矣。況臣妾一婦人，不能違陛下之命也。今所以謝陛下者，以安國家，定社稷，息兵戈，靜邊戍，是大臣之事也。陛下之重祿居陛下之崇位者，曰相宜為陛下謀之。曰將宜為陛下伐之。今用臣妾以和于戎，朝廷息軫，頌之憂，疆場無侵，魚之患，盡繫于臣妾也。是大臣之事。一旦之功，移于臣妾之身矣。臣妾始以幽閉為心，寵幸是望。今反有安國家，定社稷，息兵戈，靜邊戍之名，垂于萬代。是臣妾何有于怨憤也。願陛下宮闈中，復有如妾者。臣妾身死之後，用妻于單于，則國安危之事，復何足慮于陛下之心乎。陛下以此安危繫于

臣妾一婦人，臣妾敢無辭以謝陛下也。

重修孔子廟垣疏 李准拾遺請作

儒宮荒涼久矣，噫天下太平，厥道斯用，會府之下尊師者，吾未見也。聖人礼法行于天地間，萬物賴之而相養。苟一日暫廢，則日月昏陰，陽錯豈止。臣賊其君子，賊其父也。由吾道而進者，項莖高冠，身受大佩，享太牢而坐，豐屋王公大人，責是極矣。過吾先師之廟，下則忘而不領，怠而不恭，至于圖像墮地，邊豆覆席，皆曰何害于吾也。其有日齋嚴其容，月給費其產，崇夾狄之教，奉鬯禘之後，則未見稍怠于心，求福田利，益也。苟釋氏能福于人，王公大人今日責當何不由夷狄之教以求之福。其身福其家者，在吾先師之道之教也。我知其端矣。大者欲塞其責，小者將貪其利。寒責者以其剝害祭元，踏亂道，德見釋氏有他惑之事，圖在屋壁，惧身死之後，罹其毒烈，故損家財，贖其過矣。貪利者以其命將夭，而能壽，疾不豫而得瘳，后位則見遷，鬻貨而獲倍，謂能抵信福在其中，以此而言，得其誠矣。王公大人尚若是也，矧其愚不肖，蠢蠢者乎。斯風覆淫天下，從化若洪水，墊害大禹，未生將何以救之也。於乎余入吾先師之宮，不覺涕下，用之

者不知其力反趨于異類乎視其垣墉圯毀階庭狼藉痛心釋氏之門壯如王室吾先師之宮也及如是哉聞斯言者得不愧于心乎將令責按舊園速修是陋庶先達與後進萃出金帛用資其費况不迨釋氏之取萬分之一也崇吾師之宮以昭其德吾先師享之不無奈矣

河東先生集卷第三

河東先生集卷第四

門人張景編

瀾州重修文宣王廟碑文

時稱聖人之德者多比以天地為較量而言蓋以其至大故也天地之有形橫亘大虛中計億萬里不啻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附而生之磨億萬世維固維存是可為其大矣一旦或毀而不見其大也何有焉

先聖孔子身長九尺六寸壽年七十有三恤為旅人為陪臣作詩書大易春秋禮記之書取三才洎萬物絀而緯之極其道者不越于數言身非天地之廣壽非天地之永歿而且久終古益賴以是而言斯與天地並德而祿大也天地其無間然乎天地尚如此矧餘者可與孔子為其等倫也歷代帝王能知之者乃立像貌建宮庭以時祠祀尊之甚者則封之以王爵命被之以王衮冕自國都至州縣廟學生徒訪使如一唐李失道疆夫戾頑割裂土田競專制令梁周五代弗克除削

我太祖始憤起斬伐得十八年下荆取湖降蜀擒廣州剋江南改修官嚴物完兵彊

聖天子今結服神休台吳越甌閩來走歸我不四年

又盡平晉地萬方六合剗削滌蕩悉絕穢垢潤州在
江南為上郡有孔子廟當備偽時闕法式莫肯崇葺
之兼以提卒荷戈拔剪墮壘日蹂躪作落然蕪穢井
堪周視繼淮長任葦葦傲偷剽寧魯少思太平興國
五年冬開自常州知軍州事授

勅知此州吏盜貪穢檢奏澄育八年政事簡秋八月
先生明撤舊創新告遷其廟自顏子及孟子已下門
人大儒之像各塑績配享于座厥功成乃剗辭于石
以紀之文曰

謂民無知斯寔乃欺廟成來觀其樂怡：歎嗟興言
嚴師崇教以齒以背我將子效里門郊路出入謹讓
晨趨夕息崑所背向不爭不路安用刑克移之四方
可則而康日升于天視察明分靈郭霄黑其何為德
伊誰謀之曰開曰適：位官官判州通職右贊善大
州中張通
同修此處率吏奔工九旬力畢仰瞻庶賢群侍翼側
拜堂下伏淚如雨惟聖成身豈同父母因識得生有
類毛羽符衣康俸帝錫而用言政行訓從學道重以
報之恩新此像宮家興禮儀若魯之風當

明天子以文求士誥詔八紘率非如此復古尊儒去
夷即雅化行來格皆為違者

時鑑 并序

雍熙三年宜州山夷攻其州弗克全之西郵樂安里
峒有粟氏因之會其族而劫興安縣敗入谿峒連歲
不寧天子擇中貴臣二人泄全邠州以靜之明年春
粟氏來峒魁狡皆奉吏州庭乃刻時鑑一篇于石以
識之

族盛卑邑邦大下國遠道致殃于命取已居矣鄰德
虜險近賊蜀難通躬吳莫容躬嘯萬羣蠢摧疊倒閭
象路圍矣狡斃穀已蕪織帛存喙微何奔虎猛恃力
逼死罔逸隼鷲誠捷懷餅受縲小人為美君子是恥
所失若塵其治如釣寧之弗復喪乃必覆習禮可式
亂兵竟患怨俱興禍貪慈生過徇意成朋憐心見憎
以畏卒漬苟悅爰萃謹政防亂慎行避患缺玉不補
積滓非汚來紉往亞愚睽智曜昭昭乎著利洽動裕
平原廣野馳車走馬高浪深淵有鱗有鱣保尔攸宜
首樂在時刊文無窮作誠永終

玄風峒銘 并序

出桂州東板慶林觀背山下有峒出風淳化元年開
知州事往避秋暑因刻銘于峒傍曰
桂東叢峰穴空通風姿肌森樸沒骨侵心瑩雪若潔

凝冰若列暑宇若煥周陬派毒其何如斯為能去之
嶺山巖：嶺水鴻、亘古綿今氣炎土荒物爽途情
候乖朔節夏雨多涼秋早多熱春寒冬扇朝順夕變
反側無恒夫屬相仍捺荼虫豸橫亂患害性類所專
造化莫遷我來峒中百慮時窮偷然自釋忘崑終日
勒銘巖石用紀成極

桂州延齡寺西峰僧成慧新堂銘 并序

桂州西峰僧成慧淳化元年不下山十二年矣慧之
師洎祖師慈如慧開興贊善大夫張洲為慧作新堂
以居之有問整之行何為奇者對曰若時入陣戰賊
勇能進不顧死者足為善將矣况如孫吳乎交明間
視其友無欺者足為義士矣况如管鮑乎為政廉以
平足為良吏矣况如箕黃乎入朝事君直能言必盡
誠者足為賢臣矣况如伊周乎父兄在視其室無私
者足為孝子矣况如曾顏乎為文理勝餘者足為大
儒矣况如荀孟乎惟慧然坐一室足不踐山下丁
地况入豪貴污賤之門嗚：如狗鼠詣竊我百善萬
惡心動即生身遠自藏幾滅半矣方之外珠而內同
者止是慧能潔其行與之善將之下商較其輕重慧
亦足為真僧矣由湖湘而南問僧者語慧為諸先冬

十二月堂成開詔罷州任得崑閩留文堂下為慧以
銘之

知生為役子無息無利畏同陷遠兮出求以異復本
逾元兮尤軌其味寧如不殊兮益增乎累慧之專巖
兮潔行世、超然遊邁兮時誰可泊窮觀永古兮何
是有貴萬類千變兮終焉者是包極六合兮未充貪
意精明至止兮深藏自閑維堂斯皇兮猶多餘地羣
姓卑樹兮藤：茂翠環鄰俯觀兮勝情與智祖源師
派兮成流善緣于家于國兮有慧名位畫屢夜燭兮
昏黃若醉成閣巖岫兮廷畫相似渾淪奔奔兮執思
而謀跬步天連兮海餘難既吁嗟慧之兮離垢脫穢
我寧尔及兮賜瑱澤滯

湘漓二水說

湘漓二水始一水也出于海陽山山在桂州興安縣
舊名全東南九十里西北流至縣東五里嶺上始分
南北為其二水北為湘水南為漓水求其二水之名
于書于記皆無所說淳化元年開自全州移知桂州
乘艇泝湘水而抵嶺下復以漓水達于桂州問其嶺
之名即分水嶺也分水是相離水也二水異流也謂
其同出海陽至此嶺分南北而離也二水之名疑昔

人因其水分相離而乃命之曰湘水也。滿水也。其北水所為湘南水所為滿。將有以上下先後而乃名之也。水陰屬：北方北方為水之主也。以其北流者歸主也。乃尊之以相字。加其名為上馬。又疑為以其北者入于華南者出于夷。華貴于夷也。故以相字為先。馬既二水以二字分名之。即北者為上為先。名湘也。即離者必加南流者也。所以滿江是分水之南名也。因其水之分名為相離也。乃字傍從水為湘。為滿也。凡為字皆命名者也。名者強稱物者也。古之以萬物錯雜。俱難別識也。乃以名各記之。象即物之名。有類有假。有象有因。馬斯二水之名。以其水分相離為名。是取類也是所假也。是從義也是有因也。今書滿江為滿字。疑其不當。為此滿字也。當以離字傍加水作此離字也。又字書古無此離字。其理增而今以為字。馬亦由古之他字皆以象以理換物者以成字也。非與天地同生于自然耳。亦皆由于人者也。于今悉為世所用。象以斯而言之。即古之所為者未必即為是今之所作者未必即為不是。耶。凡事亦無古無今。馬惟其為當者是也。即湘滿二江之名。孰曰非乎。若以其南方為高。流南方為滿。江也。即所說之象。其跡

矣

來賢事記

人之學善文章行事烈、代為之稱者。雖前言而生。孰不欲頡頏之。知企慕恨乎已之後時。而出不及也。觀夫同世而偕立。並能而齊名。則反有不相識相知者。亦有識而不知者。吾觀乎斯二者。經史子集之中。或絕言而不相談。或曾言而不相周。有之多矣。吾未嘗靜坐思之。不為惜。是夫當時力不相及者乎。是夫當時義不相實者乎。因而誨之。吾所以異是于世矣。乃撰此亭在東。却厝有意乎。命曰來賢也。吾欲舉天下之人。與吾同道者。悉相識而相知也。有能聞于吾者。吾欲信而來于我。有未聞于吾者。吾欲知而來于我。有先達于吾者。吾欲趨而來于我。有後進于吾者。吾欲誘而來于我。有務勝于吾者。吾欲讓而來于我。有推退于吾者。吾欲尊而來于我。是也。大者吾矜仰之。小者吾特俯之。貴者吾持奉之。賤者吾將崇之。極吾心而盡于世。合吾道而比于時。嗚呼。若曰子將來賢之徒。于人人將來賢之名。于子者。吾又非斯志也。蓋欲夫是事也。不独如前言而已耳。亦將化今而擊古矣。

宋州龍興寺浴室院新修消災菩薩殿壁記

道德師居是宮作是殿立是像柳子以玉宇繫于斯
時任宋州歸德軍節度使和凝奏見而問之
子監庫金被剽降使幼之以拘于寺中
 師謂柳子曰余聞在佛時有大賢智施功若力能消
 除世間一切災苦故于今傳其道者未嘗廢予嗣其
 法見夫有形有類者當罹于災禍間症至矣太虛
 中天地或有災變日月或有災蝕邦家或有災難人
 民或有災患夷狄禽獸或有災厲草木蟲魚或有災
 害予欲如在佛時皆使免焉故以行是菩薩願能消
 而除之予曰佛之力師之心果若是亦大矣化其
 言刊于石以為師作記

河東先生集卷第四

河東先生集卷第五

門人張景編

上大名府王祐學士書

開再拜人之生有幸與不幸也幸者自知而不幸者
 謂人莫之知也知蠢然徒若類而已矣或出夷狄之中
 生不識其礼羞死不知其喪祭不幸也歟或在中國
 生不成人而大或擊或誓或瘡或癩或狂或愚皆疾
 之廢也不幸也歟或生當乱世戰伐交興相之以賊
 殺拘之以俘虜旦不安其寐夜不寧其居不幸也歟
 或生困于貧餓隸人之駭役受人之制限賤若于犬
 馬苟乎衣食者不幸也歟或生為兵習于弓矢之勞
 生為農勤于耒耜之業生為工力于刀斤之用生為
 賈務于衡斛之任唯乎自足者不幸也歟或生溺為
 老佛之徒法于誕妄之說生處乎典吏之職掌于責
 罰之繁者不幸也歟是故君子篤道而育德懷仁而
 合義惡夫不幸者也自古聖人賢士無不惜乎此矣
 生而幸者少其人扎或曰子謂是不幸者謂乎莫若
 己之皆儒者為幸也曰皆扎吾子之問儒者也幸乎
 幸乎不也已人之不幸由乎天身之不幸由乎己已
 之者甚乎天之者也為有外其貌而內其情于儒何

幸哉言不忠行不信事君不能盡其節與朋友不能交以養父母在不能奉其誠居鄉黨不能與仁者處見善不能致而學以及之聞利喜而趨恥貧賤而弃附勢而婚容者雖于身為儒而曰幸乎其君子觀之不幸也歟存為識者之笑沒為後人之身甚乎前之者也聞竊自念幸而不生于夷狄之中自五歲而讀書以至于此凡十九年矣當時使誦執事之文章與夫聖人之言雜而記之敢望今日親逢執事于是邦哉苟或天死而疾病明天子不出而四海亂墜于執御之中廢先人之業雜為賤類惟今逢執事于是邦也何能進于執事之門哉斯非其幸者歟又聞粗識古人之事不敢違道以就其志詎時以安其身苟行矣而進于執事之門亦負慙而自愧矣聞頗有自知其幸也敢請見馬執事倘不罪而寬容之成乎聞之大幸矣聞再拜

上王學士第二書

聞再拜先達者處乎上以待士後進者居于下以求知譬之登高山立其梯馬前者苟躋而絕其梯則未躋者無由而來矣前者思而自念曰吾或未得躋于斯梯忽時而絕則吾雖趨然迅于猿翩然利于鴻則

亦莫數是之登其上也所以為上者必資于下為下者必依于上上苟不容其下則上之功名無以大祿任無以尊德行而無從獨唱而無和矣下苟不從其上則下之事業無以伸力行無以施自為而無朋自緘而無門矣如此則不惟上下之相失噫將見其國亦不得于治民亦不得于安也國與民亡其治與安則礼樂刑政無能措手足夏商周之世常舉其士也所以王道成而風俗平秦漢魏晉取士者或亡或存故不迨于三代也夫士之賢愚混不可不用擇其良者也前代之衰亂者非不取士也取不以其賢者也君宰相之下立百辟庶尹非徒奉其職而從于政亦要知其士者取而致于國也我國家四海今治者蓋得執事者之在于位也執事之心固常在于取士矣當今取士之道独有礼部馬每歲秋八月士由鄉縣而舉于州郡由州郡而貢于有司有司諒其能擇其行美得中者後進名于天子始得為仕也然士之雖有賢能由鄉縣而得聞于州郡者由州郡而得聞于有司者萬少其二矣况其無賢与能詎是虛器之人乎况其不由鄉縣州郡而直得聞于執事乎執事之來也崇矣父母之邦矣臨其下也不以私御其

衆也不以黨可與進而進之不可者否士咸謂執事于御里必多乎聞曰君子之心與天道小人莫能知執事豈以御里為情哉將以天下為情于民而與國矣千里不足私也教夫不足黨也播其士者達于上下相由之道也厚與不厚者取于賢與愚之分異也有之將以濟其道亡之將以順其物天可仰而不可升君子可近而不可親于士廣納而詳擇備求而偏任執事之所以待于下者也開行修而人不譽辭成而衆不解塊然獨處出無與交亦將由乎御里而舉州郡豈敢遂望責于有司乎自度取捨不識向背材於時而若無用器于道而如有合莫知其已之賢且愚也幸逢執事之來故有望于執事矣是以三投刺而一奉書先齋沐而後請見焉執事果不罪而與之進退擇謀俯仰周旋使得盡其像焉執事之若此者固無失也蓋以接其士而欲求其賢以致于國也開之幸者則過矣何也本將由御縣州郡而貢有司苟得貢于有司而敢遽望于有司之知乎今者不由御縣州郡而亟得拜見于執事執事復加之褒揚之賜開未知從何而便至于此也宜何以報執事耳姑進其言而謝焉開再拜

上王學士第三書

開再拜謹投所業書序疏箴論一十七篇納其後進謂之札非為文也開始將見于執事之時故收拾有所警其鄙愚士咸謂開傷于太古不若擇其淺近者以獻之開惧其失也遂取舊所著文寫以五通登乎得見于執事執事賜之大恩不罪狂愚私心復悔遽擬易之又慮以疎其次第之條時日相懸不可也即俟于後以別有聞夫生而知其道天之性也學而得其道師之功也江河流而不止浩馬鑿地而穿池汲水以增之力竭則涸而虛矣內以豐于外有餘也外以資于內不足也天之性有餘乎師之功不足乎知之其上也得之其次也道也者總名之謂也衆人則教美賢人則舉矣聖人則通矣秉燭以居暗見不逾于十步捨而視于月之光迹可分遠不可窮及乎日出之朝宇宙之間無不洞然矣衆人燭也賢人月也聖人日也指而授之曰諾矣命之而昧其東西與北馬衆人也斯其為原曰達于未矣賢人也聖人則異于是通能變之能復通之所以開復之所以闡開闡也者經三才而極萬物也運之于心而符于道矣善射者亡其靶則的雖存而莫能取于中弓與矢

其射之苑也。練習必以良調，必以勁則發而無失矣。聖人之于道也，有是乎？其器存則見其聖人也。其器亡則雖聖而莫識仁、義、禮、知、信、道之器也。用之可以達天下捨之不能濟。諸身用不捨，惟聖人能之。仁者心之親也，義者事之制也，禮者貌之體也。知者神之至也，信者誠之盡也。親則不離，制則有度，體則無亂，至則莫闕。盡則可得，故以之于己無不周，以之于物無不歸。張而廣之所以見其時之情也，肆其寶寶而售者，又以大價不取利不大，則不授矣。聖人之于人利之無大小不價，而威授焉。仁、義、禮、知、信、寶也。來者與之，違者拒之，順于夷若華背于父子兄弟亦不能保其心。故聖人通之以盡其與，變之以極其妙，復之以全其道。賢人得之者，幾眾人得之者不達于一執，經而問焉，句分而字解，再三始別其義考之終身能窮諸篇也。有矣，尋其辭求諸理法而依行之，述而取用之。曰：道若是有矣，性非也。學焉功之得也，近于此者，猶可言達于此者，莫可。數學而不得者，多乎？多故曰：道少其人，成乎事業，微乎文章，未然而于其不學者，可也。于其眾人者，可也。觀乎天文章，可見也。觀乎聖人文章，可見也。天之文章，有其神，非則變是則聖。

人之文章，有其神，從則興，棄則亡。天之文章，日月星辰也。聖人之文章，詩書禮樂也。天之性者，生即合其道，不在乎學焉。學為存也。故世存諸矣。孟子十四篇，軻之書也。揚之太玄法言，雄之書也。王氏六經通之書也。馬學能玄於韓氏，有其文，次乎下也。非其生而知之，則從于俗矣。寧有于斯乎？能志乎此者，雖未達焉，然異于時矣。仁、義、禮、知、信，可行也。北轅而遠燕，不迷其往矣。禡冕而處者，不亂其威儀矣。代言文章者，華而不實，取其刻削為工，聲律為能，刻削傷于朴，聲律薄于德，無朴與德于仁、義、禮、知、信也。何其故在于切之學焉？無其天之性也，自不足于道也。以用而補之，苟悅其耳目之說，君子不由矣。君子之說，視必正，聽必正，文哉，文哉，不可苟也。己如可苟也，己則詩書不刪去其偽者也。大違必小違，小違必大忘，似有在乎天之性，與師之切者焉。小道不棄于學，大忘不可得于道，文章為道之筌也。筌可妄作乎？筌之不良，獲斯失矣。女思容之厚于德，不惡德之厚于容也。文思辭之華于理，不惡理之華于辭也。理華于辭，則有可視世如本用之則密是而已。身或曰：小子有志，或言也。無傷于穎，害于異乎？曰：登于執事之門，如不極其諛。

則有濫于進矣與常：者何異之乎開再拜

上王學士第四書

開再拜文籍之生于今久矣矣天下有道則用而為常法無道則存而為具物與時偕者也夫所以觀其德也亦所以觀其政也隨其代而有為非止于古而絕于今矣文不可遽為也由乎心智而出于口君子之言也度小人之言也彘號令于民者其文多矣哉心正則正矣心亂則亂矣發于內而主于外其心之謂也形于外而休于內其文之謂也心與文一者也君子用己心以通彼心合則附之離則誘之威然使至于善矣故六經之用于時若是也或曰今之文咸異于子之言統其事而無不幹者亦何徑哉曰幾于苟矣于身適其取舍之使于物略其緩急之宜非製乎久者也曰六自于心矣惡不可久乎曰裁度以用之構累以成之役其心求于外非由于心以出于內也曰雜乎經史百家之言苦學而積用不有其功且大乎曰如是小矣君子之文簡而深淳而精若欲用其經史百家之言則雜也始于心而為君虛終于文而成乃寔習乎古者也始于心而為若寔終于文而成乃虛習乎今者也習古所以行今求虛所以用實能者

知之矣不能者反是孰乎假彼之物執為己有可乎重之以華飾為偽者于德何良哉曰世如不好于習古子又何為言古乎曰世非不好也未有其能者也人好其所能也不好其所不能也世之習于今有能者尚皆好之矣設有能于古者有不好者哉曰若是能之其倫于經乎曰不可倫于經倫則亂也下而輔之張其道也曰子之文何謂也有志于古未遠矣某不度鄙陋近獻舊文五通書以喻其道也序以列其志也疏以刺其事也箴以約其行也論以陳其義也言疏而理簡氣賡而休早用于時不足為有道之資納于人不足為君子之觀安而貢于執事者自知其過大矣執事苟不擯斥而時得容進于門而今而後益知其幸也開再拜

與張員外書

自古國以民為本臨民者官也官設其品任其大小者也今之君宰相之下府尹州牧縣令皆臨民者也大抵不及于縣令之親于民也府尹州牧持其紀綱而已非所以知民之善惡者也府總其州、總其縣縣之政總于其令、能養其民則一邑之內公與私無所違令不能養其民則一邑之內公與私俱亂不

得其安雖無兵革飢饉之災民稼不完民業不經矣
在國家擇其人而授之矣位不尊于府尹州牧其任
則府尹州牧闡其今之政焉嗚呼近世凡事多變其
道與前不同不知為政之道也政繫于民則由于縣
令休息之也政以仁義忠信為宗今之見言仁義忠
信者反謂為時不識其變者也如此而欲天下國家
治者難也政愈急而亂愈多法益峻而犯益衆矣且
夫政須學而後知矣不學則不能得其道也不得其
道也則事多撓于性莫知其制度之所節也過之慮
其太甚不及慮其有失如是大者不能輕以取之小
者不能重以捨之歟政無敗者不可得也是以胃其
任而居之者民興于訟訟身陷于刑辟歷、有之亦
理宜也昔聖人著六經在其政也垂于萬世將使後
人學其道而用于民焉非所謂空言者也人之不為
兵農工賈之徒生而讀書誦習有所成立由有司而
得為仕也惟相借以聲譽相導以階級所知者但苟
名而竊位焉咸不考其為學之本也學者豈為名位
以設其道也為政以立其教也古之為學于名位故
有所闕學有所成而後試于政焉可即進不可即黜
退之于今皆不類于此所以罕得其良吏也足下亦

所盡見之矣近者獲得拜見聽足下所論之辭見其
為政之道焉正合古人之所常佩者也上于國而從
其公下于民而順其私不畏威以曲其誠不凌弱以
幹其事平慧而存其危緩法而革其姦故足下五十
年間治民事官有善、之君朝廷謂之為良縣今天
下一人而已蓋足下得其道者也非徒學而少習之
依于聖人之詩書禮樂大易春秋之旨何能及之哉
真君子者也今之為縣令者皆異于足下一以閱其
學二以失其道故不得其理焉予每念朝廷如足下
者或老耄昏廢不勝大寄即宜處以顯高之地率為
仕者令問而師之學其臨民之術詢訪論議成就其
業使得致于政也而後求其無良者日漸少焉苟有
僥倖之徒懷克而飾偽好利而貪榮莫能容措于內
矣如是而官不清而民不康者無也國家欲速其治
平之道臨民而能善者繫其人也茲為原乎足下觀
之是言也小子于政何如也

與范負外書

孟春晦日東郊柳子言于范侯曰世之學者取于今
而不取于古其名問雖顯而事業不著世之仕者專
于身而不專于道故其祿位雖尊而德義不彰取于

今者是謂趨于時者也專于身者是謂好于利者也
 學者以名聞為華而事業為實苟能于華而不能于
 實曰妄于學也學之下者也聖人恥之于亦恥之苟
 能于華而兼能于實曰通于學也學之中者也聖人
 可之予亦可之苟能于實而不能于華曰達于學也
 學之上者也聖人多之予亦多之仕者以祿位為輕
 而德義為重苟愛于輕不受于重曰濫于仕也仕之
 下者也聖人惡之閣下亦惡之苟愛于輕而兼愛于
 重曰守于仕也仕之中者也聖人容之閣下亦容之
 苟愛于重而不愛于輕曰強于仕也仕之上者也聖
 人貴之閣下亦貴之故予多其達于學也為文常務
 于教故閣下貴其強于仕也為政常務于治教以仁
 義為先治以忠信為本先者仁以存其誠義以制其
 休務在于其教也則予不能趨于時果名聞不顯而
 事業著矣本者忠以事其上信以臨其下務在于其
 理也則閣下不能好于利果祿位不尊而德義彰矣
 能趨于時能好于利者未有取于古而專于道也是
 曰小人之徒歟能取于古能專于道者未有趨于時
 而好于利也是曰君子之徒歟小人不能及君子之
 事故其名聞顯而不永祿位尊而不固君子不足取

小人之任故其事業著而益先德義彰而愈明今之
 學者取小人而弃君子則予常反于是：以予也不
 得不窮為一旅人今之仕者亦取小人而弃君子則
 閣下亦常反于是：以閣下不得不既于一外即予
 所窮之于身也何足為窮乎若窮之于文也則是為
 窮也閣下所既之于位也何足為既乎若既之于政
 也則是為既也况今君天下者曰聖宰天下者曰賢又
 將見予之身不窮矣閣下之位不既矣予觀閣下之
 為政也盡得其專于道而務于治也不足復言之耳
 閣下觀予之為文也未盡得其古而務于教也則謹
 以碑銘箴疏論等雜共一十五篇献于左右間冀閣
 下知斯言之不佞也惟予愚不肖與閣下望其等倫
 則有應于貴賤矣閣下再拜

答梁拾遺改名書 周翰開寶壬申年

四月十五日鄉貢進士柳開再拜始其愚之名有愈
 也甚幼耳其所以志之于文也有由而來矣年十六
 七時得趙先生言指以韓文遂酷而學之其事實具
在野史趙
先生故慕其古而乃名有矣復以紹先字之以其名
柳籍名
于唐時故謂將紹其祖而有其賢也愚之所自若
 東郊野夫傳者于論言之備矣其傳論曰東郊野夫

謂其肩斯樂古道也謂其紹斯尚祖德也亦所以見
 小人之所為盡于是矣迹自庚午歲野史既絕筆凡
 十三卷總于東郊取諸經亡篇補之後自廢其號曰
 補正先生也去秋八月已來遂有仕進之心以干于
 世故得令以所著文投知于門下實為之舉進士矣
 竊冀于公者公以言譽之公以力振之同于常筆而
 是念矣不謂公厚待曰賢過于韓吏部賜書責其不
 至曰若肩于韓而為名非所然也以至指摘韓氏之
 疵恐累于小人之尚信公于古無與儔者耳小人謹
 聞命矣然若韓氏之錄順宗紀淮西諫併骨碑羅池
 其文在于今其于顯于古是非豈能曲于蔽與誣者
 乎凡聖賢之度量大同也唐之時亦謂韓為軻雄之
 徒也于今亦咸云若是也又其言文之最者曰元韓
 柳陸也是韓亦有道身李讓夷模錄于韓氏近又以
 儔之者皆指斥此數事若方之于公即俱不足道也
 昔先師夫子聖人也為獨立于古今矣馬遷氏紀老
 聃傳即有他辭以劣于先師也是亦其復有大于聖
 人者也矧其餘為賢者哉公之以韓氏未足為可賢
 也蓋公之大于韓氏矣亦若李暉之与先師夫子也
 不其公見之者異于人哉得不費之乎若教小人之

更其所慕也即小人本在漸而不在于久矣幼之時
 所以名者在于好尚韓之文故故肩矣逮今長而成
 所以志者在乎執用先師之道也故亦將有所易矣
 是以補正先生傳曰補正先生舊號東郊野夫者也
 既著野史後復探六經之旨以而有包括揚孟之志
 樂與文中子王仲淹齊其述作遂易名曰開字仲塗
 其意謂符開古聖賢之道于時也將聞今人之耳目
 使聰且明也必欲開之為其塗矣使古今由于吾也
 故以仲塗字之表其德焉斯亦小人之志不執其名
 于肩韓氏矣傳又云或曰子前之名甚休美者也者
 發雖之辭謂其何復易之不若無所改矣先生曰名
 有愈絕先也發雖之辭謂其以識其身夫人之主名以啟世義以志其事名之所
 已之事實從于善而吾惡夫畫者也吾既肩且紹矣斯可已也所以吾進其力于道而遷其名于已耳
 庶幾吾故達于孔子者也斯亦小人之志又周于此
 矣小人雜著文中又有易名解以解其名有愈而將
 易曰開也公以是觀之小人果何如也夙昔之心正
 符公今之言也公謂小人之文窺六經之真正百家
 之失廓克舜之王塗張周孔之至治管晏之儔霸者
 之位未稱其小人之所包括也即倘小人有寔有是

豈果在未名于天朝乎復白疑之真有耶無耶望公
細而閱之亦前所貢于公之文中傳句名斯在矣
敢承誨命遽定曰開旅館蕭然文思不生言無所常
道者急于報謝勿怪之可也聞再拜

河東先生集卷第五

河東先生集卷第六

答陳昭華書

門人張景編

辱足下之知過聽我于言譽自念無所可有報其云
而答其訪論詢議者也足下思于道者可也其取于
我者即未敢的然當而受也然不可虛費足下之辭
絕無其說使辜足下之望也或問如何人曰學為人
也不學雖形貌衣冠若人也不曰人也矣狄彘狗居
于四方之外天地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風氣無殊焉
不知學所以夷狄彘狗也學以漸之漸即進止即退
場苗生而離。然秋乃實漸者也游遠方者始出于
庭戶久而至之矣曰漸學孰從焉曰從于師成于友
師者傳之者也不師則無以正琢玉者必求其工工
能精器乃成學玉也師工也師之不工則玉毀而器
不成者哉七十子之學也得其師。焉孰其二者也
濟大海資于巨航乃不溺學大道得其君子乃不亂
君子之人乎曰安見其君子而得學其大道也曰存
則從其人亡則從其書。者君子之積者也完者也
人亡而行存矣存則由之信則知之達則揮之土耕
而可以稼書習而可以藝藝乃植藝乃土力勤則獲

之信心勤則通之與利其斤而伐木：斬而斤愈利
蓋金剛剋其木也心固生其行也已行脩則知其君
子之行也行也者君子之先無其行則無其君子也
君子行在諸身用在諸人能得諸人與身一也行全
而原于道：者君子行之本也德以則之義以宜之
仁以伸之禮以致之道所謂王者也曰觀書而欲其
道之正者何取焉曰取于經之正焉道不夷故可取
終身不能盡其理大乎聖人之經也數其五曰百子
皆書也何杜經曰百子鳥獸也經其龍也鳥獸潛伏
其林數羣生其性命或毒焉或驚焉龍翔乎天變化
其神執滯甘澤利下土春夏無之則萬物攝陰陽是
類之者也觀宇宙則知其域中之大矣誦其經則知
其百子之說訖矣老佛之徒起于夷：謂極于數也
至于中國則莫及其父子君臣之道焉夷不知其經
也知其經則老佛之教何有于夷哉百子老佛之說
老佛之說能惑故小人奉之百子訖老佛惑聖人世
不容霜降而蕭殺死批栢茂焉聖人用而百子散老
佛說經明焉駕而馳者不出于康達則覆而顛于險
矣莫能通諸夏也曰子之學何為也曰吾學于經也
曰經在得其誰人焉曰得其孔子者也曰孔子者子

盡得之乎曰不可盡得也得其餘者也飲河之水盈
腹而已耳負冬之陽面身而已身曰得之于言乎于
行乎曰行不言則實言不行則詐與其詐也寧看執
與其有也寧詐服其行用其言：行相備者也可稱
矣姑者吾不敢期人之知將欲視其可否者自納于
聖人之道焉亦不敢謂遽然至于此也本在學為文
章望乎述作者之畛域脫離浮靡莫其一二之大者
焉及出交其人得其教君之贈藥愛甚厚克謂若孟
軻楊雄韓愈之流安敢莫于斯言哉每抱惕懼罪責
其生且聖人之道泯昧也久矣孤而復危豈足勝其
楊墨韓老衆之為害哉孟軻韓愈尚不能各排闥其
二者况我之能：總其二君之力乎使祗見其不自
度量之過也足下示書又若教君之言使我將何處
也不可不為足下以言之矣慮其尤教君与足下每
稱于我者則試使觀其道焉

答臧雨第一書

吾子遺我之書辭意皆是也然我謙：不敢退讓于
吾子者以我之所守非己之私者也乃先聖人之所公
傳者也故我得直其誠而不謝于吾子耳吾子言既
止于古心亦止于古矣止于古者是為公也得其公

而豈以私責于我乎乃觀吾子之書而達吾子之意
使我昭然弗惑于中也誠為君子哉吾子能得此道
而行則寸而日進之安而時馳之將見吾子望我之
門而入矣入我之門則及乎聖人之堂與窺乎聖人
之室家是謂吾子達者也達于此者固為難矣吾子
勤而慎重之我之今日能至于是者始由吾子之道
而來吾子能如是也我得以一一而言之耳嗚呼聖
人之道傳之以有時矣三代已前我得而知之三代
已後我得而言之在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也執而
行之用化天下國吾子與我皆知之耳不足復煩于
辭也昔先師夫子大聖人也過于堯舜文武周公其
周之德既衰古之道將絕天之至仁也愛其民不堪
墮廢礼乱樂如禽獸何生吾先師出于下也付其德
而不付其位天之意歟有由乎付其德者以廣流
萬世不付其位者忌物于一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皆得其位者也功德雖被于當時至于今則有闕焉
是謂以政行之者不遠矣先師夫子独有其德也不
任于當時之政功德被乎今日之民是謂以書存之
者能久矣先師夫子之書吾子皆常得而觀之耳厥
後寢微楊墨交乱聖人之道復將墜矣天之至仁也

婉而必順不可再生其人若先師夫子耳將使後人
知其德有尊卑道有次序故孟軻氏出而佐之辭而
闢之聖人之道復存焉孟軻氏之書吾子又常得而
觀之耳孟軻氏沒聖人之道火于秦黃老子漢天知
其是也再生楊雄氏以正之聖人之道復明焉楊雄
氏之書吾子又常得而觀之耳楊雄氏沒佛于魏隋
之間亂紛紛用相為教上扇其風以流于下下承
其化以毒于上；下相敵民若夷狄聖人之道墮然
告逝無能持之者天憤其烈正不勝邪重生王通氏
以明之而不耀于天下也出百餘年俾韓愈氏驟登
其區廣開以韓愈氏之道復大于唐焉王通氏之書
吾子又常得而觀之耳韓愈氏之書吾子亦常得而
觀之耳夫數子之書皆明先師夫子之道者也豈徒
虛言哉自韓愈氏沒無人焉今我之所以成章者亦
將紹復先師夫子之道也未知天使我之出耶是我
竊其器以君則我何德而及于是者哉吾子之言良
謂我得聖人之道也則性之數子者皆可及之耳求
將及之則我忍從今之述作者乎今之述作者不足
以觀乎聖人之道也故我之書吾子亦常得而觀之
耳吾子能以此期于我，豈敢輕言報之哉

荅臧丙第二書

吾子再遺于我之書觀之堪三復而嘆嗚呼聖人之道果在于我矣吾自梁溪魏從我者三人而已請其教而尊于我則往之數子依吾門而是居未若吾子之好我也屈己之道勝己之辭推而廣之使我誠之非其賢而有文美而有勇則足以言傲之哉增之以既高補之以不足雖古人亦難于是吾子之言誠為多也独能于古者則吾子取之于六經六經之辯其文兼其政逆其用簡于人其功扶于時吾子得之而不為己之善取而讓于人讓不在人必在于道吾子之言于我也果在于道矣讓其辭而取其道我足以勝其吾子之取于吾子取之于六經誠是也辭之于我誠特報其可而已矣文取于古則實而有華文取于今則華而無實；有其華則曰經緯人之文也政在其中矣華無其實則非經緯人之文也政亡其中矣政亡其中則理世不足以觀之也六經之文各有其政得而行之者鮮矣未有不得而行之者也吾之于文得而行之也有時矣吾子今取于我也非不知吾之得也將責吾實之可行也不可也故知吾子之好我也在于道哉吾自得于吾子道弥充矣文

之冀于古我心之久于是捨其辭而不足復其說也吾子言曰子慎而重之使我尊于古也敏而脩之使我專于道也勤而行之使我力于教也謙而守之使我備于德也與而言之使我危于辭也矜伐于今之文則世為我之罪人矜伐于古之道則我為世之化主之言也誇取于小人不取于君子者取于君子者則吾子之言也不得謂我為古矣吾子遺我之書蒸蒸馬如言之不能及蓋憂于道也世何得于斯人哉我何得于斯言哉嗚呼我不復憂其文之困于時也將困于時則我有吾子名矣若吾子不在此則我文之與道也豈能昭明于先師夫子乎吾是告于吾子；不憚言之數也時有關於我則道有幸矣豈独我身之是為利也哉

荅臧丙第三書

孰謂吾子不仁吾不信也順于言而強于道全于力而公于人尊我之誠能盡于此誠之尊我若是也則三有其說始言于子曰子達于古文矣弁諸聖人之堂將入乎室也再言于子曰子之文克肖于古聖人之文也無以矜伐取謗則与先師夫子之文並而顯之亦不廢矣又言于子曰子為宋之夫子矣如是也

數斯深矣言也小漸于大是曰其順言也義止于古是曰其強道也晦用于明是曰其全力也誠推于賢是曰其公人也如謂吾子之不仁是吾不信也予不材德無盡在于此苟虛其已而授其言則使二三子鳴其鼓而攻于我：豈能達其二三子也若其吾子之言有可疑也則我將復之而已我之言曰聖人之道果在于我矣吾子惑之曰聖人之道其果在于其果不在乎夫聖人之道其果不在乎我也則我之迷作也何不取于今而反取于古也專于政理之文是我獨得于世而行之聖人之道不謀于己曲乎其志從乎其衆是能及此得不謂果在于我矣又若夫有學聖人之道者孰曰聖人之道不在乎我也曰果在于我也夫聖人之道學而知之者不得謂之為果也生而知之者即得謂之為果也學而知之者皆從于師以得之也得之不能倚耳我之所得不從于師不自于學生而好方長而勤道況今之人溺于華侈奔于勢利能求于身能忘于道我若從其師以學之則隨而化之矣若學之曰果也似有薄于道哉今之學者依于聖人之道罕能周而達焉若學之不在聖人之道則不謂之為學也能學于古聖人之道則是

聖人之道在于今之學者之道也我不自于學而得之是言曰果也故我之自言得于聖人之道也亦曰從學而來也我若學而得之不自曰果也又若孔子者周之大聖人也生不自知為聖人也夫孔子非不自知為大聖人也若不自知為大聖人也則又何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孔子豈以自知為聖人也即與當時之人爭一國之位苟存乎養而已教非不治于世也當諸侯用伯明德弗宣是見阮于衰季也天苟與其時孔子豈止位及于一國乎教治一世乎將使先舜之垂衣裳也若其執御耳夫剛詩書定禮樂贊易道修春秋孔子知其道之不行也故存其教之在其中乃聖人之事業也後之學者著一文撰一書皆失其正務尚于辭未能知其聖人述作之意又安可出于詩書禮樂大易春秋之外歟用其文而行其教也固然也矣聖人之道豈以復能剛定贊脩于詩書禮樂大易春秋即曰果在于我也但思行其教而已其為教也曰道德仁義禮樂刑政得其時則執而行之化于天下不得其時則務在昭明于聖人之德音與存其書使不陷墜何必剛定贊脩乎况經聖人之手者文無不備

矣文苟不脩則不得為世之法也何足為聖人乎夫
我言聖人之道果在于我也即不在則定替修也在
于此也吾子言及于是也亦失于辯之執耳若吾子
以我為宋之夫子也亦在此矣天下之知我能如此
也亦若吾子之謂我矣又何誣于子也誣于天下也
况聖人之道不可誣于人也苟可誣于人也則三尺
童子坐于儒宮端弁以履帥其民以帥事之曰聖人
之道在于斯人也如是誣之可信耶孟軻得聖人之道
豈在復能剛定贊修于六經也揚雄得聖人之道豈
在復能剛定贊修于六經也韓愈得聖人之道豈在
復能剛定贊修于六經也聖人之道孔子剛定贊修
之天生德于孔子不可借也孟與揚韓或厥文告微
或厥文告晦則持而明之開而闢之後于孔子之後
各率其辭各成其書以佐于六經是曰得聖人之道
也得之也三子不在于學况聖人之道不可學也得
之者是曰果也我竊自比于三子之行事言之為聖
人之道果在于我也亦不為過矣亦不在于剛定贊
修矣又若諫六經于仁人不諫于不仁吾子之言誠
是也我雖巧飾其辭而能拒之哉吾子能讓于我雖
非其至仁亦無辱其吾子之讓也讓之者不易納之

者亦雖讓失于讓則為不知人納失于納則為不度
己能知于人能度于己是曰君子也是曰智者也吾
子讓之于我不失我納之于吾子亦不失也又若矜
伐而取謗則敬授命矣敢不承教然其間有疑者辭
何已哉若謗之取也無擇于君子小人則君子之與
小人道是同也又何辯其身倫哉若君子觀我之文
將何取若小人觀我之文謂我矜伐于今之人是
將與謗也則我本非以文矜伐于今之人也將以文
矜伐于古之道也矜伐于古之道也則務將教化于
民君子誠之小人誦之則謗之為漸也何由而起哉
若以文矜伐于今之人也則不在于古之文也在於
今之所尚者之文也輕信侈靡張皇虛詐苟從時歛
求順己利是可取謗于人也况我之文不在此無
求利無從歛則小人觀之何得謂我矜伐于今之人
哉謗不可因而生也若其君子之與小人俱不可取
也固為然身復何談哉若以克辭之理則君子之與
小人俱被其德不能與謗則謗從何而來矣桀紂之
代則君子之與小人俱蒙其惡是能與謗則謗有自
而作矣夫被克辭之德也先君子而後小人若独有
于君子而無于小人則不謂之為全德也何足為與

乎蒙紉之患也。亦先君子而後小人若独有于君子而無于小人則不得謂之為全忠也何足為亡乎君子既被其德况于小人乎君子既蒙其惠亦况于小人乎君以我文之比于君天下者則有間然矣夫君天下者善惡責于當世存亡繫于一時唯文之與道觀其時而行之觀其時而藏之時之能行即見用當世時之不行即將貽後代則又安得與其免舜桀紂較其苛倫執孔子之于周也未聞當其時而能用之見阨于世見毀于人吾子固不知自羞其畏君子

也而小人衆也則是君子之道窮而小人之道勝也如此則君子之不及小人也明矣况萬無此豈君子不能成其譽而小人獨能流其謗哉若苟有是則君子反為小人之末耳我之言曰誘取于小人者蓋謂時不能之也不取于君子者謂知其道之有其屈伸也則我之能無其可誘于小人哉時如不能行之即不在于天下小人之誘止不行矣時如能行之亦不在二三君子之譽亦為行矣君子亦不能譽小人也不能誘用与槍屬誘時譽与誘屬諸命聖人之連節也吾子忠告于我惠于誘愛于道我國前言授之身亦不敢飾虛辭以拒其教也若吾子緘其口而默其

言又何輕弃于聖人之道哉辭之可復我故以荅將謂勉誘而取誘也則深為失耳我苟不知吾子之道賢于是也則謂勉而取誘也我實小人也我之前書吾子再宜思之思之如有可復將俟于後命耳吾子之戒于我我豈忍違其命也重以辭報豈勿能止非吾子廣德淵深則不足如是也前之所謂三有其說于我也敬後其言而慎愛之于乎終日論道非不專專于力也是非得失能取于其間者而今而後益有望于吾子矣不敢虛也不敢誣也

代長兄閔上王舍人書

月日姓名上書執事某性識鈍劣惟通經屬義而已然于時事萬一識其一焉故知執事乃文章之主也後進于儒者困是道而不能與苟得進于左右間若哀憐而顧聽之則何復患乎久而窮矣某益念于此晨夜勿廢非以文也是准于于執事者耳某又不曉于文章誠將進而莫能進也欲求人而假手之則有聞于執事者不可外私于人也以此經時涉日展轉未就遂以報于小弟使叙其志致于文小弟拒而復不可曰兄少乎哉欲進于執事者卜思焉非藝專而學至材豐而智深則執敢望其門墻而前矣且執事

者之有文章也橫天地冠古今非司馬相如楊雄之徒則固能出于下自以是薄忠而何堪區之為辭以干乎如此將乞憐而反得其責矣不若直其事而覆其言告于執事曰某年十三時父命授尚書于膠東胡生曰誦千百言兼通大義後二年又授大易為其業之習也若始之于書雖夜寢而朝食未嘗默口精之為至不敢自負逮年十七求貢有司一試而五登于場越時筆雖不能中輒亦無愧明年又貢馬加一于初同進者乃相忘而為仇自後歲舉于有司兩登名而天子退之自知命也時也不敢恨矣二十有五丁父憂在家居喪後三年復求貢馬時遇執事主文衡而練其任寔志于執事也將能振乎某之困矣又不果願見退于執事之下某當時頗自悲噫是己之不專于藝耶是己之拙於于時耶是己之失謀于人耶何至于此哉去年又進馬亦見黜于有司退而自為終無所成七上而七失之年已三十矣故弄之而休甘伏于聖明之世今年秋遇執事假政是邦振養罷危某復思而喜將有事于執事也于古人始立之年亦未為過故昨與衆而求舉焉未知斯之進也復何如身鳴呼將言之而先泣矣家已貧矣親將老矣

身甚長矣祿由遠矣天乎天乎何罪而是乎若此執事苟不加於馬某從何門而望賜所以冀執事者六非誣也某為兒時知執事之聲名誦執事之文章當時遠近之言咸曰執事於大矣及乎稍長識執事之形容執事克已登位于朝當時咸曰執事雖用而未貴也斯將入制閣而典文閣階乎上也近年隨貢果當執事選試之內某雖不見取于執事人謂執事之升者實為得賢咸曰執事亦未矣天子必重寄矣今果理河朔之大邦化千里而成風某幸在貢士之列辱執事之掄舉衆復有言咸曰執事必相天下矣而後辰伊周之大謀振堯禹之德音萬物生植期荷厥恩某遂而思之自念身世生當執事之用時幼知執事之聖蹟長見執事之榮泰近在執事之選試今受執事之舉遂幸為大矣執事將必為相矣以乎與言數回咸克無虛故知衆人之辭所果非枉某若異執事為相之日期以望恩時雖不晚某寔免于穷既也晚矣今當執事貢名屢士苟垂矜而振掖之使有得成即執事為相之日積恩在此也又但誌之是言聞于執事者于執事者苟垂聽而不罪之又何必用于文以干乎某欣然不知所以為之也直寫上獻執事

倘三四讀而不倦雖加責其亦為恩矣其再拜

上符興州書

子性甚僻氣甚古不以細行累其心走四海間求與
如者竟無一人歸來卿里日益時病常卧草堂下自
稱曰野夫僕寔非野夫蓋不能苟與俗流筆拘以自
蕩厥意故是言耳每負酒過市則市人目以為狂晚
造田野中則農夫語而相笑是親人不知其人負不
羈之材于世也僕亦不責之苟上位之人有干于是
也則僕始自惑于心矣故今日望執事之門書以自
言馬雖賤為布衣度執事必無加諸僕也况執事樂
善進賢服仁行義不以貴富驕物不以黜烈凌材且
九州為大兆民是東咸有斯言豈独僕也在其下而
不有干焉則使事去而自傷時失而自咎也不遠矣
僕嘗中夜不寐自疚其心滿背盡濕卒唯自禁非在
乎急于食甘衣鮮求于官榮譽大况冬一裘而歲暖
朝一飯而日飽無親愛離遠之痛無支体瘠劣之疾
盖以其學成而不為人用道在而不得時遷虛勞乎
師孔子而友孟軻齊楊雄而有韓愈自念其道即反
不如百工賤人乎且工有長于一伎民有高于一藝
則眾皆湊其空而求其力夫運斤成風者匠氏之業

發矢中的者匠氏之能南皆獲其用而活其直街其
已而賢其勇則誰不敏執致左右間以觀乎能而快
乎心矣即僕也口誦古聖賢人之書心亂古聖賢人
之法作事于世為民善惡反與俗伍日極詆訶如是
豈不痛心哉然江湖可以自放林泉可以自娛復老
志不能去者以明天子在上賢執事在此復而思之
設天與其命一朝一夕使主張斯文教民歸于古道
又萬一而冀望于心也今執事聞是也忍不察其言
而觀其行惜其人而愛其道哉寔惟執事少垂獎待
慰我區區之心

上王太保書

兵者以詐行以奇勝以謀先以勇固失此四者敗之
道也關生長河朔間讀書為文之外好尋前古興亡
成敗之蹟自兒童時復見列考每、話後唐莊宗
迄于晉漢朝與北 虜戰爭之事歷、如在眼前
聞今夏中隨兵饋糧北抵涿州觀其北虜用兵之法
皆如往昔烈考所言奉其國家特卒之徒即有異也
以朝廷自周世宗取淮南收秦鳳太祖皇帝下荆湖
破西川廣南滅吳皇帝平晉與兵越旣間三十年中
兵出即勝謀動即成今天朝兵雖多將雖眾莫為爭

勝之道視北虜猶視吳蜀晉楚之師所以間諜其有
異而乃失其利也北虜非吳蜀晉楚之匹也用非詐
也不能及其心出非奇也不能故其衆動非謀也不
能防其姦戰非勇也不能擇其力輕而視之易而行
之非所以利也北虜昨自祁溝之後泊此入數月也
遂我師而迎乘勝也念己地之侵蓄怒也乘勝而蓄
怒今其來也必選其物庸精騎盡率其衆決入吾境
勢甚銳兵剽與李不能堅壁清野備而避之非善之
將者也譬之惡獸有暴其巢窟者退必咆哮攫鬣肆
害于物當此之時未可制其橫摺也苟使其怒心發
極之後從而圖之可為易耳今聞北虜尚在瀛州界
內間計其來也肯此而退乎慮使聞者南入深冀先
行偵察也勿以其寂然無聲謂其息也此乃謀其性
耳勿以其居然不動謂其止也此乃窺其便耳今明
公承命而來禁旅旋至開散乞候兵師到此即請盡
出甲兵多持旌旗緩行而前至府北屬縣已來揚聲
云大軍數十萬相次而至夜即多以火鼓張其兵勢
仍請分命西道而行北向城邑軍兵聞必增氣若賊
虜有南顧之心聞之必未敢輕易而進若賊虜本無
南顧之心此行不遠而迴又且無害于我况大河之

北郡懸壘、民居相鄰戶僅百萬開王師而大至其
心寧不頓得參乎使其旬浹間城池脩完北虜不進
即請明公相度乞聖駕行幸天雄軍駐蹕而後進軍
漸抵貝冀後邊方若得北虜退却河朔無事即却
賊安邊之功盡成明公之勳業也聞儒學諒兵不敵
遠大借易聞啓惶悞深開再拜

河東先生集卷第六

河東先生集卷第七

門人張景編

上賓傳察判書

後二月五日開再拜謹奉書于執事今之所謂進士者天下幾百人凡所能中有司之選者其道有三非材非力非智即不得從其列斯三者能用其一皆為取名之良者矣材者為上力者為次智者為下于三之中苟復能參用其二者即譽之與位勞不失矣有能兼是者由未鮮哉夫所謂材者文章也力者權勢也智者朋黨也文章之用固如金石權勢之要疾如風雷朋黨之附密如膠漆士或學深而行廣辭古而道周昭明足以不昧其光執確足以能守其節是來取名也有司果肯遺其材之異乎士或門崇而地峻父貴而兄顯榮辱足以擅動于世上下足以盡歸于己是來取名也有司果敢拒其力之大乎士或穎苟而心詭跡勤而言媚趨銳足以巧結于眾偷賤足以屈于氣是來取名也有司果能免其智之諛乎若是者果道之有其三矣然以材而得之者有譽而無諂以力而得之者有諂而無譽以智而得之者諂與譽也俱泯然無所聞矣何哉材以眾伏力以眾怨智

以眾和其所以于其已也亦各從其所以尚也能以材之取其名者其為行也常故日經久而譽增業復脩而位高故曰上矣如金石矣能以力之取其名者其為行也暴故始或盛而終衰幸雖成而德敗故曰次矣如風雷矣能以智之取其名者其為行也安故時既平而道常進莫知而退銷故曰下矣如膠漆矣友朋間凡進于有司者開常以是言告之其取名之者彼于得失也無能逃脫于此或三者之中俱無一也見其來而私悞焉開本在魏東知著書以教門弟子願有終焉之志不幸迹來父兄以家貧令求祿以養生交朋以時亨勉趨仕以專道故束帶冠髮編脩簡策致陪士君子之下有冀望于名焉退而自度其已之于時也正在此常慎者耳謂其材也即文章不合于俗尚謂其力也即權勢下列于民伴謂其智也即朋黨絕疎于世務如是求而望得也可不艱哉或謂子可從人以訪誦用次其得且失矣開遂北走是來願伏門下以冀執事之知進退之間唯執事之命所故以是書敢為贊業之先容也開再拜

上賓傳察判第二書

後二月十七日開再拜言于執事昔楚人有大玉將

求厚價以售之者懷之日久世莫能識其實也知秦有公子尚奇貨者未遑之以玉饋納馬秦公子曰吾甚貴子之玉以吾家苦貧不足當子之直也然與吾游者有大富家可沽之矣吾為子賈子其人馬楚人從之富之家果豐其直以取其玉他日命工成器以出于世：咸謂非常者也皆曰斯璞實楚人有之有公子能識之某富之家乃得之于今所以見貴于時矣昔非公子之力也即楚人雖有而不得售于世富家雖存而不得市其寶矣聞竊賊比馬雖非奇能啖博之材欲求異乎常流者即開有之矣于世是所難得其知也聞執事之賢故遠以來與執事若秦公子之識而垂力也執事苟未能自以售其人即執事言于他能貴士者可取也如後日之使開有所稱于世行養或立于一時文章或垂于萬代眾之人必曰抑開之材之能實如是矣其所以知者必曰執事也致其某人得之出于門下其功或有是苟非某執事者即抑開雖異于人而安得遂其志乎某之人雖敬其賢而安得知其人乎若是者與楚人之玉亦無殊矣其所以稱者執事必當其首也此事非其妄言執事度之足以信其實與偽矣古之時或能舉材荐賢者

于今言之誰不知之其曰有某士也今亦若古耳其有既好開家得一稀見之物尚貴而惜之或訪其來則必常稱曰某之人道某：之人賞某況其得于士哉有反不言者未之有也是其知而舉之者甚于取而得之者也又其當今之文士才子雖國家崇異此道碌：數滿于天下或有已得名者或有未得名者觀其徒即繫求其人即少若數其傑出者不過五六人耳范師回李天鈞郭果之宋素臣孫文通李守之之輩或文或才皆謂眾不能及者也衆稱此數君子之中曰某人者是某之能知其才也某之能重其文也某之力與舉之也某之力與推之也且與執事或談之豈有異于此言哉是其或能力于此數君子者誠為美也況其此數子之中愛知與恩于執事之門下者過半矣其間宋素臣孫文通是故僕射公之門生也范師回之文行兄弟于執事非執事知其人彼何肯如是執守守之執事援于孤賤之中舉其材能使獲科舉也若此舉材得賢之名執事之門半天下矣執事苟能固其誠執其家有所有賢抱所能者誰不延頸而望費跡而來矣開非自尊之論其与此數君子亦有一日之長可容廁其間矣敢望執事以一言

而見知以萬力而拔擢也不是虛矣不是二三其求
矣執事之心果肯若前芳而不弃于材即開之志不
誤其此來也事盛時迫辭旨懇切餘其面聞死罪元
罪開再拜

上叔父評孝論葬書

謹奉所見懇：之誠以言葬事開觀古之人動作必
有所謀去短即長高具是而已矣非以因而不革為
之可也三代不相沿襲帝王之道其所取用事行之
者也下至士大夫之家庶人之徒亦各有其利而從
之矣開于葬事之間竊謂從于新塋不如歸之舊域
也舊域祖葬之地也家本起之于彼今將適于新而
弃于舊是若遺其本而取其末者也能固本者存不
能固本者亡古之通也苟本固而不棄其為末也必
蕃而大矣且舊域在叔父視之為當世之塋也在開輩
視之為二世之塋也親：之義代各不同當世之與
二世其為疎漸之理明矣若今葬之于新塋是見弃
其舊域也不遠矣何者舊域至開輩已視為二世之
塋至開輩之下為後者視之為三世也三世之為親
者于開輩又加遠矣其為開輩之後者即取其近為
親也縱同塋以葬之亦以疎而畧矣况使不同其地

而葬之不知其遠近之為乎以今視之即見其為開
輩之後者之情也且今若其葬于新塋以每歲芟除
之時必多赴于今葬之所赴于舊域之地者必少矣
縱能赴而往之必無尊嚴于今葬者之新塋為此也
為開輩之後者少見而長襲之弃其舊域也必矣咫
尺之近弃其上而不親之豈得為孝乎將天地之福
其世者難矣夫移葬不歸于舊域者有矣或從仕于
千萬里之外去鄉遠阻越江山家貧子幼不能力
而歸之因其家所而葬之如此者不可責其然也今
幸不在于是事之中將不歸于舊域葬之也其故開
不知其所出也將曰以陰陽家為利而從之即開以
若從陰陽家而求其利是弃其祖而求利于身也果
為利乎弃其祖為不孝求其利于身為不公不孝之
與不公苟一在于人陰陽豈果利其不孝與不公者
乎開將不為利矣不若以孝誠以求利之利也苟
信其陰陽者之言也是若斷其根而敬茂其枝葉者
矣末之有也若有復以祧廟代祭而比之不可也且
其祧廟代祭自有其次第謂不得其四時之祀也非
若其塋域者也苟謂塋域之若祧廟代祭可行之即
弃其塋域觀而不顧至于發掘毀露皆可經人為之

不可罪也其理不為利便者昭然可知也甚矣又若謂陰陽家以求吉地而葬之彼之舊域謂無其地可以求吉也即開謂之地故無其吉也二無其凶也在乎德之吉凶也文公所謂善人葬之于不善之地豈果不善其子孫乎是也開以地苟此不能為吉而彼能為吉也是果如是即地為不常之物矣豈能厚載九州與萬物乎周公孔子皆不云有是也惟曰葬之而已耳聖人作事咸欲利于人苟地有吉而而不使後世知而人求以利之即周公孔子故利于人者道不足為大矣嗚呼斯皆誕妄者之為也君子不由之矣乞以開之此言諭于內外之有識者以謀之苟有于道而長于開者即請定而行之矣

上主司李學士書

二月日卿貢進士柳開再拜獻書于執事夫世有君子小人則有毀譽毀譽苟不以其道則君子小人是非不為當矣大凡善与不善各從其類而作也毀之為道不善者也譽之為道善者也故君子為善也多譽人小人為不善也多毀人譽人者樂人之有得毀人者樂人之有失是以君子与小人和及焉為行苟同于君子必譽之美既君子以譽之則小人必毀之

也毀之也者何哉以其性不合而氣使然也為行苟同于小人則小人必不毀之矣既小人不毀之則君子不為譽也君子之不為譽者以其合于小人而善不可見于時也蓋君子之譽者必為善之徒也小人之不毀者必為不善之徒也是以大君子不納小人之毀于入者以此章明其善與不善且君子譽人之善小人必為之隨而毀者蓋于古即以嫉其道于今即以爭其名是以古今不能無毀于善者也若君子之下世無其小人即譽之下毀幾乎息矣有天地未見独有君子而絕無其小人也嗚呼得奈斯者乎必若小人未能世無之即有譽者或為其毀而致失也君子不可不慮于心矣開之于今正在此之憂懼中耳自去年秋應舉在京師間士大夫或以惡文見譽者多矣度明公之所亦甚知也是以小子行事之間不復列于此書者以開所納文中有東郊野夫及補亡先生二傳可以觀而審之為人也譽之聲從來既有矣毀之者果不能無之也竊聽近日囂：成風輿謗之徒十或一二譽開者斯既君子毀開者斯必小人度明公必不以小人之毀而易君子之譽開也然自有礼部歲貢士來歲：群進于有司也有材者

諸家先明法政科書

必有譽有譽者必有成既而材斯異譽斯至成斯見
未有一人能免其小人之羣毀也故明公之所深察
者也開之大王父諱琳唐光化中趙公趙光司貢士
也寔來應舉趙將以榜末處之遽有移書于趙公始
得一書乃遷其名而進一笄以至于前後得榜書二
十六通趙公每得一書而必一進名是歲也趙下二
十七人故我先君名止于第二苟是時書未止于二
十六人之毀也即必冠乎首矣我先君後果作相于
唐而有力扶大難之美陷乎身而君子到于今稱之
貴趙公特達之能如是也開雖不敢望踵于先人而
明公豈肯使趙專美也况古聖賢人未有不為小人
之毀者在周則周公有流言之謗在魯則孔子有桓
魋之毀在齊則孟軻有喊倉之訾在漢則楊雄有投
閣之禍開之道學聖賢人而然未臻其極若其取于
小人之毀也不能免如聖賢人之有矣在開思之復甚
于古聖賢人之得毀也且周孔楊孟之徒致其小人
之毀也止以其道耳開之于今兼以其名是以甚于
古聖賢人也明公得不念之哉苟明公不以二三小
人之毀而移聽于開即開之名出于明公門下也萬
萬敵自賀曰必笑開再拜

先生之為業誠至矣其進于有司也勤而敏無功矣
不利而可易之也宜矣為法之任能習而明之者豈
仁人君子之謂乎士之敬進其身而求祿位者不由
此而可也夫法者為治之末者也亂世之幸也皇者
用道德帝者用仁義王者用禮樂霸者用忠信止者
不能用道德仁義禮樂忠信即復取法以制其衰壞
馬特用之峻則民叛而生逆將用之緩則民奸而起
賊俱為敗覆之道也聖帝明王不取也聖帝明王不
用法以為政矣先生之明而為業也將求其用也用
先生之業者必非聖帝明王也是先生不以聖帝明
王之道而不能治天下者矣古者人之為學也大以
廣其道小以聞其政教而化之利而養之皆施于民
也苟不用於時不及于民即自用而及于身矣先生
之習于法而時苟不用之即將為用也豈可于身以
用其道乎是法之為業也于身與天下國家皆不可
者也嗚呼未知先生始之志學于是科也是從于人
之言歎易其力而遠其成耶急于祿而輕于求耶何
不思于此乎且執法者為賤吏之役也國家雖設而
取人亦明知其不可為上者也故試有司而得中者

不得借名于禮藉附而下之所以示其帝王之賤者也夫不榮而去者不忘于古人防奸理亂之道也然國家列而存之士之習于孔子之道為其上下者皆不為之矣是法之用于國為其棄代之政習于身非上士之業明矣今之取爵位者上可以陳皇王之事述道德之任試于賢良詔是也次可以習章句之能備政事之材取進士舉是也下可以通經義之精服誦習之勞應禮傳科是也力不足于賢良即于進士力不足于進士即于禮傳況志之所為無有不成者也苟都不能之即可以叙利害伸謀畫射策于園門取萬一裨于國家之事猶可以立名取位循階歷級而昇于貴顯矣將明法之以求其爵位者不足得而榮之豈不失也况先生材志碩茂行義淳朴大有文章以盈于編策也而反屈辱于一粟代賤吏之業凡知于先生者得不為先生惜之手况開是其弟者也如此在開觀之先生豈復由禮傳之為乎平視于一進士以取其名無忝也又何不知其捨進士舉而上試賢良以行詔之不能耶天下賢士國家或得之于朝或遺之于野得之者即功誇當世失之者即名垂後代皆文章之士也未聞有一習法今者而能創其

中矣先生苟捨法而為文得乃誇其功遺乃垂其名俱為是者也古聖賢人教人皆入其善不故陷于不善陷于不善者悞禍其性命者也法者惟欲禍其不善者也是違古聖賢人愛民之意也違之不利于有司亦理宜矣先生固宜易之而求于外者合于道也何在專、守是而不移其功乎先生苟不從開之言而世之有識者將謂先生非儒士也曰法吏者也

報弟仲甫書

自汝別于吾造于今將歲周矣朝夕以思于汝吾心之懸、也則生吾身而與汝未嘗有是哉難得汝來書縱日萬至吾前未若一見汝之面也非有江山之阻使吾不暫安于懷有名利未故有睽關誰不以過好問察動靜用慰于心舉世皆然非獨吾于汝也則每覽汝之辭意而轉增吾之悲復何嘗能解吾心之鬱陶于汝之違、于天下非汝之所困也乃吾之所過也與言往思不覺涕下故出諸口先疚乎心汝之困也非汝為之蓋吾之不德致汝之至于困也豈非吾之過乎將用寬汝之不足吾自得責其過以告于汝前使汝諒其吾之不為不知耳且夫人事之間必存先後上下以敘因釁于道乃古聖賢人相授以教

于世者也夫臣以君為先用其義以臨下君以臣為
後信其忠以事上則政教行而礼法中矣子以父為
先重其慈以敦愛父以子為後取其孝以正養則道
德明而風化流矣弟以兄為先固其友以資仁兄以
弟為後奉其恭以盡誠則小人平而悖逆息矣然後
可安于天地之中可立于古今之際君臣之所以忠
義父子之所以孝慈兄弟之所以恭友者皆不一其
事也但以忠義孝慈友恭摠名之身故吾今與汝窮
弄民件雖歎盡心于事君則特何為而能生哉又吾
今與汝歎倚偏失雖歎盡心于事父則深哀子已孤
矣独于恭友之際得不力求其至以慮于失乎躬行
其道以盡于心乎則汝以吾為先固吾當為汝之先
耳若今日教汝取困于衆人之中則吾為汝之先少
有過乎吾當援汝以道則吾不能婉從汝志指設其
方觀汝于朝夕接汝于左右使汝外請于他人久旅
于上國吾雖得夫子之旨不見汝以訓諭之此豈不
謂吾之過歟又當譽汝以名則吾惡而朴直而評不
能狎悅于時派輩不能趨競于營利家將譽之于口
懼見誣于今將垂之于書懼見欺于後雖汝有材寔
而不敢稱之雖汝有道德而不能明之此又豈不謂

吾之過歟又吾當重汝以位則吾道不符于今志將
取于古汝然游其寂寞之源安然守其遠大之塗媿
取媚于人固見知于衆病既却野力弗自興吾之身
尚如是况能及于汝乎此又豈不謂吾之過歟又吾
當豐汝以財則吾惟仁義是言文章是習苟重于利
乃先聖人之所病耳雖窮餓至死豈敢及之乎使汝
乞以度日困病以終將吾且若此安有力而救于
汝也此又豈不謂吾之過歟熟而思之則吾為汝之
先過在此也誠言及是厚負其責前之所論且無一
焉不狃知過于汝使汝惶、然也亦將受責于人也
亦將貽羞于己也則吾每覽汝之辭意胡能安而居
焉苟能安而居則若冠帶之土木偶耳豈有友愛之
情乎夷狄之所不為也仇怨之所亦不為也於乎吾
與汝無能而奈之耳天地若否其德鬼神若非其靈
則吾與汝無能而奈之耳古人福善之言誠為妄也
天地何德以使吾與汝尊之哉鬼神何德以使吾與
汝信之哉吾將責天地鬼神是吾與汝命也時也是
天地鬼神欺也誣也吾憤曷據吾言曷辜故報汝以
是書

與起居舍人趙景書

十二月日從表第起復儒林郎守監察御史知潤州
軍州事柳開再拜奏書于為光足下為交友有少為
學時得之者有壯而仕得之者亦有迨老而後得之
者能以終若始之心不相負是謂君子也矧居時
以勢利為狀攻而

何為言人也哉少而能得之全其道善可稱也雖若
是少時或相同而後有違有不違者有若貴若賤若
存若亡者於其分亦所未備也苟以少以壯以老皆
相似又有睽隔阻異望、不得且接近終身言以病
之亦惟其可惜之耳開年十八從列考御史來京師
始與為光相遇當時為光承順於光尚書公左右
亦迨餘冠歲矣一見甚相得各自謂古人直不及我
也而後為光中進士第歷濠襄兩郡幕下登朝遷拾
遺補闕適廣桂諸部得轉運副使連知虔徐二州任
起居舍人開亦竊進士科名選授宋州右司冠稍遷
錄事參軍為太子右贊善大夫殿中丞兩為監察御
史知常潤二州軍州事省而自念之雖出處踪跡皆

不及為光清峻顛煥然其不至寒餓遺、走四海塵
土中卑且賤亦小可道也聞來潤州三年矣坐此地
日以官事細屑政刑不敢少弛之嚴帝典也諸父諸
母兄嫂氏沒世不一奠事間迄今不及非人子也每
時思之悞不能死注于天地為無告矣昨日得進奏
院狀報為光授命定來替子喜感交亂於胃懷中若
予載億年翻混走莫可帖止也為光為光曾念之
乎開與為光故人也豈不少而學時得相交友耶趨
進於名利之途及第歷官曾是其貴賤窮通存亡殊
然相遠耶迨此二十年雖前後多不相見今而來也
代子之任矣詢予之政矣提子舊之民官吏兵矣處
子居之庭堂門路矣役子信之僕園閤守矣用子作
之蠶血漿洗矣子新晨入矣子前夕行矣潛然雖以
是不能久相待焉方之望、不得接近又可庶之免
也况信守之義成之禮節之仁和之炳然不相欺媿
今日之前似合其道也得相視一歡笑無恙慰今日
之後况與為光各省識時事肯為不及于前日子可
無憂也君是其他人視之得無謂予與為光能全其
交之美者耶方舟遠來涉彼淮江寒風凜其勞動興
止衛吏命往公僕載迎軍州故事容忠陳啓相見不

遠欣然莫休仲塗頃首再拜

上盧學士書

十一月日鄉貢進士柳開再拜奉書于執事開始將求進于有司也或有告開者曰古聖人思欲愛民也深矣作卜筮以見乎神存著龜以定其器民有疑于卜者可以占夫利不利矣今子將進于有司也無乃須以謀于此乎龜筮從以行之龜筮違以止之斯免子于妄進矣開對之曰夫人之作事于世也物或可用之物或可捨之若龜于何有乎且開讀書著文于進于時自有上位之君子知夫利不利矣必若已不能謀于人假其著龜以告卜之則言尚未能勝于賢君子也開其不若卜于上位之人矣開退而思之私自言曰今夫朝廷之賢者獨執事大夫果將往而卜之與之進而斯進矣與之退而斯退矣是可定于開之利不利也故夏初求先客以登于執事之門直以惡文干于左右泊乎而見執事果執事不曰汝未可以進矣凡近年舉進士者唯開封解為盛禮部升而中第者十居其五所以天下之士群來而求薦焉爭先而冀上焉開寔不忍棄之大望其角勝矣乃嘗拜而有謀于執事也執事當是時賜言而命開曰汝何

必須開封解矣去年李蔚解于鄭而成名有司不遺其材斯果在于開封乎汝但數其李蔚耳無執于內外解也開退且喜曰開之進也知其利矣明公賜開之言如是見成敗也吁向者告開以著龜而卜志者果不能若開之始願也如走夷路而獲良馬馬指八極而坐到耳實不覺氣之雄心之飛迹者遂西入鄭郊果獲首薦開是知其進有利于有司矣豈不盡繫于執事乎且士之立世而行道顯名而取位者孰能自用而自薦乎須以上位之人知而必愛其材也才可以遂其求矣設上位之人不能知而愛其材則雖有仲尼氏之聖之道亦將困而違焉不獲其志矣自秦漢已來有名之士登用于民上者誰不曰某因某而彰于時某因某而獲于位乎今由古也弗可發矣開雖不敏願從事于斯開受性介僻與世少合今雖司貢士執事不當于任然望賜于執事也誓心不遷矣願出于執事之門下開實為榮必有後之人言曰柳開能有是名有是非柳開則執事不舉矣非執事則柳開不往矣苟獲與古賢君子齊其林美後之人果若是而稱論之則開雖朝受賜而夕死可矣苟執事之恩宜將何報始致謝而進斯言焉開再拜

上恭政呂給事書

二月十一日將仕郎守蔡州上蔡縣令柳開謹獻書
于執事人之罪莫大于不忠不孝開今有之得以言
于執事執事必聽而信矣哀而憐矣夫國家以科第
爵位取士者要欲安民治國扶樹教化自千百人中
始得一人登名禮部自禮部由吏部為州縣吏復于
千百人中始得一人登名朝籍立之于明廷居之以
顯位出入受寄承天子宰相指畫理平小大是乃求
人任官非為易也其有輕而棄之自取敗禍者豈得
為忠乎開一舉中進士第凡五年為吏郡府而入朝
四遷五命得殿中侍御史三典大州受皇朝名位非
不重也而一旦不忍小忿與人任氣爭鬪紊煩上心
削去朝籍遂為縣令不能重主上之命而固守名器
辱君父任使之意名書刑籍使萬方議而笑之以為
國家任非其人斯聞不忠之罪也開父任監察御史
乾德三年卒于泗州官舍至雍熙甲申歲二十年矣
其間開母氏伯叔父三人叔母氏兄開與諸嫂氏又
七人相繼亡歿開以游學從宦生計牢落競未能克
襄英事又幼弟稚妹婚嫁失時開在江南數年每一
念至不覺心神絕死前年開自知潤州得替歸京以

家在河北曹具此二事由于政事堂中蒙執事賜以
貝州之命開甚為獲所賴也到治所後方經營婚葬
不三月長兄閔卒于昭義軍節度推官又不兩月間
次兄有吾自知鄆州罷運闕下行次唐州而卒後不
十旬間以兵馬都監趙嘉進監押翟廷王以官事苦
相侵逼致各忿爭天怒降威遣官作宰害辱顛沛極
不忍言向所求來河北營度遷葬婚嫁事無所能也
嗚呼開為人子父母叔嫂兄嫂氏計十四人死而不
葬餘二十年弟妹成人又失婚嫁名辱身困豈為孝
乎斯聞不孝之罪也每念此事開誠不忠不孝人也
罪亦大矣生何為矣直以諸孤孩孺棄：滿前寒餓
傍徨家僅百口非知開而大有力者莫能救之開于
執事不敢言布衣舊常知開笑今天下大臣中立朝
廷受上知者唯執事一人為最位居相府名動寰區
亦大有力矣若是而非執事者不能救開矣執事非
此時也即人不能大施其力矣何者凡上之施恩成
于下有非常者必上不能直行而專為也必左右有
以非常之善惡先開于上也然後上乃行非常之威
以罰惡非常之恩以賞善所開昨獲罪實甚非常開
今仰望于執事者望執事以非常之善言開于上乞

行非常之恩況以執事當此非常之時有非常之便
可以行非常之慧救非常之辜于開也開閩方今大
發師使必有征伐是非常之時也國家事繁務衆文
武要人是非常之便也執事若念開昨觸犯罪章無
辜鬣贖賄上不負國下不侵民止以王事與同職爭
執審言于上入聞平燕襲晉之年催運楚泗八州及
起遣鎮州糧草八十萬計隨駕先行皆獲周旋無誤前
後任使咸以幹局言之具列于上乞于今時重難極
處使之以贖前罪如此是執事可以行非常之惠也
倘執事力言于上取開于下捨其罪戾役以重難離
此州縣之中再列班行之末是救開非常之辜也若
執事因此時垂大惠即救開甚為易耳若此時執事
不賜哀憐特加振拔即開無緣免此危困方威也倘
倘旦暮死亡可期若過此時俟于他日執事縱欲救
開于無過之地救開于久困之塗亦難為力而無其
便矣直寫危懇且陳短書號伏塵泥朝夕望命唯執
事憫之開死罪死罪

上史館相公書

三月六日將仕郎守蔡州上蔡縣令柳開謹瀝血獻
書于相公人于天不可得而升得升于天者凡骨為

仙知不死于塵世耳開于京城不可得而到開今得
至于京城得見于相公即災害可免窮困可伸脫出
泥濘之中再登霄漢之上知不難矣與其升天為仙
其亦不速何者開負罪南遷遂為縣今囚繫下位愁
憂日煎骨肉之間疫病大半休薄家貧食不充飽父
母沒世閉骨淺草弟妹婚嫁絕無遂心茫茫天地之
中開為厄窮極矣開去年以不忍小忿與同職以王
事爭鬪上辱皇帝任使之意下玷相公變化之恩雖
不犯贓雖不負國雖不怠慢公事雖不侵害黎民其
如君子用和儒者立行即何速乎斯開自致之罪戾
亦極矣厄窮且如是罪戾亦如是若守職在縣愛隔
路途雖欲言之于相公無由得至京城矣今來率領
部民餽軍軍食路出天關跡遠相門即誠可陳事可
謀開受恩門下已十五年相公忍不哀而念之哉况
相公積仁累行巨圍物表草木無魚尚加惠養况于
開反背無情乎斯開自知免災害化窮困出泥濘上
霄漢在相公一言有餘知不難于今日矣是行也開
變禍為福易愁為娛期之朝夕自可前賀凡遭逢天
命之歸已者帝王之位可得遭逢人主之用已者將
相之位可得遭逢宰相之知已者公卿之位可得古

人與今人窮達此理一欬身無如是有違違者求而
且為難矣上天景命下屬聖君萬方承平遠絕古昔
是天命未歸于皇家也高坐廟堂密運籌策子視搜
契叔命蕭曹是人主之大用相公也開自應舉歷官
出入門下屈伸動靜鉅細承恩是違違于相公也而
開不能慎守名器大愆悔尤退黜朝行沉落坑穽苟
無此才即相公于開也豈惜公卿之位乎嗚呼每一
念之不覺心死古謂噬臍不及者正在開耳惟相公
憫秦苟不垂惠則柳氏之族必也喪亡開再拜

與河北都轉運樊諫書

五月七日崇儀使柳開再拜獻書于諫議人之事繁
于情極者無越于父與母也不以尊卑疎密可與不
可有往告而必告者雖得死責無悔矣大君子聞之
亦不以其尊卑疎密可與不可但能施其力者亦當
不惜兵況具十年受顧瞻非不為故舊也每侍坐左
右燕言無間非不為深密也開言及此者以開先父
太祖朝乾德三年任監察御史為泗州兵馬鈐轄通
判州事夏五月得疾卒于官舍到此歲二十有四年
矣其間仲父叔父李父伯父仲兄次兄洎母氏妯母
氏兄嫂氏計一十五人相次亡歿迄今未襄葬事聚

骨如野壘：奈何開于太平興國九年任監察御史
知潤州軍州歸求得知貝州以其歲月日時將吉且
卜葬焉至雍熙二年開為殿中侍御史春正月因同
職者以王事忿爭開追削朝籍得上蔡縣令其葬事
乃罷至三年開逐曹師範 伐燕自涿州迴過關下
獻書乞從遣軍效死上念開前罪無大故情可矜惜
復得殿中侍御史是歲也奉使河北冬十二月值王
師有瀛州之役連城陷賊開以河北軍机飛章疾奏
上怒而納之明年夏開上于文吏中方求將兵者開
與煇載革首得預選充崇儀使秋七月方在邢州訓
練兵卒急詔令知寧遠軍所謂舊空拳而冒白刃坐
虎口而斷賊臂也衆所知兵柳宮姓今年歲得戊子
且利為葵開又復得在河北有上所賜中金可為充
辦方經營于秋冬以襄事今者開詔替歸京復不知
千里萬里東南西北而往矣其葬事今敢決而為望
哉是行也父母叔姪元嫂氏幽免白骨其為厄乎越
此年復得歲在丙申柳姓始利為葬計之有八年矣
八年間身名祿位開果自保必存乎苟先風露即豈
不動大君子哀念之心哉是開得在河北即父母親
族間葬事不能營身惟明公忠于事君孝于奉親義

于友朋惠于人民所以聞敢言而求其力身于上所
言事必從者非府主太尉石公不可矣于府主石公
都巡檢使歲月過滿開款求而為之乞明公于府主
太尉一言之望府主太尉一奏之如此則開不得在
河朔間于父母親族亡沒者一十五人可為飲而今
歲成癸矣是明公一言而免此八年之晚與先風露
之憂明公豈不動念哉死者無知則其已矣如有知
也豈不陰助明公而致福哉況開之門有男夫長幼
十九人矣豈知他日無以國士報公者乎誠迫辭直
公其聽憫開再拜

與鄭景宗書

唐高祖太宗始命有司歲考郡縣貢舉人在昭宗二
百八十年間所得名將名相賢人哲士卿大夫皆自
中而出故延十八世天下同正朔縱天寶年後叛亂
時起而終不失承平基業者以高祖太宗能以文取
士盡海內之心如此也唐之政以文而弊繼唐者循
襲不革所以梁與後唐晉漢周五代皆不永長是不
識才久即變不真即雖帝皇為道終難委泰無事也
春夏秋冬天地之為變成歲時也盈虧中吳日月之

為變成晝夜也是其為道者有其文無文者道之失
也太祖皇帝開寶六年命今僕射李公考試貢舉人
取士有不能盡是時太祖方勉意務理思與前代英
主並立然而刑政德業世用不変于唐春進士徐士
廉謀曰天子起艱難中識艱難事每外開綺橫直捷
為梗為利即難對增樹急如身病我當上言有司之
不良理壓中善取快于帝且伏闕下求見太祖太祖
夕召與之見廉即其道貢舉人事請太祖廷試之曰
方今中外兵百萬提強禦弱日決自上前出無敢悖
者惟嚴取儒為吏官下百數常：贊度以其授于人
而不自決致也為國家天下止文典武二柄取士身
無為其下驚恩也太祖即命礼部試所中不中貢舉
人到于殿廷試之得百有二十七人賜登高第開辛
在具數後二年庭試如六年明年太祖崩今上即位
庭試事亦如太祖然其優錫殊任與太祖絕大蓋上
多文好學知變而謀久者也到于今上凡八試天下
士獲僅五千人上自中書門下為宰相下至縣邑為
簿尉其間臺省郡府公卿大夫悉見奇能異行各統
為文武中俊臣皆上之所取貢舉人也是與唐取士
為用此變而大者也唐高祖太宗用文取士止于委

在有司任之以大小吏職亦止漸階第進殊無擢英
拔秀煥視驚聽朝為羣儒慕為羣公者尚能作同宗
邦垂三百年非如夫太祖納人一言變古易武取由
朕弃由朕也今上恢闡其道廣窮俊能海外區中良
皆自我得材智取異名位取大傍睨下視尹
夔旦藥逆、如兒子輩即何止于百千萬祀定其享
天下乎賢、世、齊天地而為久耳古之得一士者昌
三人行必有我師謂三人為衆、乃可有賢于聖者
也今上已八試貢舉人得五千人何古之得一士可
比也三人行中有聖人之師者可同也斯五千人其
為衆也將不啻倍千于三人行矣是知得人之盛
無如于今開雍熙四年過大名府始遇足下新于上
前以文得名而客來河北暫得相識今來南嶺之畔
蒙惠新文捧讀三四見足下曾懷德與惠戴民君志
義超遠足見今上之得士信不為不盡材也萬事古
不能盡隨日生而多且新也惟後來者斯亦不之知
也唐高祖太宗皆為求賢得盡士也寧知太祖變之
今上成之特速出于唐也吁鷹之拳石出土不知嵩
衡常泰而後為嶽祀也飄灰應候不知杞梓枯栢而
後成厦材也廉死卑位應恨不見于此時所示文不

敢久留謹以上納聞白

上郭太傅書

十二月十五日崇儀使知寧遠軍柳開謹再拜獻書
于宣徽太傅旌旗之前今月八日殿直張維恩走馬
賈到確崩身諸州軍探到蕃賊排比恐犯邊境事宜
不問衆收轉牒一道令開于細探候者聞本儒官于
兵家事若不深會幸逢聖主擢為近臣承倚毗于遣
方今行禦其醜虜在七擒七縱而未展于知板知己
以粗能開昨獨不曾有狀申報蕃賊恐入界者開緣
料得蕃賊此者不來犯邊其于有五一天順二時悅
三地困四人穿五勢怯天順者何兵主殺、主陰、
主凄慘寒烈晦冥昏靈今冬已東天日晴暖郁、如
春無嚴風無苦雪無慘霧晝夜視之拔賊上無雲無
氣每每南首而望我雲如隄如林橫亘天際極高極
厚河水不堅隨日融釋太陰夜暈胡星畫堊胡國之北
凡兵動有戰破軍殺將即天顯示變于人今上天如
此是為天順而開所以知其不來者此為一也時晚
者何高秋草肥餘粮在野馬壯弓勁分路齋醮若飯
時蕃賊南行堪為戒慮今則歲已暮冬至春不遠大
兵若動進退經時彼若暫來便迴彼即有害無利虛

成勞衆無以近人此是為時晚而開所以知其不來者二也地困者何蕃賊用兵務食于我天資皇帝聖智河北千里內村野間民家蓄粟糧儲軍命並已後拾入城坡野衆草燒蕪歎盡彼賊若乘既無軍運何能勝兵且以三五萬騎胡兵計之日用糧草頗衆攻城池又城池已固掠村野又村野皆空久住又計日無可支持輕行又逐處恐遭掩殺况其大衆何以能行此是地困而開所以知其不來者三也人宰者何逐處城池屯兵甚衆南至澶滑師旅轉多去軍河北軍民所被殺虜甚苦此來恣懼在虜皆同怨者殆殺虜于人懼者懼殺虜到已皆能預備倒各齊心緩則逐處宴安急則逐處拒敵此是為人宰而開所以知其不來者四也勢怯者何去冬瀛州我師敗績汲賊首領乘勝破深州下武強等縣將兵遮迴獨即律遊軍襲其空虛破德州滹河縣而去以其去冬城池不脩兵甲皆闕村野無備蕪殺至多賊兵尚且侵來而嗚今歲河北城壘堅完四望相厲戈甲如雲野無餘食苟來犯邊出入須懼以其去冬尚怯而今冬豈能勇乎此是為其勢怯而開所以知其不來者五也况皇帝聖神為天下主胡鷄虜婢豈能殺乎其雄霸乎

州軍所探得蕃賊挑比恐犯邊者必是蕃賊首領此以揚其虛聲張其賊勢悞王師之襲後所謂徑而示之以東之道也兵行責詐古今自同且以匹夫之事喻之而可知其不來之理明矣今有下俚愚夫相聚至甚處傲而尚不肯輕出一辭輕舉一卒以為他先而况大國大兵而肯容易不顧利害而動哉不尔者當是耶律遜卒為其本主不來犯邊安爾其事誘動我師反惑其主歎國己之權與位身小人懷奸其心難知皇王之道混成如天色籠四周俾英能越明公贊輔聖帝掌握精兵料敵安邊如古名将開惡直無讖祇以驚慙輒具啓聞望賜恩察開頓首

河東先生集卷第八

河東先生集卷第九

門人張景編

與廣南西路採訪司諫劉昌言書

唐滅到今一百年始見太平天子考工較藝求海內
 多士尤絕者盡在朝廷駢出頭角厚美能上開常
 自嘆所不及者以今言之王著善書得筆札點畫之
 妙召置為侍書日在左右出入禁闈賈至善奕專
 黑白勝負之能召置為待詔教對上爭博坐或窮
 畫楚蘭善占得為日者之長劉翰善藥得為太醫之
 令越有特匠得盡能于併塔蜀多方士得選位于道
 術至于擊毬擅場木射中物有小奇于類者皆大顯
 于時蓋取其所能而各盡其所妙也苟不過上之廣
 求于人不遺于物則此教子果能自異于今乎上所
 能知其此教子者必有刀言于上而上始取而擇其
 能以為用也聞所專于古文者三十年矣始學韓愈
 氏傳周公孔子之道尊而親善而惡用之
 即施教化于天下以利萬物不用之即成其書垂之
 無窮要其令名聞于其儒為文者庶乎近于古人矣
 比之書委占藥擇匠方士翹然出眾者聞亦不愧于
 前教子而不得如前教子之遇知于上者蓋無其大

君子力為開言之于上也所以每常自歎至于食無
 味寢無寐居不為家存不為生者尤念其動得諍行
 得說以讒以害屈而莫伸之所為田蹟顛沛也嗚呼
 豈為儒不及為他者哉此蓋上之未盡知于開之所
 能也前教子皆異端之末非如開有利國家活人民
 致君如堯禹立言如典謨用之于兵戰則勝攻則剋
 行之于事言則中謀則成文武之道焉彼上猶知而
 崇用之高步闊視幾蓋大臣若大君子有言開而使
 上知之者必以開不下于前教子之為奇待也明公
 乘單車走萬里極炎荒之所僻遠盡耳目之所見聞
 為天子別白善惡之于人必不使開在于前教子之
 後耳若此時明公不為之言主上不得而知即開悲
 恨為儒不及于為他者也特終身為終否之人矣開
 再拜

與朗州李巨源諫書

八月八日開再拜寓書于朗州諫議歷代充時用為
 公相侯王至下群吏由薛學進士中出以為貴同時
 登第者指呼為同年其情愛相視如兄弟以至子孫
 親屬多不為暱比進相後為顯榮退相累為黜辱君
 子者成衆善以利民與國小人者成衆惡以害國與

民身間自親不越于此太祖皇帝開寶六年今僕射
李公為翰林學士知禮部貢舉事始有庭試開幸得
與執事于上前登進士第為同年者二十有六人初
仕惟狀元宋得校書郎直史館餘遣諸州清置司寇
秦軍選卷為之到于今十八年矣其間死者幾半存
而居上位者惟執事特受上知自諫議大夫得掩御
史中丞公事宋得入中書者知制誥復不幸宋病風
廢死于家其餘者開筆如文蔚峯緣危梓係：不能
上不能下者其何可使髮白顏頰壯心殆休獨望執
事五朝廷鎮臺省以提以翼同贊聖君近聞執事退
還為即南逐典郡噫斯未知下民多尤將未受其康
濟耶噫豈如開筆為同年者將困馬終極于此耶嗚
呼寧視人何易而自為何難哉悲夫人之處世多違
而少遂無他知者不已知也誤：然若兩逐風鱗逐
浪寧辨其始末而終止也得為賢史為愚其果是而
果非乎紀于策傳于口者詳而聽之今昔豈殊遠哉
大元福福進退君子小人必以眾寡為相勝之道耳
譬如鳥獸草木翔集叢茂善惡必其類合矣異其類
疎矣况朝為榮暮為辱豈是已所皆為之哉有以直
于事而曲于不直于事者而為己累也有以免乎近

而不免乎遠而為己累也所好屈之人而不好屈之
于身好利諸己而不好利諸彼也至于相賊害殘忍
相族毀毀既終不為媿所以古人君子行己有道正
己有方以禮防之以信安之以仁伏之以義制之蓋
畏于此也明公度之是能異于此哉朗陵山水清秀
風土稍異嶺表脩閑養和足染天真何為冒塵埃衝
風雨出則畏塵則防以為己所貴盛耳相去且遠相
見未期珍重自愛開再拜

與李宗諤秀才書

秀才足下賢愚之生無擇其所處也惟其在乎心
別耳文章之所生道也古之為學公卿士大夫之子
弟立身行道取位與名必用之後之公卿士大夫之
子弟惟取位為豐逸之具乃罕學焉其學者非章句
淺末之類求筆有司進明天子者也學謂立言垂教
行義炳：如古賢君子耳貴家子弟專為身之者惟
窮悴子：介特寒士憤排之不勝所作也貴家子能
此者自漢而下四十年間能識者為足下一言之周
末故范魯公為相國子弟中惟今果立節好學相國
洵朝之百執事以至後進聲生皆知而奇待焉乃至
今來以文得名以文得位居貧御眾能偕古人有道

惟果可尚四十年中得相位者僅十家而其淳誠遺直材畧傑異不貪不佞巍然有良相之風者亦惟魯公耳十家子有亡有存于今為世言者有幾得位蒞于卿大夫者于今復有幾其為名不賤異者與不得位而泯沒者斯無異也孰借果哉此無他惟學與不學耳去年春在貝州有幕吏劉去華新拜觀察推官之命而來郡中開始見之辭氣恢然舉止詳熟問求其所從來即其道出于賢尊相公之門下召與之語即數：稱足下行李不類于貴家子言足下出即乘蹇騶張輿蓋從小僕不佩文犀諸金具帶六惟純已常服言不諱妄心能別是非有信義就學好文：之辭章卓異峻拔居其家相國多器之與士大夫序進後生游衆必推尚聞富聞之時誠欲識足下面耳今年春過京師託進士崔景言之于足下聞所志者願與足下為一時之交非求媵也直欲與足下使世稱謂嘆美以道相得耳中執憲趙公在親時聞于今夏中日得奉于左右常言足下為今時之俊人偉材將特薦進于上要足下贊教化惠邦家為天下之確冠也聞今來得復舊官留于京邑思與足下朝夕游處各盡其所懷以其事役切、卒未得相見數日前崔秀

才袖足下文一軸及永泰門義并銘石本一篇見賦請之竟日知稱詠足下者不為謬矣足下之文雅而理明白氣和且清真可貴也足下若不廢于學勤然即至于道具不難矣名祿位必由已三十數年外可與果為敵耳貴家子羣不能遠望轍跡况能陸載賢尊相公懿德洪業近年無及真又與魯公不相上下是知四十年間惟足下與范兩家父子為賢後之視今猶今視昔也足下惟勉之聞侯足下成之惟速冀後人仰望足下清塵知開言為不佞聞性直好古立朝且孤與之朋游罕見其類志之大者望于足下耳所遺文謹留為好請無賜罪讓開白

與韓洵秀才書

亡友李憲昔年嘗語辱賢兄侍御厚知以予好為文章數：曾相評議自予德舉歷官已未了不得與賢兄相識而又李憲守之不辛卒于信州治所余今年自御史論官到此累有人言足下好為古文趣尚出處不與俗同近洪州李頴行秀才自許州來相訪亦說足下及出足下所作送行序示余聽而觀之深足貴耳因讀孟郊詩言及足下有盧仝詩數十章開于十年前在京城書肆中見唐諸公詩一篋內有五川

生詩約四十餘章與異結交詩為首篇余尋託之
元闢用百錢市而得之時有鄭州宋嚴從子學文卒
與亡兄相遇取而與之至明年嚴死盧詩沒而無復
迨矣自後子于江南及來河北常欲求之無能有也
今李生話足下所有仿像類余昔年市之者焉未悉
足下于人傳之耶人別有而小異耶嗚呼天地間古
今事學必有以成也成必有以知也知必有以傳也
世所好而用者未必為久而存也世所不好而棄者
未必為終而泯息也皆莫可極而定之矣然其善者
勝身今欲請足下所有虛全詩而一觀焉因得其與
足下之故及盧詩之事用達于左右可否惟命聞白

再與韓洵書

世有醫師樂夫武人匠氏百工衆技商民賈者之輩
傑：異其徒者時必名推之其家之子孫往：力行
父祖業不群類于衆負而自言之必曰其實某氏之
子之孫也所學所能：繼若父若祖也雖尔不逮其
良者亦見憤然不肯抑于人下也嗚呼是亦果有所
稱哉士大夫王公由文章道德立名居世者則罕見
是後有敗其子孫繼其能而紹復其後也不惟不如
其家者哉抑是惟彼徒之業賤而易能耶我徒之道

大而唯為耶抑是惟彼徒之愚且衆有耶我徒之賢
而鮮得耶抑是惟彼之徒傾力而後衣食子孫無守
而務其生且使然耶抑是惟我之徒貴富易取子孫
豐于養而墮且使然耶抑是惟天之多于彼徒而少
于我徒耶足下思而觀之古之時與今之時人能遠
于此乎吁事之復有其于此者有山川土地民人甲
兵社稷宗廟不能類先人之烈而致禍記者斯不多
言耳唐有天下三百年間祿能文者唯足下與我兩
家聞之學為文章不類于今者餘三十年始者誠為
立身行道必大出于人上而過及于世間豈慮動得
憎嫌擠而斥之斯亦未足耿吾懷也其所喜者聞足
下好為古文及近得足下序書讀之頗有吏部之梗
槩所以自念韓柳氏子孫與足下幸同出于今世矣
足下其勤而行之無怠乃祖勿使不迨于彼之徒也
凡為文者皆有意于聖人之道足下觀夫子之經書
後之人孰能企及其萬一乎從其門而徒多言耳矧
可棄而從于他乎怠其誠而廢其功乎矧：焉實可
自媿也盧全詩非余昔市得之者今寫託納上未得
相識空增永思聞白

與任唐徵書

辱示詩兩軸辭調頗切于古人從何而得至于是我
哉非雄剛峻逸之材孰能造此僕將何豐報于足下
也僕之中狹不容物又與衆異尚好爲古文同人相
游少有合者雖造我門未始得入經典之坐談道論
義之聲至舌不發僕非愛惜其言也其人不知其言
徒致僕喋喋而已明天子在上我夫子之道不墜于
地豈能窮餓凍死于僕耶衆不能知于僕、又安能
容于衆哉以至近日却掃窮廬又絕其跡何足下一
旦自外地而至直詣我門及聽足下之辭氣有異于
他人也觀其言察其行者果如是哉不待見足下之
他文以知足下亦可交之人也愛我之誠足下爲多
矣足下所愛也愛于我也愛于我夫子之道也我夫
子之道有識者之所愛也足下非有識也何愛于我
哉是夫子之道果在于我之身乎足下苟能不易今
日愛我之心化于衆人使愛于我愛于我者則顯親
我之身同我之道如是見天下之人皆從于我也不
難矣道德仁義之所依歸禮樂刑政之所攸用國無
爭殺之虞人有信讓之風煥乎先聖人之德音護于
民間謂君后之無爲者今近于往矣皆繫于此也是
足下之愛我也豈小小而已足下忍不爲我惜乎誠

有望也不設日久因足下起僕今日之言幸甚幸甚
開白

河東先生集卷第九

河東先生集卷第十

門人張景編

慈特移臣知潤州軍州事九州之中萬方之大凡居文武班列出領州郡詔條未有如臣東面為鄰疆境相接去彼來此為幸為榮是陛下于臣垂君父仁慈之惠非常之三者也臣去年與同職不相和叶為公事因致鬪多自貝州知州授上蔡縣令雖為貶黜益認優隆臣見白來臣察犯罪貶官者小則均商羈縻大則交廣遷逐無俸祿之為養與骨肉以相離惟臣獲銅墨之榮在畿甸之側得家屬而完聚受月給以豐饒是陛下于臣垂君父仁慈之惠非常之四者也臣近隨天兵深入賊界雖則部領撥草頗小經涉陣場見犬戎之猖狂知邊鄙之捍禦臣遂陳誠懇上達冕旒乞居士卒之先求以干戈為用願展微効以贖前非竄不望別改官班亦不望別承恩過陛下驟加雨露枝上煙霄按臣以舊官捨臣之深過未經矧種故宥便得飲用復資是陛下于臣垂君父仁慈之惠非常之五者也臣自旬浹已未晚夕思念陛下於微臣即有君父仁慈之惠五矣微臣于陛下即未有臣子忠孝之事一焉臣近清天聽乞劾臣節陛下加臣之恩榮即甚非次微臣事主之志願即並未伸臣忝是人豈無感媿况臣好學古人行事又荷陛下聖知

當報答天地之時有樹立功名之慮今臣若散當差
仗在臣見胡是尋常不能展臣薄材不能竭臣死節
且四海之內萬物皆寧惟有幽州未靖匈奴未滅伏
望陛下下河北屯兵之地遣上禦寇之方賜臣步騎
數千令臣經帥行伍必能為陛下出生入死破敵摧
堅追窮寇于深邊靜群胡于絕域況臣年今四十胆
氣方高比之武夫粗識机便如此則得盡臣子忠孝
之道得報君父仁慈之恩縱使身沒于戰場亦得名
垂于史策臣之願也惟陛下察馬臣聞頓首頓首

在滁州上陳情表

臣聞言伏以知天大赦布陛下至仁之恩率土咸敷
荷陛下無為之化凡居動植之類盡承雨露之私臣
聞誠教誠并頓首頓首臣于淳化二年為先知全州
日招喚到粟葛近一行峽峒公事次遣軍人吳忠等
上京在御史臺枷禁臣一百二十日勅責招罪勒停
臣見任崇儀使追奪臣前任殿中侍御史一任文書
至淳化三年三月特蒙聖慈叙用授臣復州團練副
仗至四月又蒙移授臣滁州團練副使臣學周公孔
子之道事唐文虞舜之君孤立無依薄命多難但知
忠直不解隄防致煩宸聽遂冒朝典進寸退尺曾陛

下提攷之恩成是敗非感陛下矜宥之賜獨陛下與
臣為主不似他人惟陛下知臣之心不作私罪無毫
髮之賊污愛屏除其奸詭况于蠻夷並繫軍寨連羣
結黨毒物害民本朝去彼之根源不謂陷臣於坑阱
勢窮摧出林之秀錚錚變統指之柔一千載逢陛下
聖明二十年蒙陛下養育今來退避受盡恓憊得請
受則雖有其名責折色則並無其價惟持之句以度
朝昏積積雪染以渾多骨肉星散而都盡陛下如乾
坤之高厚豈不能容微臣之身陛下若日月之貞明
豈不能照微臣之意雷雨今逢於作解草木咸慶於
惟新仰君親不報之仁蘇蟻蟻再生之命東風應候
揭雞竿而和煦先春北闕如歸拜龍顏而歡呼不日
伏望皇帝陛下念臣已蒙叙用又經量移煩困閑官
久居外地特迴睿時曲軫聖慈捨臣已往之非賜臣
幸復之命臣頓銘肌鏤誓守法奉公臨深履薄以為
憂慎終如始而知誠規行矩步不令其厥足用傷隨
波逐流永保其上善若水臣閑無任仰天荷聖侯恩
激切屏營之至謹奏表陳露以聞臣聞誠教誠并頓
首頓首謹言

知邠州上陳情表

臣聞言臣自太平興國四年蒙聖恩與臣昇朝官漢
駕平者到今已一十六年雍熙四年蒙聖恩與臣請
司使到今亦已八年相次八處知州知軍無他人為
臣首言欲陛下與臣為主臣開誠惶誠恐頓首：

臣千載逢聖明之代一生同蹇蹇之人不得在霸府
隨龍不得向御前及第徒為散冗虛抱忠貞曾學文
章愛揚雄孟軻之述作少知兵略識吳起孫武之机
鈐與臣同時者大半淪亡比臣後來者盡皆榮貴惟
臣薄命止及常人家不免于貧窮身不免于困滯今
來光大漸更衰殘父叔母妻死不辦于遺棄兄姪弟
妹生長見于睽離又無處得立微功又無處得行直
道理沒外任憂畏多言臣事陛下乃君乃親臣仰陛
下如天如地乞迴睿睇抽婦神京換臣一給諫卿監
之官列臣在股肱耳目之教必能助陛下行非常之
好事必能佐陛下固不拔之玉基從陛下東封泰山
與陛下北掃胡虜教人民之安樂使風雨以順調苟
庶試以無聞請對衆而受戮三皇五帝不如陛下之
真淳百辟千官少有微臣之愚且卜際會于今日望
照臨于此心東望闕庭臣無任懇迫激切之至謹奉
實封表陳露以聞

上言時政表

臣聞言以微臣至愚至賤之人遇陛下至聖至明之
主特蒙重委差知代州內者遭逢深懷驚懼近于使
殿得對宸聰承陛下慰諭之言詔陛下陛下之意蓋
陛下未識臣面是陛下已知臣心日月垂照臨之私
蒼蒼展補報之効臣今於赴本職公使累年陛下方
纘不圖天下爭觀聖政臣有卑見上清聖慈若有可
採之言望陛下少以為是若其無所裨益乞陛下恕
臣罪尤儲易之誠死罪死罪臣以宋有天下今四十
年太祖太宗精求至理陛下紹膺大寶為君知難若
守舊規斯未盡善能立斯法乃霸神机陛下不可不
作臣以益都猶靜望陛下選賢者以鎮之何賢者望
重有威厚小自然畏服比諸衆庶臣察羣望自無伴
擬貴免長蒙聖慮所為得人即安且又以西鄙今雖
歸明性谷未可必保苟有翻覆之禍西陲忍板奔衝
陛下須得法能平陛下須得人能禦特契丹比議為
志尤深何者契丹則家國久成君臣久定知蕃漢之
有分我邊鄙以甚牢縱萌南顧之心彼亦自有思慮
伊積恨未泯貪心難復其下猖狂競謀免忠侵邊隅
未必知足任姑息未便感恩望陛下常先備之別為

深計以良將守其要害以厚賜足其貪婪以撫慰其
其情以寬假息其念仍乞陛下多命人使西入甘涼
厚結其心為我虜援如有動靜使其侵掩于伊必有
後顧之憂乃可制其輕動之意且又以聖朝兵甲雖
即衆多不及太祖之時人人經慣勇銳謀臣猛將况
甚相懸今未師徒似未開紀律所以者多北鄙屢遭
侵擾之虞近歲西邊不聞勝捷之事恭育則月費甚
廣任職則軍功未彰願陛下訓練如太祖之時禁戢
如太祖之日揀選必須于勇敢指頌無繼于後先失
律者多少盡誅獲功者虛實無濫偏裨主將不威嚴
者去之也戍守征申命今而必固每萬札聽斷之暇
于嘆闕深巖之中望陛下親臨殿庭廣召貔虎使其
擊刺馳驟以彰神武英威卒籠毒豪震懾區宇臣又
以樞密宰相陛下大臣委之必以無疑用之必以至
當鈐總案屬評品職官均即主掌百司外即分治四
海近年新制至公全總京官朝官別置審官差遣供
奉殿直又立三班主張是如駢指贅疣亦如十羊九
牧刑部不合詳斷取舍創立審刑至如宣徽亦同散
地大臣不為必信小臣乃謂必公若大臣不材即以
罷免豈可失任翻以備員至如銀臺一司舊屬密院

近年改制職掌至多人即加倍添人事即依日公事
別無利害虛有變更臣欲乞陛下停廢審刑審官三
班差遣等院庶朝臣京官及供奉官已下並歸中書
密院宣徽院管勾差遣其銀臺司亦令審院依旧主
管審刑院公事亦乞歸刑部施行如此則本繁細之
徒省頭目之廢臣又以開封府尹京邑大都萬方奔
會之邦六合輒則之地乞仍舊選委親賢及皇族
公王盡以成長既本技而繁茂但優逸以端居宜于
外郡列藩各令出身作牧擇文武忠直之士為左右
贊測之人有分封共理之長有磐石維城之固凡主
海內郡府並是朱家子孫同宗周之強如艾漢之盛
臣又以天下州縣甚有闕官有處即冗長至多闕處
即歲年無補臣欲乞將天下四十戶已上縣選朝官
知三千戶已上縣選京官知仍者具主簿一員今縣
尉兼主簿公事其通判都監押巡檢監臨勾當使
臣等並乞酌量省減免虛費于福利兼均濟于職官
慢公與急公者顯明有材與不材者分別臣又以人
情貪競時態輕浮雖骨肉而至親臨勢利而即變八
紘至大九品至多同事同官不和和時有患難全無
其相救伺間隙使有于相危惟懷傾奪之心全君仁

義之道臣欲乞陛下明頒告諭各使改更庶教厚于化源永和乎于政本比屋成可封之俗羣官交君子之風助聖德于無疆扇淳風于有截臣又以太祖神武之帝太宗聖文之君光掩百王威加萬國無賄不用無事不知臣望陛下開豁聖懷如天如海可斷便斷令行便行愛惜忠臣直臣體認姦言姦黨守清淨之道叶華夏之心與堯舜比肩共乾坤合德臣又叨末位漸老明時昔日荷太祖太宗見知今日蒙聖主聖恩任用辭狂理拙甘俟誅鋤干冒冕旒臣不勝戰汗激切之至謹奉表以聞臣開誠惶誠懼頓首

乞駕幸表

臣聞言憂國如家見危致命乃古人之語是微臣之心况忝文行忠信之名而處官爵衣食之費偷安苟祿端坐旁觀惟臣恥之非臣願也當勝負之未決有去就而輒言罔避朝章望垂聖覽臣聞頓首、死罪死罪臣去年蒙陛下差知代州今夏就差知忻州每見北界投來人言契丹排比入界次第甚大亦未敢決然信之伏自八月已來聞河北邊上醜虜屯結甚衆及于雁門龍形寧化軍侵犯往來度其姦謀必

未輕退深慮至十一月大寒之際併以賊騎奔衝何者當深冬嚴凝王師自南而北遠溫就寒也蕃賊自北而南違寒就溫也况王師自秋至冬散在鎮北定遠已近百日飲食芻粟非如在家也城寨村野久居于外也衣裘絲褐不及毛毳連皮也所以蕃賊利在深冬王師困于深冬也矧自太宗平晉之後蕃賊數勝于邊止從近年不敢南顧今其來也其牙有三蕃賊居北歲在夫子以南抗北是抵太歲此蕃賊所恃來者一也自雍熙端拱年到今年也其蕃賊當者虜掠得資產財貨費用將盡也今來犯邊者二也伏又陛下登位到今三載北鄙無事未嘗相侵此蕃賊今來者是與陛下決勝負惟唯于一舉也此其來者三也以臣愚見陛下給太祖太宗丕基有四海九州之廣定天下安危固大宋基業亦在此一舉也若陛下今日能却此胡虜即四夷八蠻自此之後畏伏陛下聖神稽顙臣妾納職闕庭豈惟声教之內奸究之徒敢二三乎若陛下今日稍致胡騎侵凌王師退衄邊鄙遭其衝突城寨小有破亡即臣未見其人也今日之事陛下豈可輕之哉臣近聞自京生鎮州修葺行宮迎候聖駕且賈開之忻羅無已陛下若行

此事真英雄天子也。臣今冒死乞陛下如禮之後，慶賞終行。三兩日內，使下御札，克取五七日間，聖駕速起，徑至鎮州，躬御虎貔，親遙疆場，示醜虜，以神武。後摩帥以聖謀，望陛下勿聽猶豫之謀，勿生遲疑之慮。臣直以近代及聖朝事比而言之。望陛下行之果決。周世宗即位之初，朝廷未甚強盛，河東賊亂，世宗親征大戢，高平謀殺儒將中原。自此王霸席卷淮南，關南及太祖受命之年，李筠潞州逆，李筠心未盡，歸附諸侯坐看興亡。太祖親率六師，血戰筠黨，一揮蕩冠。取潞州，迎戈維揚，重進後，首後乃取荆潭，如破卵降。邛蜀若摧枯檣，劉張于海南之濱，縛李煜，向金陵城內。戎王款伏，錢俶來朝，洎至太宗，與國四載，直臨晉壘，取下。繼元行幸池陽，迴峰鳳閣，並是初臨大寶，親總雄師，順動若雷，行出命如天降。況陛下承太祖太宗休烈，遇太祖太宗聖明，甲馬萬倍于世宗。臣庶一心于昭代，搜粮山積，玉帛雲屯。日月御明，天地肅穆。謀臣若雨，猛將成林。內則元老，質相，弼諧外，則源濬高壘，嚴捍諒陰。三年之外，撫御六合之中，動止無遺。次之名賞，罰無僭濫之慮。大駕如起，聖威益彰。將卒增勇，氣于遼陰。犬羊挫兇，謀于沙漠。徹臣之望，此明

効焉。而又臣所切者，以蕃賊見在定州界上，若聖駕起過河北，蕃賊抽退，即天下皆謂陛下終起親征，契丹使乃逃過北。乃陛下聖德英武如天如神也。若陛下聖駕起過河北，蕃賊未退，沿遣王師，開聖駕北行，人心勇銳，殺退蕃賊。亦盡謂因陛下聖駕親征，所以能殺敗蕃賊。此又尤彰陛下聖德英武如天如神甚也。即蕃賊退與未退，是陛下聖駕暫起，無不利也。臣又以今未致附者，西鄙也。若今聖駕暫起，契丹退敗，若聞之，謂陛下英武能殺契丹，必自思其已也。豈能抗陛下英武如天如神者乎？是陛下下一舉親征，而天下皆伏陛下英武也。以臣思之，即陛下臨御臣宇，而今而後，何所不震乎？如或聖駕必起，即京城之內，乞委腹心大臣留守之交，廣西川、津、東、福建之地，各命近臣馳驛以奏察焉。如此則陛下無憂無慮，而寧謐也。如或聖駕必起，臣望聖慈，袖臣崑關，乞隨聖駕，仍告陛下與臣精銳兵士三五千人，騎前驅，必獲勝捷。臣潦倒外任，踴躍壯心，盤竭窮楚，裨贊君父，冒犯旒冕，臣不勝憂惶，激切屏營之至。謹奉實封表，以聞。臣聞誠虔，誠切，頓首頓首，謹言。

奏事宜表

臣某言事大動靜須審乎天物大盛衰必繫乎時三
 辰明：所主有程萬靈章章所立有常曆數莫逃符
 驗可信遠之益連其咎順之度契其理自然之道也
 臣言有所聞情不敢隱思欲披露以贊聖明臣某誠
 惶誠恐頓首、臣于太平興國四年任宋州蘇寧
 參軍太宗聖駕在鎮州抽臣赴行闕是歲三月二十
 四日臣至洛州南旅店中遇晉人程再崇自鎮州迴
 臣問收太原事程再崇言太祖水浸河東年再崇在
 河東為偽命殿直河東主命再崇問道馳入契丹求
 救兵到西樓契丹有宣徽使王白善術教四月十三
 日虜主懷前王白召再崇于家園亭中食再崇告之
 曰南朝今收契國兵甲甚大契國危懼不保存亡王
 白曰子無憂晉無患南朝于五月十七日必迴晉于
 五月十九日濟大事再崇又問之此既必迴後復如
 何王白云後十年即晉破、即掃地矣王白云非惟
 晉破而契丹亦衰也然猶再去一犯中原飲馬黃河
 而逆晉破二十年後契丹微弱漸至滅絕此滅不同
 往古時滅必無遺種矣再崇即離虜庭至代州後歸
 于太祖以言忤太祖意宣先宋州寧陵鎮將今為是
 州鎮將也王白 者莫州人年僅七十言事多中以

數之十年也晉必破矣臣聞至行闕授贊善大夫從
 太宗四月抵晉五月六日繼元婦命太宗即焚掘
 其邑晉果掃地矣太宗征漁陽旋兵雍熙丙戌年會
 曹彬伐燕不利是年冬虜報役王師敗績于河間虜
 乘勝明年春破德州抵秦濟塞偏于黃河而逃臣又
 以程再崇者王白之言聞齊二年五月十七日太
 祖不克并州而迴一有驗也復言河東後十年必破
 至太平興國四年五月果十周年晉盡平、而壞之
 是掃地矣二有驗也又云契丹再去一犯中原飲馬
 黃河而逆當雍熙丁亥年春虜破德州抵于黃河是
 三有驗也又云晉滅二十年後契丹微弱漸至滅絕
 者臣以太宗平晉年歲在己卯今歲在己亥二十一
 年也此來契丹與兵無若以夷犯華其理皆逆非天
 助也大凡兵為凶器聖人所誠用之除害不可以害
 人養以防亂不可以亂舉中國之君躬而玩之猶為
 不善况夷狄乎且用兵之法必審天地人之道以察
 得失出師所忌日月交蝕先舉之國咎必當之今歲
 九月太陽太陰朔望之辰俱有災變懸象在上著明
 示下契丹先春必受其殃所謂失之于天者也保州
 定州城寨相望王師環列其衆且多瀛鄭已東各阮

要事所入既隘所出必難隨駕精兵已次日魏彼進
無大獲彼退無善歸所謂失之于地者也而又北難
司農女主專政腥穢盈溢夷夏聞知韓氏弟兄執權
擅國尤從近歲不道益多時武窮兵侵鄰虐衆東征
強國已衰其徒南伐高麗不勝其弊將新集之衆犯
中土之師無鈔悍之渠魁無雄傑之將佐所舉仍舊
所行復持陛下登位已來皆遵法式上下緝睦歲給
民安風雨順調賞罰無濫外絕陸梁之輩內除奸匪
之臣四海晏然百官允若謹戒疆吏不使侵漁諒陰
三年克終孝道而契丹合扣塞門而納款望帝闕以
婦心豈可擅率犬羊疆凌邊鄙深掠生聚大肆奔衝
所謂失之于人者也以臣度之契丹有三失之尤陛
下有三得之美臣所以知其不可而程再恭錄王白
所言河東破二十年後契丹微弱漸至滅絕者此其
始而萌之也夫有強必有弱有盛必有衰惟彼北戎
于我中國處陰陽定位居南北異方彼弱即我強我
衰即彼盛當唐望之季末始契丹以縱橫阿保机偕
位稱尊韓延徽亡命作相署置官號興建都城據北
土以為雄幸中原之多故差後晉石割遠幽燕迄至
今時將及百載豈有長盛之國豈有久強之邦况之

德義之稱惟善彘猶之志皇朝處運帝道臨民傾彼
元兇不及乃祖恭惟陛下費遠前王是彼弱我強之
時彼衰我盛之日今未峻韓韓夏以繼志厲心上帝
必降于明威陰譴爭迷于傾覆禍及盈而思改檢衆
頑叛而親頑雖內難作即篡弒興大兵臨即辱黨散
復燕薊之土收雲朔之威碎木葉之山平摘星之嶺
破榆關而直進渡遼河以長驅焚穹廡義幕于窮荒
縛孺子彼婦于絕漠雪前世之耻成明代之功而臣
願陛下克儉克勤至明至察去不急之務省無用之
方即声色以娛心專道德而為意慈惠以育萬物照
燭以用八紘無以珠玉為珍但以穀帛為寶凝聖慮
上通于天意廣聖澤下悅于民情念迭染恐生憂危
思艱難長為鑒誠勿脆浸潤之譖勿拘休違之言勿
近諛論之人勿害中正之士似是而非者須辨有始
無終者莫容選賢任用訓兵練將求韓彭孫吳之輩
訪蕭曹房杜之流直言極諫者與穿祿高官多謀有
智者與清資近位能操執者必加委信見的確者必
為施行衆憎嫌者慮是強明之材衆援引者慮是佞
媚之子屏佞儒迴邪之黨奉沉淫尼塞之賢兵刃不
鋒利者精脩戰騎不勁健者慎選為責遊墮勸課農

榮除輕浮敦尚淳朴紹太祖之神武繼太宗之聖
 文高拱紫宸永煥青史如此則茲茲燔燻何足堪是
 榮尔腥羶豈能為患臣無該博之識無宏遠之謀親
 聞程再榮之語言行看契丹國之微弱今觀前况即
 俟城七報其於陳國避无悔于冒流冕臣不勝戰汗
 激切屏營之至云云臣某誠惶誠恐頓首謹言

河東先生集卷第十

河東先生集卷第十一

門人張景編

皮子文藪序

讀皮子文其目曰藪凡藪者澤也又曰淵藪也以其
 事物羣集之也古國之大名有藪焉魯大野晉大陸
 秦揚陵宋五諸楚雲夢吳越其區齊海隅燕昭余祁
 鄭圃田周焦護皆為藪也謂是地之廣故以名之也
 魯晉秦宋楚吳越齊燕鄭周公里不同各名以異之
 焉然一天地矣子謂皮子之名藪也疑為以其文之
 衆作之藪也人疑為若魯晉秦宋楚吳越齊燕鄭周
 以其文之類不同各為藪也是文之類雖不同而曰
 藪也若魯晉秦宋楚吳越齊燕鄭周之藪雖異而
 總一天地也都以文而統之是曰文藪也疑而愛之
 視其首又無所序託遂畫而讀之見其藪之為意也
 霍山為賦之藪首陽為碑之藪隋品為銘之藪易商
 君傳為讚之藪周呂相趙為論之藪陵放為頌之藪
 心為箴之藪移成均博士為書之藪三羞為詩之藪
 藪之子文不可盡舉若九叙十餘次約其名尤者例
 而取之也謂賦下大野之下國之藪焉霍山之下文之
 藪也孰謂皮子文藪之義不曰是乎將不曰是即不

在此而在于彼也傳者得以取其美焉

五峰集序

讀夫子文章恨詩書礼樂下至經遺秦焚毀各有亡
送刻今求一字語要加于存者無復可有况其盡得
之乎又念漢獲壁間科斗書以編簡斷裂垂盡事
起不能比類尋究深為痛惜聖人沒其言無得而更
聞薛執登丘望天遠不見者其何能盡亦何能知游
秦止隴寧窮京邑之北觀哉至于他美餘珍半存半
失心自有愛曾足無思淳化二年春聞自桂州詔歸
京師遇王次聖自交州使還于衡山廖書家次聖廖
之出也廖世善詩奕子梁朝當馬氏有湖湘得衡求
州刺史子男十人國善七言詩凝善五湖詩立語皆
奇峻凝後入江南端李璟其詩衍闡于朝國值馬之
子不嗣兵興國就多曉散陸開因次聖求國詩于畫
得殘數僅百篇昔人遵度序之為五峰集閏月晝抵
潭披余韻之篇可愛重恢然言骨竟聞事近世無
比事凡無大也無小也能有道則樂乎君子矣若國
詩可令人痛其遺逸欷擬之經雖不倫然觀其存而
思其亡者皆必有理合之足以少見余心也因之得
以及于夫子也意時無賢將為辭以共歎時有賢其

如生不能使盡其材死復喪其事業固書祖也仕馬
氏為天策府學士道州刺史畫之下學其業者餘十
人以此廖之族足為詩家流也

昌黎集後序

世謂先生得聖人之道惜乎不能著書茲為先生之
少也當時之人亦有是語焉余讀先生之文自年十
七至于今凡七年日夜不離于手始得其十之一二
者哉嗚呼先生之時文章盛于古矣犹有言也以過
于先生况下先生之後至于今乎是謂世不知于先
生者也夫子之于經書在易則贊焉在詩則刪焉
在礼樂則定焉在春秋則約史而修焉在位則因參
也而語焉非夫子特然而為也在語則弟子記其言
紀焉亦非夫子自作也聖人不以好廢于辭而為事
也在乎化天下傳來世用道德而已若以辭廢而為
事也則百子之紛紛競起異說皆可先于夫子矣雖
孟子之為書能尊于夫子者當在亂世也楊子雲作
太玄法言亦當王莽之時也其要在乎發聖人之道
莫自下至于先生聖人之徑籍雖皆殘其遺道猶備
先生于時作文章諷頌規戒答論問說淳然一歸于
夫子之旨而言之過于孟子與楊子雲遠矣先生之

于為文有善者益而成之有惡者化而革之各就其
旨使無勃然而生于亂者也是與章句之徒一貫而
可言耶且孟子與揚子雲不能行聖人之道于時授
聖人之言于人所以作書而說焉觀先生之文詩皆
用于世者也與尚書之號令春秋之褒貶大易之通
變詩之風賦禮樂之浩繁經之教授語之訓導酌于
先生之心與夫子之旨無有異趣者也先生之于聖
人之道在于是而已矣何必著書而後始為然也有
其道而無其人吾所以悲也有其人而人不知其道
蓋吾所以悲也若先生者不有人不知其道者乎吾
謂世不知于先生也豈為誣言也哉

送臧夢壽序

或曰君子有求乎曰有于身不可也于道可也曰求
益乎求用乎曰未達則益達則用歸乎造舟于陸究
矣時濟于川矣關矣將給諸材以備矣曰有是乎君
子求之批克舉舜以代天下舜登而舉十六相以理
求之歎曰君子求之也舜乎十六相乎咸求也時用
之求也時不用之固求也曰吾聞舜與十六相不曰
有求子何曰求乎曰德以求之隱而在下國有道也
孔子歎于七十國無道也曰君子于物貴惡比曰如彼

頑玉也曰質玉處于石工者據之以備乎圭璧玉不
求之也如若玉君子何求乎曰鑿錯以成其器沽而
售之工視利也故求也玉以德工以利時求：逆
順皆然也君子不求則以德求則以身道以由于身
者也身用則用矣求而不得者有矣未有不求而得
之者也曰吾聞夫臧子欲之遠有求乎曰求也曰求
于國若何曰有道也曰有道也何之行而不隱乎用
之不求也不用之求之也曰然亦有矣趣也異成也
同及得之一也且遠迷于晉：敵也恃險以怙兇遠
順以習非遠以禦其衝晉以防其討兵甲之害曰及
民命臧子于遠守也將勸義以使革其心將結信以
使斷其姦道教化于遠而來于晉德乃施諸身而聞
諸天下待乎用者也求之矣君子也有求矣臧子之
行也然矣何謂君子無求也哉

送陳昭華序

王者不出刑政弛馬則戎狄蠢夷盛而交侵于中國
矣聖人既沒禮樂樂馬則楊墨老佛盛而交亂于大
道矣子見治于國乎由王者在其上也戎狄蠢夷是
能侵之乎烏乎大道獨不明乎聖人沒也久矣禮樂
樂也亦久矣為人者或揚暴或老或併交亂而滿天

下大道猶中國也楊墨老佛猶戎狄蠻貊也國治而道不明楊墨老佛固侵亂也孰謂吾無能執于數君之言知吾者無能耶能于大道者一日終身斯足矣數君之言于吾曰有是也子之言于吾曰有是也吾不自知其已之是與非矣數君之言何相若也子之言又何若于數君也謂吾復于聖人之道則揚墨老佛之害未去矣是能果復其道執子曰見義不為無勇也吾為子當之力于大道焉然子聞兵陣乎能有勇衆輔之則勝于戰矣吾猶戰也斯有勇焉先時舉其力而斃其揚墨老佛子與諸君苟念其惠我之言而輔于吾復于聖人之道也而後必矣子徒見諸君為吾告之如是也

送李憲序

世論韓文者有愛之名無誠用之實故諛古道各不相推讓自作氣意大負于人未知于己真何如也嗚呼口是而心非之吾所以不取也李生所謂不得喜于衆者蓋真好于韓文者也非口是而心非之者也吾常思生之言無患其道不行于人文不顯于時矣生從何而得于吾不期生之知也生不期吾之相若也一日忽見道相同文相似豈有為生與吾各先

容之者乎君子坦然于所為作之而不憂其不行固在今古聖人之用心不以世之浮沉移于德而已矣遇其類者自然感而相應也君子小人各有其道：同者果知之矣天下至廣也無謂其無人也吾適至大也無謂其無好古者也且生未識吾時生豈果以類生者望于吾乎務于德而動行之累：出于世間必有合之者也天生人善者少而不善者多不善者所以為善者之資也苟善者多而不善者少則何用見其為善者之大乎又安知其生與吾也終不為不善者所資之耶夫既然與衆之異見者固有成也繼于今而不得之必于後也在天生無戚：而自憂之可也道乎懸于天而不可期命乎懸于時而不可知能期之與知者在于吾之所敬矣守之而不變也孰能慮其餘者乎李生勉矣無以世為憂而已為薄終吾徒也

送程說序

樂之中琴為貴君子多尚矣古之時聲隨已出以舒其悲怨喜懼之心聽之者知其能強于以察大民之情國之政矣今之人即異于是舉世而能者鮮矣能之者非能舒夫心以出乎聲也蓋能習乎古之遺聲

也其或真偽之不分節數之無度復斯多矣是若廢之者乎或不幸而有好之者能習焉當其發而鼓之也見而來觀者百無一二矣觀而能聽者幾人焉聽而復能知者固加少矣是以習于是者日怠其功好于此者時微其學益至乎窳削矣况能感誠以變其声作音以述其志者哉是以好而能者始即樂其習焉終乃傷乎已之莫若其不知之也或有夫觀而能聽者聽而能知者知而願學者進于其能人曰吾請子以師焉朝乃以傳之暮乃以傳之至夫善紀而不遺敏問而不休即能者及懼彼之如已也復不為之盡焉噫是古人之媮薄者乎貴已而賤彼之所作也致夫今不迨古乱斯由也嗚呼甚矣哉有能善聽者于世也已尚貴之若莫可得也能來師而進習焉恐不為之竭己以授彼乎何好虛而惡實務姦而鄙正之為矣予學之于是也但未知乎已之後能異世而有如也斯務求以習焉程子良于此者也予得請之今行將告別予敢言之以慮後有進于子者慎無如吾說之說者也

河東先生集卷第十一

河東先生集卷第十二

門人張景編

送高鏡下第序

命之短長懸于天道之屈伸繫乎時德之尊卑由乎己名之善惡存乎人所謂懸乎天者壽與夭也知其命而可自信矣所謂繫乎時者用與捨也尊其道而可自任矣所謂由乎己者吉與凶也務其德而可自擇矣所謂存乎人者毀與譽也慎其名而自可混矣自信而不惑自任而不嚴自擇而不息自混而不固者聖人之徒也不惑則樂天不嚴則隨時不怠則勤己不固則順人能樂乎天則無憂能隨乎時則無患能劫乎己則無闕能順乎人則無過樂天者以仁適時者以智劫己者以信順人者以礼仁以齊之能齊之者豈有虞乎命哉是曰無憂也智以經之能經之者豈有疑于德哉是曰無闕也礼以待之能待之者豈有損于名哉是曰無過也若渤海高生者備于四者也柳子聞之曰高生能以仁樂乎天命之短長也信其壽夫曰子何憂子曰固何憂矣子必壽矣又曰高生能以智隨乎時道之屈伸也任其用捨曰子何患

子曰固何患矣子將用矣又曰高生能以信動乎已德之尊卑也捧其言曰子何闕子曰固何闕矣子本吉矣又曰高生能以禮順乎人名之善惡也混其毀譽曰子何過子曰固何過矣子難幾矣天若不壽子則子喪而吾亦喪矣時若不用子則子既而吾亦既矣由乎已者內求其實也自我而專之也存乎人者外責其華也自我而取之也若今有司枉子者命道德名之末身虞子之心不在于是：亦不足極之也勉乎教高生天下蒼：其誰知子微我則無此言以告于子矣

送姜涉序

古有不得位而憂于國者聞其名焉今有不得位而憂于國者見其人焉姜侯詔賢良而未用不得位者也伐汾晉而陳謀憂于國者也野服而干政弃文而計兵柳子謂姜侯君子也凡國有大事而預謀者卿大夫之任也卿大夫賢于已而忠于君愛于民而善于戎居位而能之者有矣不能之者亦有矣能之者唯莫能倫身或獨賢于已或獨忠于君或獨愛于民或獨善于戎由謂之為大勳也而復任以重位以崇之策以盛名以褒之卿大夫所宜任而有之者尚

以貴之況不得其位而能之者乎不得其位而能之者難矣况不得其位而能之者乎姜侯進無懼色退無忘言豈不謂賢于已乎直言非計極諫非諛豈不謂忠于君乎求施于政將盡于誠豈不謂愛于民乎臨敵以謀盡奇以變豈不謂善于戎乎是姜侯不得位而能之也備于卿大夫矣異于卿大夫矣卿大夫得位而居任執能而不倚尚以酬而勞之費而推之况姜侯不得位而能備之也未知國家用何以賞其人矣是姜侯不忠負于國家惟國家忠報于姜侯也何如哉

贈趙植彈琴序

我聽子之琴竇聞其聲不能知子琴之音也独坐永日冷然不休嗟乎我是病于子矣子謂我能知其音將欲宣其心而達其志也豈徒然乎為子我悲矣不幸因子琴之悲而切自感而自悲也子果能為我而聽其言乎子之琴有似于我之文也刀學十餘年非古聖賢之所為用心者不敢安于是學成而業精行脩而德廣希于古之知已者不可從而見也徒勤：而至于今矣尤于人不我知誠之而莫所遂其求也甘自放于東郊我聽子之琴感我之悲也亦將自尤

而自責矣又何外尤于他人乎始自求于人今知已之為過也棄俗尚而身古者誠非樂于人而取其責者也矧宜其自知而自樂矣用是而得與于言乎子以琴之能見于我也將謂我能識其音而辨其功夫我豈果能辨其音而辨其功乎易子之願也我亦如是矣我聽子之琴尚不能識其音而辨其功矣人豈及能觀我之文也而能為我行其言而盡其道乎故知人不教知者亦無尤也與子務于古者也知之者不足取于外也誠乎已而已子聞此之言固亦信我之感而悲不為妾也子試為我而思之將見子亦嗚呼而不禁矣

送馬應昌序

天下有道則音子出乎世故名曰應昌得乎名而已矣其文近于古雖不能全似于我求之于衆亦不易得也已爾自京而來以道德文章期于我與其進也我豈異哉至壬辰得八月留我之家問其居曰四海間旅矣問其先曰死于兵矣問其家曰盡于兵矣因泣下曰子之先儒為業始乎生八歲會充叛周句天子伐之盡血其民與社其帥不與其帥者無柝焉子以幼得適而免後游于洛知有文章遂走天下求其

人以學之近歲得其孝隱言于江淮間亦命備其身今年文林舉衆人之口將求試于有司矣子因憫而謂曰天使茲儒明其道也故善人存焉子不死于充之兵是子之命也幼孤其身長能從師以儒其業是子之行也得其孝字之若已足子之孝也出逢文明代是子之時也嗚呼有如是將見子貴且富矣苟能不以外物易今日之心實我之徒也子告行于我故作序以送子

送任唐傲序

不苟于利者為儒之良也自古多以禮貌飾詐中心森歎富介于身而忘其道也孰能恥之任生貧不患于世曰吾志于道也道苟貧不恤我身之困矣將天地之人民亦困矣歷于魏：之人不知生之意若是也生將行皆出金帛用資于生之囊問予自旁而笑曰愚不肖以財為重異乎吾之所重也謙：徒多贈大粟帛而已子豈例其死而使復累于生之心乎子有異世之寶奉天下之人莫能得之用贈于生之行矣夫天下所依之寶曰道天下所歸之寶曰德天下所愛之寶曰仁天下所利之寶曰義：以制之仁以居之德以尊之道以守之生苟于吾四寶之中能取

其一用富于身則生之名與德萬代之下亦無其負矣安惟濟以一肴一危之費乎生其為我愛之無致他人之來盜其實也則生之行也何有于貧乎

送仲甫序

仲甫請于子曰今將仕焉求之得濟乎行于謂之曰今之仕者不及古之仕者仕之實難也借于人而不專于己故自視不能信其行自聽不能信其聲以至乎借于人之耳目也任其所以嗚呼行修而借視借其首而大借聽得其聲則感于汝也奈何乎夫盲者不能自別于形聾者不能自審于響必藉人而始知矣汝將進于時若借于人而視其行借于人而聽其聲得于盲之與聾也則人之視聽者非在盲于目而聾于耳盲與聾在于心也心苟不能分汝行之善惡目雖觀而不若其盲乎是目雖不盲而心使之盲也心苟不能察汝聲之遠近耳雖聞而不若其聾乎是耳雖不聾而心使之聾也汝苟借得其盲視汝之行也必在更于人而視之矣豈能身謂汝之行修乎汝苟借得其聾聽汝之聲也必在更于人而聽之矣豈能身謂汝之聲大乎心盲者善于目之盲心聾者善于耳之聾矣汝是于于時得不難也若借視

于人而求其明借聽于人而求其聰如此則彼人者自視未能明于心見其己之行儻也自聽未能聰于心聞其己之聲大也又安能視汝之行也明于見而識其修乎聽汝之聲也聰于聞而知其大乎世之明于視而聰于聽者鮮矣縱能明于視而聰于聽則姑自觀其修而自聽其大矣豈暇視汝之行而聽汝之聲也宜之乎今之仕者不及于古之仕者汝欲仕乎試往觀焉而後動知吾言之可否矣

送高銳赴舉序

柳子自謂得聖人之道好聞人勤其心而專其學者求其進而安其至者嘗曰時之將幸也吾道行之時之不幸也吾道去之在于天耶在于人耶若果在于天豈不好時之長幸耶如不好天其否而已矣吾將謂不在于天而在于人也苟君天下者有德也行吾道者用之矣君天下者無德也則我先師夫子若生周末也何嘗能用之哉由將用之則天下之人皆若七十子矣求因于周禮取文武之道則而行之九年萬方畢來歸我太平會八月柳子病起東郊來入于魏得其人言宋之同姓大夫途掌文衡也柳子知大夫之為人公且直也天子今能用之又言渤海人

鏡求試于京尹矣柳子喜而頌曰熙：乎煙：乎道也將行乎吾也將出乎時也將乎乎于野於進李惟從語三子曰余為天下樂得其良有司也順者進而賢者退矣二三子汝知之乎渤海高生斯其賢者歟上以得其人下以得其時吾將與汝永歆而同峰吾之東郡可無辭乎

河東先生集卷第十二

河東先生集卷第十三

祭知滁州孟太師文

門人張景編

淳化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團練使副金紫光祿大夫河東縣開國男柳開謹以庶著清酌之奠致祭于太師滕國公之靈太祖神武開闢區宇而吞蜀主公之先王納款歸疆以觀以亡公魁眾嗣彼居宅貳來偕奉侍乙丑直歲卯云殄瘁于今一世南越濱海限嶺作界劉三旋敗金陵跨江地廣物庀摧城始降帝聖統乾典國紀宇晉墨以顛革往失道莽然如草分折專號荆潭抗閭雖據且臣不討已竄四征盡來上恤而哀仁焉不札三家有子莫踵公趾或早而推公初屆京虎節龍旌載錫載行泰山崇、天子命公爰鎮于東甘陵十載清政如在吏民攸賴去臨中山塞樞開、胡馬北還退假近垣河流若奔滑臺乃踣日出日處有仲有屈寧帶乎物漏停中夜莊吟而舍翰飛斯化惟涕之泉因流即川驚波漲天永陽地僻福澤荒斥公蒞春疾遠推高堂編衣成行茅復新裴悠、難憑人生可憎公斯又悲悲念古宛如塵聚風來即去諱然笑言倏矣何存事寧可論以昇即趨以降

即驅獨異諸聞之在譚公視眷、憫子無憊忽然而
殂零然而孤如飢失哺惟祀有制急之為弄顏先
日逝愛不能留哀不能收公其惟休酒焉在厄心焉
在辭公知不知嗚呼哀哉伏惟尚享

內供奉傳真大師元藹自寫真讚并序

藹公來自蜀以寫真事求見上：愛之自上而下王
公卿大夫士聞于時者皆畫之上命曰若能自寫于
曰能既成觀曰善柳開見之為作讚云

他人寫真能寫他人藹公自寫亦他人也凝眸隱默

纖無差忒至藝天與邁方超今立名宋朝萬世之標

真讚并序

淳化四年開為藹師自寫真與作讚稽為開自作讚
與寫真讚曰

仰匪高脩寧學識寡偶志難就東西師溪巖友審形
羨非妍陋聖如知慶無咎

五歲并序

柳子志近于古人異乎時俗之所聞見教明其道也
人皆忽焉作痴歲柳子每作事慮其不思而有所以
失作思歲柳子言居者以居于世也病乎人有同其
事而異其心也同者即与居之異者即与去之作居

歲柳子病淺無測大之德使人目而見之輕而習之
卒成小人也君子之弃身作淺歲柳子好直人有過
者以直言攻之使易其不善而格于善衆不克從反
謂狂野悞以直得辱作直歲其大意復言于後序

晦歲

道之明有時而明道之晦有時而晦惟晦明與世諫盈
明不可為晦不可捨苟之則委作乎中捨之則恙生
其下故聖人有云用行捨藏者惟我與汝也

思歲

動靜以順思而為正苟若不思汝所以病汝謹其心
慮事咸欽出之與慮必思其故默之與語勿使于誤
机思于密所發不失行思于修惟汝之休道思于謹
姑德之鄰思執其志思滿其容思而思久君子之風

居歲

不我之徒何所與居小人為誠同利異謀異謀之大
彼相賊害雖與父兄亦傷其情能人其面能欺其心
汝若是也我愧乃深不與汝處不與汝語

淺歲

山之淺松柏不茂馬水之淺蛟龍不生馬世之淺忠
良不輔馬人之淺道德不存馬淺之若是教所以弃

直箴

夫子有言直近于仁以直化衆先直其身排斥昏佞
是非歸真直而不測汝美以云小人不知反以為狂
警言成市嫁患其良于乎小人于其傷得直而直
斯直孔碩直之在曲斯直又辱為直之表我有厥理

後序

知机而不能變不神也有患而不能遠于己其為惡
不自也甚矣聖人所重者机見于未兆患空于未亂
終百歲而考天命也胡云教余自謂得聖人之道游
于吟域之中雖未列柯楸之間亦與世異尚也身遠
于位言之民未信也化之民莫從也病沉于鄉之中
鄉之無貴賤差尤重雅之軍成鄙劣以小之違之婦
于他邑人不可也太夫人老而疾家貧不足給其貴
世與孔子之徒若何坦然安于是哉曰慮禍傾于身
遂及而求之得五歲以自歸焉

素姬哀辭 并序

素姬庚家子父母成都人開始知率違軍在闕下媿
得姬于其兄從余來全州桂州生二子一女一男皆
失之淳化元年二十秋八月八日夜疾卒于桂州後
堂念其遠京師四千里作哀辭一章冠石留于桂州

彼美素姬兮采芳懿：瑤沉薜瘳兮追惟弗洎陰商
弱卑兮資陽望貴壽康彼遂兮夫德所利北塞南荒
芳偕行萬里寧期不修兮溢然而逝奔服物勿兮喪
尔母子恫毒吾懷兮摧傷骨髓高曼孔仁兮望適子
委明知有生兮亦必有死無如奈何兮情思固已倏
西胡性兮音容莫寄餘既遠者兮名孰為視桂山斯
蕪兮翠攢若指蜀能可忘兮我心于此西派之日兮
東流之水瞬息一去兮終天遠矣

贈夢英詩 并序

過潭州見夢英高蓋奇不似今時所有非常僧也從子
微訝詩以為好研六詩也故作一書七言二十五句
詩以贈之

畫光夜魄陰陽相五緯天立五行父萬美蕃思振此
樹則索各闕清濁聚形類紛然填下土精英聞見羣
寧侶雅劇唯神時可立功格無先明鏡觀捨羊犬結
用彪虎氣包茫昧廓區宇列髮披縑心有取蛇免鷄
狗耽潛去身投西佛學東春虛視諸徒颯速舉狂呼
飽醉賤今古公室侯庭迎走戶如攀喬折骨俯倭搜
經扶諾將完補声號大荒鏗龔筆詬斯北卑尔汝
戰拔安陣執禦禦侮二十游秦无還楚蛟蟠結泓驥追

鼠停舟湘濱吾典語味邊終南恨朕阻

諷度娘詩并序

湘水導全州城下北走州之境又狃能產筠竹成紋
古書今俗通謂舜二妃溺于沅湘揮淚為竹斑者在
此也復東南望九疑山終可百數里州岸佛寺傍有
妃廟因諷妃事作七言十九句詩一章刻石留于妃
廟中

惟允則天舜弟復誕妃固極恩亭有通窳無聞血盈
目南巡胡為淚染竹父輕夫重當何淑沅湘岸筠烟
益覆疑紋疊斑殷郁：猿綠聽號鈎翰宿朋梁助恍
聲幾哭勝疑下尤為煙濟切充民戴荷百楮重暉並
耀難停毅亢居不寧迺如逐悲啼負克生更卜率顛
沉瀾遠昌族詎託夢私婦永福素陰慘魁咎浮遠前
睇九山排轟：刻今雲顧想何拘

贈諸進士詩并序孫傳改名何

開淳化二年夏歸自桂林寄家于許州抵京師見諸
進士之尤者作詩贈之

今年舉進士必誰登高第孫傳及孫傑外復有丁謂
劉京見陳訪好尚同韓洵館中諸仙即論閣賢三字
翰林四主人列辟群英粹奔騰走大名湖壽天色沸

怒浪航斯濟駁蹄御良繼綠險往梯空餓腸苦填味
我何為欣較名身苦將悻悻北塞絕戎勳南荒政遭隆
焦、家殫窮口衆食增累鶴肥餘十輩業學莫能嘗
髮白壯心衰不覺老之至踽縮步九衢羞畏同腐婢
仲瞻尔數子吾道終焉寄無為忽于予斯文幸專繼

河東先生集卷第十三

河東先生集卷第十四

門人張景編

宋故中大夫行監察御史贈秘書少監柳公墓誌銘并序

至道元年秋上以開屨奏去曹即邢賜使英于先人也依魏會永濟薄閭至出先君乾德初上丞相書既云同光年某始任湯陰簿天成帝起鄴由相趨洛六寇如草破蜀誅帥下競奔亂供迎收安独先而先飛車聞帝賜緋衣銀魚相言例無簿得緋帝曰例君不能為之惟相為之耶若君亦為之朕賜卿主簿緋豈不為例耶丞簿尉有緋必命此始復歷南樂簿長典歲為和順令晋石尹并州欲某留幕中察石志異秋滿潛歸除臨費令由衛州錫亨泰軍淮臨洛南樂剋氏顯德間授南樂建隆首得元城皆令也書考二十絕有緋失事十帝四十年非不愛公玉將相名位徒見以乱易乱若覆杯水不如田家樹一本疎木尚得庇身廢族積久存也看者曹尚書侍郎索貸助給就佛屋為寄館諸員即筆豈足道哉所以匿跡邑宰今朝廷紀極似張得奉聖君回壇類帝必見愜息疆宇求一通籍官終其光也閏月未歲子月英仍此言先

君擴間開泣曰汝知先君十歲時後唐莊宗與吳爭曰來河上捧帝硯筆出入戰中咸梁分賞從臣乃一命湯陰也得緋年二十二學詩于隱者孟若水從萬俟生授字學為文章瀛王道幼識先君止之曰君少為令有緋何須舉進士乎獲一第不過作書記向人按傍求殘食也先君納之上丞相疏明年拜監察御史明年春破西川太祖台上殿言曰聞尔治家嚴而平如朕治天下也居官處食井水外無一有取吏犯必責不貸公事不枉而速儼立危坐人過促走若親神明御黨親賓畏尔不為不善不辱妻子不踈弟姪不私繯不妄前朕知尔久也准泗居東南水陸叢季吳臣未来越民未歸即刺史多惡政朕方制削諸夏州立通判尔去為朕先之區境將用尔同理也先君婦自朝歎曰上採聽人不監言事于上者必實不欺何歎吾得是哉夏四月開從之泗州晦前夕叔陟至五月朔先君疾十日旦去代開因病甚疏擲絕死叔撫而存之即復護先君柩下留京師及此三十三年也尔聞後春婦大名府縣開記先君堂與諸叔聚誌得汝弟兄語曰吾湯陰時征蜀帝命汝母伯氏王公請以為姑討副使告行曰帝欲與公為大官公名吾不往

報曰男兒當自立不能學人因婦家覓富貴也同音
 事帝者半為王俟其後帝：相傾朝為賤人夕為貴
 臣面垢未除項冠教為門朱未乾血流血為物睡比
 比漸異索：以侵以謀以陷以削遂之以離滅之以
 夷因小敗家及大累國吾苟與斯輩同安有集得今
 日見眼前耶戴金連車不如教子讀書習弓騎馬功
 成無價彈絲吹竹身衣周覆累暴奕：譽口莫食杯
 酒是味不賤而寃在冢了：出門皎、養兒勝虎犹
 患不武多學廣智少宦諸事為官的資莫大此福侮
 文弄法天誅兇殺以私害公及必及躬吾豈徒言哉
 汝等勉之開款具刊之如何閔注曰諸嗚呼先君殁
 年我母萬年君年五十九婦柳氏四十年矣又十八
 年六月卒王大族也開外祖諸父勞世有顯位我母
 萬年君視外內親千口如一終身未嘗恚怒繫全柳
 氏者六其力也今備奏馮杜開為監察御史時封太
 原縣太君今進封萬年縣太君諱承翰字繼儒天復
 癸亥歲中秋日生子開祖母劉夫人累贈至祕書少
 監開閔嗣子也開王父諱舜卿隱居鄴人號柳長官者
 謂其德行人伏若邑郡長官也銘曰
 天地之大兮不如父母之在子日月之明兮不如父

母之生兮天地日月尔何成喪我父母尔何情父于
 母于去何之城南丘墓空壘：不思即已思即悲泉
 深石頑埋此轉懇腸潰肝無已時

宋叔贈大理評事柳公恩誌銘并序

安史橫逆唐天子奔督河朔二百年親近誇傳羅結
 威牙中盛大文武材士出其上必試府下諸史以起
 家至我太祖清矣臣極厥俗漸易周世宗末開仲父
 諱承响字繼華為府都孔目官事魏王彥卿從始進
 此三十年給事也當長典明宗時諫秦王從榮宣徽
 使孟漢瓊馳傳執都宮君宋王從厚仲父為有司主
 殿奏也告王元從都押衙宋令詢曰竊聞亦疾弥亟
 秦王英教令一單使徽王、即挺身往焉未為利也
 大臣斯豪賡相結附但苟其身不傾于國王如是生
 必孤坐宮中但能為名曰君而甯為臣于諸權也與
 公事王復何得見王而乎將天下安危未易知身不
 若盡率兩兵步騎齊發按甲徐行若必迎嗣君命礼
 來之王至未晚彼若動非其礼吾兵在衛強者禁之
 亂者翦之而後遵上先旨不為失身不納王即令仲
 父與令詢單偕至洛王為帝令詢果出磁州刺史仲
 父婦王之屬臣愿為法贊朱弘昭筆迹之不復通帝

也後鳳翔兵起帝有禍衛州當廣順高祖時仲父為
 有司主兵騎也外女弟劉為留守王殷妻殷視我姻
 家也及礼國立詔殷入覲殷與衛兵權勢動主深怒
 去就私問仲父以決其謀曰上召吾往可也不往可
 也不答殷曰汝不言是吾往可也殷即關高祖殺之
 仲父歎曰鄴自唐莊宗復歷變叛非一生成破歎今主
 上英武不類晉漢殷將不行必湏作乱戈甲一臨城
 潰族滅非唯連我之家其惟動國與戎憂境中夏殺
 起即止殷不利耳吾豈以苟殷一身而反為國害乎
 所以吾不答殷以安家國也仲父嘗言善性夜五鼓
 作冠帶趨府門恂：無一日闕之退自公奉我皇考
 董恭勝父坐必繫拱手不問不敢語與其夫人田一
 德也乾德三年己月有愛犬躍仲父前死為祭菜占
 主家主遷喪至仲父忌之午月我皇考即世我母與
 開考練服至親仲父泣曰我兄亡我不生矣一日召
 開誨曰汝止號馬人子當服學立身遠惡事修先行
 足孝也吾望汝身秋七月仲父病若無瘳者但曰死
 去其已矣二十有七日夜卒嗚呼哀哉傷哀孝隱于
 吏避慶惠藏其志君子乎何稱哉田夫人生有吾與
 關文氏蔣氏二女後夫人孝今皆亡矣孝生問太平

與國七年肩吾為贊善大夫仲父贈大理評事追封
 曰夫人京兆縣太君仲父視開皇考同母兄也少立
 歲名與太祖御名下一字同建隆初改今諱終天雉
 軍都教練使有階勳爵邑略不之書銘曰
 鄴城西南二十里村名馮杜古河沃宮音坤艮地允
 利元昆居右左令季一營四穴子三至道二年仲
 冬次子中直辰日長至我之諸父藏于此連：珠橫
 列兩世河東郡姓生孝慕祈天祝地相傳絕

宋故穆夫人墓誌銘并序

漢開運元年開叔父諱承贊年其母穆年二十有七
 穆居四十五年歲己丑五月歿于家後七年姜叔父
 穆中唐孝我先人堂館陶縣北三十里周廣順中始
 姜叔父大名府西南二十里村曰馮杜開近歲連上
 書天子哀之賜錢三十萬使姜先臣之偏得華州進
 士王煥襄其事煥養者也恭恪弗懈成開之心柳宮
 姓為地法利坤艮自林父墓東下十七步我皇考之
 墓又東下仲父諱承叻之墓各以子位從之又東下
 叔父諱承陟之墓步悉如九數叔陟無嗣以孝父諱
 承遠之墓同域焉故昭表軍節度推官閔林母長子
 也閔叔父卒始生次子也趙氏故婦女也次病瘵老

于室間為見時見我列考治家孝且嚴視叔母二子
常先間與閨我母萬年居愛其母就己勤：備：常
俱有闕乃叔母至老我二兄至成人不類諸孤兒寡
婦月旦望諸叔母拜堂下畢即上手依面跪奉我皇
考誠告之曰人之家兄弟無不養盡因娶婦入門異
姓相聚爭長競短漸漬日開偏愛私藏以至皆灰分
門割戶惠若賊讎皆汝婦人所作男子有剽腸者幾
人能不為婦人言所役告見多矣若等有是乎退即
悔、閉息恐然如有大棟負至死不救道一請為不
孝事祇聞華頓之得全其家也如此嗚呼君子正已
直其言居上其善也家園治焉小人枉已私為言居
上不善也家園亂焉哉君子也銘曰

昔我叔之在世子垂嚴誠之深辭指轉母而告云兮
惟夫婦之有儀伊生死之執克于于貞即而勿虧代
厚養以多孺于家復責而偶時寧不完於安佚子胡
造彼而忘斯介如石之鮮克于眾執草之難：母血
涕以奉教兮矢哀心以自持畢考命之博孤兮終天
地而弗移噫噫過此兮母蜀為知

宋故河東郡柳公墓誌銘并序

我列考御史有異母孝弟諱承遠出于賈夫人身病

無所間聞王父諱癖卿避唐巢微點虛聞卷孝父五
七歲即孝先生教讀書盡字父既艱聰比常見訓傍力
不尚開王父月厚金價先生禱曰見雅此願生無倦
誨父雅如石投莫入馬開王父每晨促起提父手扶之
板先生所鄰長者叢辨之曰君子教子馬當是也子病
為人苦之學不當是也以若子避居豐實縱百兒可
養况多子皆成人豈不能容是子乎開王父謝曰吾
寧不見是子病乎斤雖為廢人心其不為廢人也苟
往善焉何教不入天廢吾兒音豈終廢吾兒乎教之
不成其廢何晚吾雖多子能自立寧知吾百歲後不為人
所間誘以利逼以害求相容不暇交兄弟為豺狼也
觀之古祭之今可念矣即是見託死無他絳衣食乎
日或能解識字乎或能善書他日為華傭是見可存已
勝他為也苟兄弟知親之不易指不為人所惑保而
全之吾苦教何害若有成亦少益于長矣以是孝父
果知學及長善書聰惠教信事諸兄如父主縉錢子
萬用子本為肩無欺終身誦元倚之不疑克成我王
父之志孝更娶天水趙氏夫人生閨及皇兩聘典劉
太華妻太祖平吳也擇貢舉人經學供場魁壯善射
者鶚治三傳能發強弩中多而連身短白太祖受

之得文班丞者今年殿巨谷華今為殿中丞性剛直
可愛季父字繼宗生同光甲申年卒乾德戊辰歲夏
六月又二年趙母卒後二十六年葬于我皇考塋東
第二塋銘曰

股完休先性用猶鐵裁冠襦衣君華鉅潔出門嘻
燕語無別有芽有元斯然如截低柔勝水言甘若體
眉目春妍豔權桃李手足嫵媚弱弗勝指朋遊娥
衆比君子入門同生相擇聖壘心之不人不倫于身
志行善焉為人之全象季父率忘念慕有異于斯
不愧於茲

宋故前攝大名府戶曹泰軍柳公墓誌銘并序

開叔祖諱夏卿生叔父諱承涉幼孤養于開王父好
學夜未嘗解衣臥必張燈傍枕夜卷與冊倦引三四
始寐風號鼠跳覺起復然廢頓中詩者章弟來自衡
山從之遊得其旨鄧人推頌之道列今籍猶在漢
相蘇禹珪與開皇考善始叔父見之蘇曰子文學材
志過人盡任乎叔父對曰學以仕也以某觀之取公
為喻公仕之達者也何利焉晨鼓未訖死朝矣暮鼓
已嚴後峰爰能何惠及物能何功率邦能何道佐君
能何術譽善能何法除奸能何策禦戎獨言必是誰

必從之獨謀必成誰必贊之進退拳善惡然、動
防止思違曼徇疑但不遇為妻子作快樂若貪欲親
朋賓僕外為氣勢于身何利乎公就是矧餘屑、曰
官人者即寸祿如短縛人不敵輒譽足比之心閱身
閑如雲鶴羈：下鵬籠中雉身兄弟之義國當散之
家當聚之異是害矣某有兄賢孝不忒讀書樂道終
身不仕也叔父年十八病夢道士自空至得藥吞之
曰後三十年當厄即愈曰三十年足矣及期正月夫
人孟氏卒乾德三年也曰是當厄矣我兄在往辭之
四月至泗州五月我皇考歿某先姑之婿楚州團練
使王遜書來告叔父曰汴流湍猛舟折多壞尔兄之
柩當焚而歸叔父報曰我兄享祿四十年乃為天下
知無行負人恐成煨燼遂故園乎汴若無神舟有敗覆
我期抱柩回溯乎即扁京師後八年四月九日妣父
卒嗚呼哀哉妣父先娶妣母劉氏無子杜無嗣有女
季氏亡矣叔父苦殖利好除施鄉人無告者往濟與
厄期外延八歲疑此致也身其遺業中得壞亂可辯
者云大道昏：衆物紛：至誠烈：厚生歎：不劣
物性不敝物病不符時議不獲時利所擇必精所為
必成所任必知所行必宜混、無別涉、六絕至私

如公如妍如忠至言無疑至化無欺海人乘馬倒美
挽射捺車渡水瀉必盈執執父執干笑語安：撤戶
宵渡盜至而窮故謀其姑先謀其終終若不凶始乃
有功不私不轉良田不秀不鍛不鍊良金不辨居上
不上必達所向處卑不卑為亂之基凡一百五十二
言理有可紀之也今載之叔父字繼道至道二年十
一月壬申葬我皇考墓東第二堂庠之位銘曰
聖學篤道生閔卒老垂文采、儼深世表

宋故昭善軍節度推官試大理評事柳君墓

誌銘并序

鄴中大族我家也我世長者故昭善軍節度推官閔
也字有回父諱承贊早卒我烈考恭君年十七授書
易膠東胡生通誦之應學究舉連上試登茅洎進名
而名不在榜中謂之御筆勾落頗歲此者三我烈考
苦君不第命日者以數方之云君年二十有八有祿
太平興國二年果始業名授沂水簿佐邑有祿平昔
率民吏負芻粟給兵天子在真定君居中得今官九
年八月病卒君二娶室皆季氏亡久先有女適前進
士衛旭而後出男兒曰沐曰海孟仲之女為董
冠張景之妻冠景進士景學古文聞以仲妻焉季永

濟薄聞取養之君卒後十三年英君父墓東甲地或
問某曰子家唐時為昌宗誌諸父兄墓不鍊其世系
何也某對曰唐季溢覆而京衣冠譜諱燼滅迄今不
復舊物以姓冒古名家已稱後者般混無別吾寧勃
乎苟其材負賦厥役得時用為王公卿士是頃古名
家子耶其不材綴名家子今何謂又問開曰為父母
英幸子孫貴且譽世一也子拙異之但以子陪父兆
親：相近後叔魯堂為諸父墳宮何也開對曰人身
乎及生以長暨土賄之育之教之成之言語衣食皆
父母也父母至老給：不服息心欲窮極字間美好
為子孫計尚謂所不足是父母于子亦多矣而父母
死就為少于已曰我父母英須善地要子孫貴富也
已貴富者即曰我世、其不關英父母是地穴當得
也噫是父母生死間要皆利子孫也是孝為父母英
乎是英父母要已利乎也言及是子何為擇地必可
貴且富人不見英師家子上于人也惟其良田填：
不墮不崩以直道行己身以善事傳諸後是于父母
英善也吾忍憐父母學人妻求已所不足者乎銘曰
今上初年以儒盡賢律權貢民半登科為我兄預之
平地青天如焰益熾管茅增煙持圭曳珮奔驟懸翻

諫垣矣、者署連、直廬閣、相府臺、樞衡爰、
邦計乾、出入在己他徒罕前將此積歲英林累千
周濼臣極獲、聞、下視伊召宜為軌鞭嵩山崇高
祇不及拳滄海翻波一勺之泉我兄再命佐侯潞川
壽非獲永名不克傳位不得顯志匪果宣罔及彼衆
矧為物先念此已矣寧忘愴然詞時頌事悲填思經
有等有石乃書乃鐫

宋故朝奉郎守太子左贊善大夫河東郡柳

君墓誌銘 并序

開仲父諱承駒初娶田夫人生大夫讀刑名律令之
書初名震以開昔名肩倉大夫改今諱肩吾字象先
乾德中改危公自翰林學士熱使魏大夫見之府決
享人公每問條法對辯指明能異諸史公歎曰與
第一在刑部大理寺中天下無枉矣開室年公徵峰
朝典貢舉大夫年二十有九果為危堂門生大夫獻
文章闕下即授大名府法曹泰軍詔見中書除舒州
團練推官平吳後上繼位禱人尤切承代在京得
將作監丞執政敬留如危語大夫避之問而答曰學
非獨己利也亦欲利人也法之舍非用即已用斯皆
及物焉得直其道執多枉則不得直其道即仁忍為

狀獄所平不平其平惟不平也危作史龍作官貨祇
欺黨成無為有憑不謀羅十計九寬挾位用威扶愛
陷憎罔上賊下不彰不明范、隱中言盈于半昔皇
與王專道任德降世壞俗以札敕時迨之于今出札
入法茲失益遠依法詳情于余去諸勿能為也即命
知永州還遣太子左贊善大夫知鄂州太平興國年
田便就任欽祥大夫歸病于路抵唐州子月卒于妻
隴西縣君彰之家明年夏開自殿中侍御史知貝州
責為上蔡令拒唐三百里即迎嫂彰君洎諸兒湜湜
液滌滄海寺來明年開饋軍征燕迴拜書天子復舊
官虜報役上求文臣知兵者明年開為崇儀使又知
步邊軍明年今鳳翔趙公言過為樞密副使隸于隨
害趙者搆開及京知全州嫂泣曰牀南行將弃諸孤
獨往也稚穉闕訓典養死不成人矣其提論去我
寧獨居而遷君子即亦吾絕矣其孝人忍若是乎吾
見諸家子父死若伯及叔字之不如己子其犹路之
人寒且餓弗于于心者責賤一也即有子伯牀鞠之
大不知報及能立奉諒父反仇怨之不若破異門戶
又多其類也吾豈容為哉吾與諸兒當從叔去矣荒
避陋吾不辭焉携諸暨屬于全明年之桂州明年峰

京師明年開以在全時嶮洞事出臺撤降充潯州團練副使使溲進士試殿庭呼曰臣柳開姓也上審之寔賜登第求為長洲縣主簿遊其母行彭君號曰為汝兒輩使我南走萬里脫死瘴鄉幸歸復挈我渡吳江入蘇州將不生也溲名我子母弃井去吾無面視井也乃留溲去四年溲移中牟尉溲自京至邢嫂書曰病至命溲速來溲往嫂書又來曰必死不相見尔諸子叔成之我泉下心安也溲与溲二兒与井為子彭君即卒寔至道元年十二月八日也君名永華少大夫五歲父故太子中舍諱文矩大夫與開同祖明年英仲父域中甲之位柳氏于唐時為大族用儒學昇科有名者常有人唐滅即絕至大夫于登科記中復有柳姓銘曰

雄虎玄文麟麟化鳥其息且蕃以和以雅青猴及羊歲行周紀虎亡馬殂相去遠矣頑貞者玉為塵而飛矧伊含生孰能可違彼啻在天惟地有泉存者飄然往皆潛焉同兆異室乃尊乃威大夫與君永安而吉

宋故柳先生墓誌銘并序

長于已者先生于我者也非独有道者得尊為先生之號也即我故諸兄闢字太初長開二歲開呼為

先生可也先生、于仲父承昫田夫人夫人憐之甚為童兒時學校中師不敢深誨之及孤年三十見開與肩吳閩成名入羨之乃自剋意讀書日与文士遊作詩章句致、然要侍御史張洙女張端開恭順舉家愛焉始歸不二年生一男子後得夢告我母王夫人曰婦夜夢人之更長一男子即來是婦必復產兒後死矣明年果如夢先生結室以大名府節度判官郭知微女郭來又死張生之二子長洸也次瀛也瀛五歲開抱懷中教洸誦詩聽先熟焉以是奇之先生以瀛失母開得為子瀛性烈所聞即學所學即成雍熙中開守寧遠軍不見瀛半年一日封所為文自魏來辭直理勝若古人所作即與之詩曰皇唐二百八十季柳氏家門世有賢出眾文章惟子學不羣書札餘慶在今來見汝又堪憐瀛後以急學病狂八年而死至道二年也哀哉瀛之學亟也心乱作惑以喪其生矧他習也事易去声易性執而不移以至亡滅敗禍者也不可思焉瀛未死前十五年先生同母兄肩吾知永州婦嫂彭君親迎之先生愬曰我適易筮遇井、往見泉下彭強之先生被酒拜于庭四向曰

河東先生集第十五

門人張景編

宋故左屯衛大將軍樂安郡侯孫公墓誌銘

東南出海上諸國西度羗戎外朔越胡沙絕塞之塞
 老稚入稱孫氏為富貴家子今六十年矣他人富但
 積穀積金有完有田權藏畏詐常如偷生見府縣走
 役曲屈言笑諂奉罔暇其止得念有動即逼况貪夫
 賊官廢錢本所猶彪視羔嘖、牙爪孫氏處神都臨
 帝街天子割遺公地以大其居崇樓敞、夏切霄極
 重堂疊楹周廡繪彩明粧列侍珍肴捧蓮艷奪暗春
 奇瑣珠物歌聲樂章寶車金馬華林廣園芳秀如仙
 爰時選景終歲竟日將相侯王婚姻親戚宰政尹京
 聽順音旨羣卿庶士遵承意命名材逸賢候門謁次
 求親顏而勝途綺季行游衢路呵避後先是孫氏為
 富家天下誰能與之也他人貴但貪祈競切叨冒抑
 奪勤恭惕易便媚閑防思奉乃尊思遜乃忠持平失
 欺持盈失傾克公畏私竭誠惧卯一途獲前百歧却
 之寸言見稱幅辭攻之位崇切心權極危事跌趾緩
 扶踣肌即傷孫氏自周室抵宋朝高祖世宗父交子
 友送吳討擊截甸餞迎礼深朋從評思厚察庶入言

辭矣徃死也至許原筮之復得并易者曰不可行易
 象志至神知其來顯也出許病在唐州彭父為州錄
 事入臥其家永州兄至三日先生卒夏六月也嗚呼
 父母愛其子不教之學是不愛其子也教之不以嚴
 亦不愛其子也教之子不學是不愛其身也學之不
 以專亦不愛其身也有教之而不成于善者未有不
 教之而能成其善者也教之必學、之必成、之必
 立、之必及夫能有及乎君子之通也則君臣父子
 正杜稷人民安况餘小者哉學變化也能學則庶民
 子為卿家不學則卿家子為庶民也先生晚自知學
 學未有及中道而去可傷也已瀛死之冬葬先生于
 仲父墓北土之位銘曰

南劍西隳兮中蕪若重騎不得停鑣兮胡賊汗盈朝
 湘暮雲兮翻之相廢先生之來兮逢時始平凋、仁
 義兮文舉崢嶸比鉛飾黛兮昨暨今英貌順成違兮
 深堅利兵先生之學兮于晚未成忙然下土兮蘭關
 枯榮德毒肆螫兮鞠虞畏行觸即塵眉兮抗猶山驚
 先生之去兮世闕有□吁嗟先生厄徃征徃不迫兮傷
 同生松風草露隄月明先生歸兮定此登
 河東先生集卷第十四

數名錫物加等造我太祖寵信于前從臣百千陪章
其第躬伐汾者十句未歸性請一言遽還京國澤天
息役臣地產詞今上暨皇玉纘臣夏迎其愛女冊為
貴妃族屬備官葉被列位深患亡憂羣疑固于是孫
氏為貴家天下又誰能與之也嗚呼漢與唐簡冊中
徵其比三少焉居是富貴其惟誰乎即故左屯衛大
將軍梁安郡侯諱守彬字得之者也凡人聚百金之
微居九品之末其行義必有可稱者而公享此富貴
應西明朝遇四聖帝為親為友其德業量識何煩言
哉公自右領軍遷屯武統衛及今官乃八命為五將
軍也階金紫邑千戶年七十有三至道元年四月十
五日薨贈左金吾衛大將軍與周高祖為友者公父
贈左監門率府率諱徽者也開魯公嗣子西京作坊
副使貞吉善前西頓供奉官貞幹侍禁貞諒奉職貞
即貞素次子也二稚未立公女貴妃外洎公女弟女
孫皆為公王家婦以其眾不隸公夫人某氏先亡至
道二年十一月日公葬京東某處銘曰
富無比者無擬壽有年嗣有子惟此烏其足矣

宋故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贈侍中孟公

墓誌銘

天下鮮如人身朝廷猶心腹也四方猶四肢也心腹
有疾四肢病不治心腹無病可治口鼻目納邪盡內
作痲心腹也去是跌打傷緩封鍼解補寧害為建隆
年後平四方甚易由無心腹疾也孟氏王蜀二代三
十九年乾德己丑歲兵降蜀公為主太子二年：二
十八偕主浮嘉州江循峽出荆行襄州道仲夏丁丑
抵京師太祖禮以之見禮謂降將奉國之禮封主秦國公：帥充
六月庚戌主疾殂王公起復拜命留闕下後三年
帥貝州明年春太祖伐并州從還公就任母趙妃早
殯蜀蜀在蜀連主之內有楚齊越國三夫人在蜀指宰相
洛時公朝丁越國夏以諸母居喪太祖曰非嫡母也
召入加特婦貝州今上初禮園丘上帝公觀移帥定
州進開府階上臨真定御戎肆誅普：附虜若叔句
出旁道為奇句必讓定：折虜而翼左給遣安句郡
柵城多兵復公鎮句攝句攝之晉平上促師奪燕公
衛句環燕壁西偏句衆急莫剋遽旋勅公馳定以寧
下迎上上歸公止句常增甲益枝句計備虜未寇敗
諸徐河大施賞公封滕國公壽寒事平厚諫者罷罷
公奉朝請鍾齊國長起復授金吾統軍來身權執金
吾公知滑州間有痲告界詔公弟右神武統軍去珪

代之公病既愈之理傍淮一小郡自給得知滁州淳

化二年楚國夫人卒廷復公如舊公風痺廢常杖必

扶即起坐三年秋九月辛亥故從中堂独行及外台

伶師隸樂笑嬉曰恙吾祛也呼子語與坐飲夜

初半老僕夫宿公堂牖外戶屢微公獲公呼即疾反

語不能語且覺上聞罷朝錫贈傳中清河郡夫人公

元妃張也論諸子証詰說論來奔証任曹州觀樂推

詢皆殿直帶果來聽譯護忠切公十五子名之冬

季丙子用証謀奉公由盧適洛某年月日癸北印山

有身有位有家有國者破亡黜辱屬有道得非道謂

也元明惟仁全有仁昏不义若公其幸歟銘曰

玄詰公名邊聖字居坤用物少而粹歸中列鎮嶺且

齊馳山雪鷹重作蔽公羊出彼泊辛此并美兩齊均

厥焉昭然東生超特異以、遷堂恭孝次公無復憂

多令子六女五嬪後王嗣二主闕書國有史

宋故中大夫左補闕致仕高公冀誌銘并序

郡南間年貢士上列宰相捧辭臣學官躬五試之歲

歲三月甲子渤海高南金治毛鄭詩中第在殿方引

卷名上視之曰高書記子乎大臣覆之曰然覆謂

也其上曰頓在手當老矣南金對曰臣父年八十一

在矣上曰朕昔迎后謂抵魏句王命頓曰佐朕騰頓

上手不懈毅、然多礼人也大臣交贊蔭之退呼南

金問者三上曰授汝父左補闕其致仕吾旌善人用

勸天下致仕官無俸入賜錢十萬令子魏取之翌日

南金捧命東歸公拜之幕府吏動天子加殊命非常

者也夏五月開自貶逐南行過公宇下見公冠大

項烏紗置帽衣縑綠綬鞞革屨手右曳杖左捧囊中

出錦引幅舊牙軸紋綾背紙押、第署朱鏤印文披

之即新誥也公持之如不勝感涕下賧荷君至也明

年春三月丁丑開率縣民饋軍伐燕路出大名鄉之

人語聞曰公當去月辛酉殺奚夏五月庚寅開隨兵

迴使告其孤曰願銘公墓以報公厚知于我也潤南

金典與三子列公行李以請唐建中辛太常為七歲

女子以父彥昭事能死賊中謚之為愍名曰妹、彥

昭守濮陽背賊納歸于德宗封平恩郡王生同州文

學諱衡、生西吾臨而不仕西吾生公、字子奇用

文取進士高第歷慈丘遂平二主簿安申哥州大名

有觀察兩度使周顛德中魏王奏使公掌書記開寶

二年王移鳳翔府至洛帝止之公從王罷歸後選授
舊官六年丁太夫人琅邪王氏憂終喪足不越庭戶
府帥李公復奏公如故上二年有詔奏公以老而息
其任者急詔履見責之辭不卜屈上曰尔寔止為一

書記其久而曾無范他事乎公對曰臣守道後命不
苟不競乃如此也府鉅細事無官者且兼治之非止
在臣所職書記身上曰若何謂頌老不治務乎尔去

復其位美七年公始以疾免昔王之去即羞悞無敢一
惟貪官取下下所不能堪及王之去即羞悞無敢一
游于魏考魏公居之前後三十年不遷不離始至之

日與告終之夕出廩進退語默用舍無羊無婢人無
多言世謂公君子也公至魏之初有摩小吏遇公子
空申趨而候公即停駕攝之有大史復若是公乃

降答以礼坐公免職公固不易以是吏多避去不敢
見與公言經史子集舉而問之則公慙、誦之無有
舛忘皆如目前事公為文精且典手抄書千卷字細

如豆無漏無悞老而益精得之者藏焉書寶信羨忠
勇孝愛仁恕公不闕一公長子浣暨公夫人趙郡李
氏先公而死某年月日以公婦大名府元城縣某

鄉某里李夫人之壻葬焉公三女孟遠故與元府司

錄各軍鼎伸通增作監丞李業李通著作佐郎集用
編來歸而天南金解獨得沙河尉禹應進士奉公卒
之日無恙教誠後事不亂銘曰

辱萬浩、公独有道雖競偷公學優、易世一官
公行積先公之所易人之所難賢元位崇死矣其空方
之在公我珠彼同以詰何惡乃復何德歲紀未極斯

烏消息惟天聰明視諦聽誠湊聲無遠莫程埃空室
目奔夷且覆納吉必經友危以寧此之云遠其逝
不返豈惟于人亦惟于身我來舊鄉公今云止厥善

其長厥商其昌寫我心傷刻為辭章
宋故河南府伊闕縣令太原王公墓誌銘
上之十四年秋太原王君信詒還京師位以東頭供

奉官如故發已稱以其年冬己酉英其先大夫先夫
人于河南府河南縣平樂鄉上府里伯樂原礼也公
謂其甥開曰天子命我掌戎于外于今十年矣尔外

祖父母不克養莫事于誠不孝人也今幸歸不可以
失卜之歲月日時既皆吉尔其銘得乎文矣吾之家
以考友称尔外祖父伯氏司徒公玘姑以其才荐于

復唐長興帝故授之以參軍歷晉陞漢餘十五年兩
遷士功工曹事磁州人盜成獄有枉者詔能直之帝

以夏津令賞馬凡官四寔在大名也至周授河南尹
 關今吾時年方壯以才畧為武人吾見尔外祖父手
 未嘗弃去書史諱于子未嘗不及忠信仁義視人無
 內外親疎尔外祖母毗其德無少異焉凡生子男一
 人吾是也女四人皆嫁士君子尔母其長矣次曰京
 兆郡夫人義武軍節度使太師皆公居澗之妻也又
 其次適于高氏高氏早死而守志者皆吾姊也嬪程
 氏者最季而少亡矣嗚呼昊天罔極吾弗能報尔
 吾家之出也復見尔文有名斯不辱吾先人矣開拜
 且退而書曰公諱承業字紹祖曾祖諱翰祖諱佐父
 諱均皆不仕夫人天水趙氏先公七歲而亡公之卒
 年七十有七在壬戌冬十一月己未今公之英寔十
 月也銘曰

男賢若父女賢若母斯焉為誰柳開外祖名了傳于
 世昔予婦于土洛水却山千秋萬古

宋故和州團練使李侯墓誌銘 代李壽作

惟王建侯寧邦國曰古尔守節尔之良予其耿乃休
 光尔之素乃成績賴爾其追弗庸克自及予將其試
 汝汝侯于乃罕：惟政有成汝其遷于濟、既五年
 始來朝曰西北番奸也汝若遂以行之父弗易厥初

民兵且寃曰東南吳且也汝德和以接之遠明年侯
 死有仲曰鈞婦侯于濟冬定葬于西家有誌且銘之
 者曰

晉陽李氏者侯之姓也曰守節而得臣者侯之名且
 字也太尉贈封曰植者侯之曾祖也太師贈封曰益
 者侯之王父也滑相潞三節度曰筠者侯之先也東
 頭供奉而追皇城使者侯之四命而職于內也始于
 軍而訖于和曰團練使者侯之四封而散于外也起
 仕于周而暨我宋者侯之歷兩朝而臣三帝也十五
 年學于家而十八年位于世者侯之壽三十有三也
 歲辛未而春戊辰者侯之薨曰開寶四年二月二日
 也冬季庚寅而窆于者侯之于是歲而封于墓也二
 季季後而主喪者侯之無子男而有女也哭室而奠
 惟者侯之妻曰符氏也某州某縣某里者侯之先塋
 今從葬也撫辭而書石者侯之館客臧丙壽壽也

河東先生集卷第十五

門人張景編

故如京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知滄州
軍州事兵馬鈐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河東
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柳公行狀

公諱開字仲全曾祖佺祖舜卿皆不仕考承翰為監
察御史以公贈祕書少監世居魏公生于晉開運末
幼而卓異舉族奇之周顯德末少監為南梁公年
十三夜與家人家立於庭廡間有盜入其室皆驚畏
不能動公呼走取劍盜踰墻而出公從而揮之斷其
足之二指聞者歎其膽氣之異焉初唐末構亂朱李
魏河相持魏為干戈之地文儒蕩然學者名為儒不
知為儒之謂句公凡論經籍不從講學不由疏義悉
晚其大旨注解之流多為其指摘是從百家之說漢
魏迄隋唐間文史悉能閱之天水適生老儒也持韓
愈文數十篇授公曰贊而不展意若難曉子詳之何
如公一覽不能捨歎曰唐有斯文或其餘不足觀
也因為文章直以韓為宗尚時韓之道獨行於公遂
名肩愈字紹先又有怠於子季矣韓之道大行於今
自公始也公方以述撰為志博豫世之速于居魏郭

之東著野史自號東郊野夫作東郊野夫傳年踰二
十慕文中子王通續經且不得見故經籍之篇有七
其辭者輒補之自號補七先生作補七先生傳遂改
今名今字其意謂開古聖賢之道於時也必欲開之
為塗矣今野史補七雖且不存而野夫先生二傳俱
在足以觀其志焉公為布衣神貌奇偉尚氣自信不
顧小謹凡所結交皆求豪傑有出於人者視齷齪俗
儒輩不與言故大諫范公果方好古學少有大名特
愛公文常口誦於朝野間為公之譽世因稱為柳范
當時有名之士咸望公求交焉故閭老王公祐方守
魏公以書謁之時王公與陶穀扈載齊名未嘗以文
許人及得公書謂公曰不意子之文出於今世真古
之文章也自是學者益大信於公一日與所友者
坐酒肆酣飲其側有一士人亦與人酌氣貌稍異語
言時若可聽公問之士人通姓名即至自京師以貧
不能葬父母暨家之數喪聞府王王公祐名士也將
求之以素其事公台以與同席審之得實意甚可憐
謂之曰生之費將用幾也曰得二十萬錢為可公潛
計復謂曰且就舍吾為生謀之公雖大族然以重義
好施頗耗其家以是人故竭其資蓄得白金百餘兩

錢穀萬遺之議者以邪元振之義不能盡區以是四方之士游魏者畢歸之故聲名喧赫於遠邇及得楊屋搗文詰故兵部尚書楊公昭儉揚公曰子之文章世無如者已二百年餘矣崖相盧公方在翰林一見公謂公奇士無敵開寶六年太祖御講武殿復試禮部貢士公年二十有七一舉登進士第太祖方注意刑政公州郡馬步使立號新立司寇奉軍八年公釋褐首其任於宋州九年以治獄稱職就遷錄事奉軍太宗即位四年親平晉權公為贊善大夫公從駕督楚泗八州勦粟督先期集事太宗嘉之會常潤二州羣盜起命公知常州公至使諭盜曰吾來汝遠歸則生又厚賞汝不歸將盡死矣遂設奇多捕獲成戰之賊俱捕：有婦者公撫慰之給府庫衣物私出緡錢益之自解衣加其首皆致于左右或說公曰寇不可近且虞或變之禍也公曰彼失兩則為盜得其則吾民矣始俱死而我親愛之出其望也我亦赤心感之未歸者盡思歸我矣果如其言不半歲閩境肅寧遷殿中丞明年移知潤州拜監察御史潤人熱公治常之治也畏公如神明太平興國九年詔婦出貝州加殿中侍御文明年坐與兵馬都監執公事爭

關殿上蔡今時蔡熙二年也公在常州多所殺戮蔡人畏公之名也公即蔡熙居父老與言政有害民者以利除之民有諱訟非故關至傷者必盡其理而赦之民皆曰公非不能震畏實愛我之深也督租賦不以利勸諭其約而已民懷公仁莫敢違負明年春大舉兵取幽薊公率民饋糧從軍初王師將之涿州數與契丹戰有酋帥領萬餘騎與我軍帥米信相持不解忽遣使來款降公知之謂人曰兵法云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彼必有謀急攻之必勝時米信遲越二日約未定酋帥驟引騎乘戰後關之蓋矢之散矢于幽州也其見机如此公自涿州還關下乃上書乞從逸軍劾死太宗矜之復得殿中侍御史使河北多言違事太宗頗納之又上書曰臣以幽州未歸匈奴未滅望陛下于河北用兵之地賜臣步騎數千令臣統帥行伍况臣年今四十胆氣方高比之武夫粗識机使如此則得盡臣子忠孝之道明年詔文臣中有武略知兵者公奉詔改紫儀使知寧遠軍公至治以仁愛士卒專訓練明賞罰冬十二月沿遼州郡相馳告以契丹將犯邊急設備居數日連受八十餘牒公獨不告時宣徽使郭公守文主軍陣公馳書陳五事科

蕃賊必不犯邊契丹果不動其料敵如此率違者定
州博野縣也以其控要始建軍以公莅之白萬德者
鎮州真定人也為契丹貴人公界蕃族七百餘帳皆
萬德往來轄之博野之豪傑或為萬德姻族故人者
往：出入界上以見萬德公皆知之乃除結豪傑漸
與親密夜引豪傑入臥內與之飲謂曰汝能為我說
萬德則幽州可立取汝必為貴人也豪傑許諾公使
謂萬德曰中原失幽薊六十餘年今朝廷大興師衆
必將取之尔生中國則朝廷為父母之邦奈何弃礼
義而事胡虜尔能南歸則分等列土為公為侯世
不絕功在史冊非尔何人也萬德大喜使豪傑請約
公再使謂萬德曰必也順動尔始終受虜天命可先
示我：崇倣之命尔為尔爾豪傑去未返會有詔罷
公歸聞其夜夢傑曰公曰尔遽止吾去矣因歎曰吾
將使萬德為內應而密奏于上我先以輕騎直走掩
其不備命諸將分道提精兵疾入則幽州可下也不
集吾事者非天矣夫抵闕下去知全州端拱元年也全
民方苦垂寇先是全西溪洞有粟氏者聚族五百餘
口率常殺掠民虜民婦女以至戶無補糗野無耕牛
皆為粟氏擄奪雖隻雞斗粟老幼民乏今朝廷遣使臣

置峽口香烟羊狀等七寨傑之不能制其為患公至
乃出府庫帑裂衣造銀帶營中帽數百副遣衛吏之
曹力可使者得三人俾入溪洞諭粟氏曰天子擇我
來此尔輩倚山恃險而害我民尔出當與尔賞與尔
屋為尔居與尔田為尔業不然將益兵深入盡滅尔
類矣粟氏俱留衛吏二人為看其一與粟氏酋長立
人俱出公賜以衣帽銀帶緡錢親犒勞撫慰謂吏民
曰粟氏自此不為尔患可犒之吏民爭以數樂飲粟
氏居數日公命粟氏乘馬運洞口約日并族而出至
日酋長先率數十人來歸不月携老幼盡數百口俱
至公賞犒如一遂營室而使聚居焉作時鑑一篇刻
石以誡之酋首詣京師太宗命五酋首皆為全之上
佐官至今被命服有俸給而完其族也太宗以公為
能賜錢三十萬淳化元年移知桂州明年詔燁明年
為黠徒訴入臺獄貶滁州團練副使初公治全也有
僧盜更教令人誣告公、初之捷其符點而送京師
至是二人謂罪不至此故公當之明年訪還復得崇
倣使賜錢三十萬命公知環州、與吐蕃接先是吐
蕃常與環人貿易環人悉詐其十種其物直之增減
與漢價不類蕃漢民多以此聞官司黨漢而虐蕃故

蓄情常怨於我公至平其斗秤一其物直擒民之欺
蓄者刑之蓄情翕然愛公每見公出歡呼號喜明年
春移邠州民方困輦饋初運稍絕再運又起而發其
半富民大賈悉蕩其業轉運使又遣使至起第三運
皆赴環州百姓惶駭聚數千人爭入州署號訴曰力
已不逮願就死于公矣與使者起立厲聲論之曰尔
無慮必為尔罷之固命吏遺書于運使曰聞近離環
州知其糧草如不增大兵可有四年之蓄今糞農方
作再運半發老幼疲蔽畜乘殆竭奈何又苦之如不
罷開即馳詣關言于上前三日吏迴器之邠民大呼
叩頭感公多泣下者闐境圍公像而拜之冬詔歸邠
民擁城門不得出因夜潛奔時曹民多訟屢構大獄
至道元年以公知曹州不數月辭關感息公上書言
祖父暨叔母而下皆未定葵願得近魏官謀葬也許
之秋八月賜錢二十萬移邠州明年葵華幼二十三
喪求假歸魏公遍撫其柩尽哀而声不絕者數日皆
自誌其墓魏人以公孝愛之厚可化于世也明年太
宗升遐加如京使明年今上改元咸平公秩滿入觀
尋出知代州既受命又上書言邊事及諫減省職官
訓練士卒書奏上頗悅之公至代城多壞不葺公

曰皆太宗躬被戎衣而有此地咫尺寇敵至何以禦
代之將帥不忠不能先公之謀皆沮其謀曰寇不
動勞民不可公曰彼其動何及也乃登而誓之諸將
怨公：謂姓漢曰吾觀胡星有光雲氣多從北來犯
我境上寇將至也吾聞師克在和今諸將怨我若有
動彼必構危于我也因奏曰代為重地臣不材不可
后願得一小郡治之明年夏移忻州秋契丹果動九
月公上書乞聖駕起河北十一月郊祀畢十二月車
駕幸魏虜騎悉引去明年春正月車駕還京師上以
契丹入寇皆由雄霸滄州詔公知滄州兼兵馬鈐
轄二月公受命疽發于其首自忻乘肩輿至并州三
月有六日卒于并年五十有四公之仕也積階至金
紫檢校左司空兼秩至御史大夫勲至上柱國爵至
河東縣伯食邑至九百戶公病亟命筆曰吾十年著
一書意今未畢可得于世吾將死矣門人張景名其
書曰然書其言淵深而宏大非上智不能窺其秘公
以然而著之復必有然而觀之默而行之者默之美
遠矣或公以大儒名于天下學者率以公為楷模得
公一頓聲名曰出公好審察樂道人善不以己之能
而揚人之不能也嘗謂張景曰吾于書止愛克典焉

賁洪範斯四篇非孔子不能著之餘則立言者可致
及矣詩之大雅頌易之爻象其深焉餘不為深也
于經籍皆極聖人之心贊况經之下哉歷代之興亡
治亂星辰氣候山川地理如示諸掌顧寃陰符素書
孫武之術故其道不滯于物其為大賢人也天下用
文治公是以立制度施教化而建三代之治天下
用武功公足以制器配簠簋夷狄而成九伐之功
惜乎不竟其用也哀哉

河東先生集卷第十六

